

小歷  
說史

呼

班

打

指



*Ma Chi*

寧遠

益新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一月二十日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歷史小說  
呼延慶打掃 (全二冊)

定價

著作人

竭秉鈞  
遼寧城內小東門裏南順城街

發行人

竭秉鈞  
遼寧城內小東門裏南順城街

發行所  
益新書店

# 呼延慶打搗

仁宗皇帝坐金鑾，朝出龐文狗奸佞，謀害呼家死的苦，文武百官淚漣漣，

幾句閑言叙過，引出一部呼延慶打搗的故事。這書出在大宋年間，仁宗在位，朝出奸臣龐文，害了呼門三百餘口，在法場被風刮去呼守用呼守信，弟兄二人，在雙陽叉路分散，守信在大王莊，收下王金蓮，生下呼延慶，年方十五歲這且不提，單說龐文勾串西涼王造反，涼王打來戰表，要奪大宋江山，老賊保奏他內姪歐子英掛印爲帥仁宗怕文武不服，命歐子英在相國寺立下搗台，招聚天下英雄，爭奪帥印，不知打死多少好漢，龐文心中暗暗今天九十九日，這口帥印，諒來別人爭不去了，內任掛印爲帥，這江山可就是老夫的了，

好個龐文狗奸佞，要奪大宋錦江洪，歐子英若是掛帥印，大宋江山手內拿，按下龐文且不表，把話分開另表名，回文再說呼延慶，二虎莊上拜弟兄，結拜孟強和焦玉，二人如全一母生，延慶進京把墳上，要上汴梁祭祖塋，三人行程非一日，這日來到汴梁城，遠看城門三滴水，城上壕口數不清，一桿大棋一桿炮，一個壕口一個兵，車走吊橋如雷響，馬踢塵土起在空，孟強又把延慶叫，叫聲哥哥且慢行，各州府縣掛圖影，捉拿哥哥人一名，等我進城看一看，回來咱再打調停，延慶說是你快去，我在廟內藏身形，孟強說是知道了，別了兄弟要進城，照着城門往前走，霎時跑了十里零，猛然抬起頭來看，城門就在咫尺中，走進城門來觀望，有張圈像掛城中，圖上書着人一個，正是大哥他形容，兩個抓結頭上紫，身上穿着一色青，畫的本是黑龙臉，容形古怪在年青，後面還有一行字，字字行行寫的清，上寫着

官員拿住呼延慶 官上加官往上升，軍

民拿住呼延慶，拿住將他上秤稱，一兩銀子一兩肉，肉與銀子一般同，孟強看能不急慢。回身邁步跑的兇，一直跑到古廟內，對着延慶說個清，從頭至尾說一遍，黑爺聞聽暗叮嚀，低頭一計有有有，又把孟強抖一聲，你上城裏買燒紙，然後打上酒二餅，你再雇上車一輛，車上就把燒紙燈，回來咱好把坟上，快去快來莫稍停，孟強答應不急慢，邁步出了古廟中，一直就城來進，進了這座汴梁城，小街雇了車一輛，叫聲車夫聽分明，咱去前面燒紙，買來就在車上盛，然後又打兩瓶酒，香燭紙馬辦現成，孟強把紙裝車上，車夫趕車不稍停，轉彎抹角來的快，出了東京汴梁城，三步并作兩步走，二步并作一步行，滅斷截說來的快，古廟不遠面前迎，紙車來到山門外，孟強車上把話明，開言就把車夫叫，叫聲車夫聽分明，你在廟外等一等，我到廟內有事情，說罷就把山門進，見了延慶說分明，延慶焦玉說甚好，三人出了古廟中，回首又把車夫叫，這位朋友把病生，叫他車上睡一會，焦玉快扶大長兄，扶着延慶把車上，燒紙就往身上蒙，孟強焦玉前走，車夫揚鞭往前行，汴梁前來三隻虎，上坟化紙祭祖宗，拐彎抹角上前走，西方落了太陽星，黑爺頭裏往外看，有座宅舍好工程，磨磚到頂琉璃瓦，古樓石頭列西東，延慶便把車天問，這是何人府門庭，車夫說是這座府，提起人人把淚傾，就是呼家安樂府，滿門家眷苦傷情，少爺聽說這句話，咕咚跳在地川平，二位貴弟頭前走，愚兄有事隨後行，孟強焦玉頭裏走，一全紙車上正東，黑爺留神四下看，那旁站着一老公，走上前去開口問，連把太爺叫一聲，眼前可是龐文府，偏遇那人耳朵聾，順口答應說正是，延慶聞聽氣滿胸，拿住老賊先挖眼，爬出心肝祭先靈，男女老少全殺盡，與我先人把冤升，用手推門推不動，黑爺心內煩叮嚀，踢壞大門打進去，驚走龐文了不成，走了賊龐國老，要想報仇怕不能，邁步就往西北走，一片柳綠共桃紅，少爺一見心歡喜，

何不上前看分明，飛身上了楊柳樹，柳葉止好藏好形，尊棟雕梁多秀雅，兩邊區房分西東，一層一層往後看，兩日昏花數不清，看能長吁一口氣，一陣心酸淚盈盈，奉旨蓋下安樂符，呼門落了一場空，側耳又聽鼓樂響宋笙管笛子一派鳴，舉目又往正北看，有座高樓點着燈，少爺觀看往下跳，輕輕站在院當中，邁步來在北樓下，當時來了人二名，一個端着大花盆，一個手內挑燈籠，延慶拳頭空中舉，照着了環下絕情，這一拳頭落下去，不好了。

花紅腦子四下崩，那個一見要撒腳，少爺這裏豈肯容，趕上前去忙抓住，叫聲了環你是聽，問你龐文在何處，誰在高樓對我明，了環嚇得渾身戰，大爺息怒聽分明，龐文門婿毛脚虎，都尉老爺在此中，此處無有龐國老，大爺說我活性命，少爺二番下毒手，一拳打落吹了燈，呼延慶說，方才在街上問那挑水的，說是龐文府，了環又說是他女婿毛脚虎，龐文不在此處，拿他女兒女婿，出出惡氣，也是好的，諒他女婿女兒，也不是好人，拿定主意，可就走上樓來了，好一大胆呼聖生，挑破窗櫺看分明，肥胖矮子當中坐，渾身穿的是羅綾，口中不住叫斟酒，歌女唱曲老爺聽，有個婆娘相陪伴，粉面桃花長得精，一旁坐的兒共女，合家歡樂飲劉伶。

且說黑爺觀罷，心中怒惱，罵聲龐文，你的女婿女兒，在這裏作樂，爲何苦苦害我，惡狠狠上前一脚，踢壞樓門闖了進去。

好個大膽呼聖生，闖進樓去要行凶，照着矮子毛脚虎，樓頭蓋頂下絕情，都尉老爺不怠慢，站起來往上迎。

且說毛脚虎乃是武家都尉，也有一些本領，伸手拔出寶劍，就迎將出來了，

矮子手舉七星劍，要殺行刺呼聖生，延慶生成膽子大，並不懼怕在心中，伸手抓起盛湯盆，照着

矮子臉上扔，湯潑矮子一列嘴，打破腦袋冒紅，矮子輪開殺人劍，泰山壓頂來的兇。少爺將身往旁一閃，用一個仙人指路故事，一脚踢在毛脚虎手腕，上啣啣夕劍落塵埃，少爺拿劍在手，這可就了不得了。

好個少爺呼聖生，拿起這只劍青鋒，一劍砍倒毛脚虎，暖呦一聲歸陰城，嚇得龐氏真魂吊，侍女丫環亂轟轟，少爺寶劍往下落，一劍一個脖子平，兵兵兵一陣響，殺了丫環七八名，抓起龐氏多姣女，舉起寶劍下絕情，照着肚子扎進去，血染樓台一片紅，必肝五臟向外冒，死了龐氏女花容，延慶邁步下樓去，穿牆而過站流平，邁開虎步才要走，忽聽前院喊連聲，刀鎗棍棒一齊響，燈光照得滿院紅，一齊說是拿刺客，走了刺客了不成，大呼齊把樓來上，堵住樓門別放行，衆人上樓只一看，成了一個萬人坑，拿的咱不管，把話分開另表名，書中單說那一個，孟強焦玉說個清，一同紙車往前走，走了二里有餘零，孟強又把焦玉叫，大哥還不轉回程，咱在此處等一等，吩咐車夫把車停，等了多時心急躁，車夫見了燒酒瓶，提起酒瓶喝個醉，再把延慶明一明，跳出來一陣跑，看見紙車在前迎，孟強一見開口問，你去所爲何事情，延慶說我辦點事，上坎回來再告明，說罷趕車往前走，坎塋就在面前迎，延慶雙膝跪在地，虎目滔滔雙淚傾，開口不把別人叫，屈死爺名叫幾聲，那年上坎惹下禍，多虧南衙老包公，多虧包公把我救，算來如今整三冬，那年孫孫十二歲，涉水登山到汴京，孫孫又買錢與紙，祭掃靈台報恩情，你在陰司多保佑，保佑呼門小後生，保佑我在高山住，招軍買馬聚英雄，草足糧多人馬聚，那時殺奔汴梁城，拿住龐文剖肚腹，扒出心肝來祭靈，身上急用白布捲，蘸上油來點天燈，他家大小殺個淨，再去找那歐子英，殺了和尚全不算，死到金殿找西宮，拿住龐妃用刀割，與咱呼門報冤橫，祝告一回忙站起，又

把孟強叫一聲，賢弟可曾帶着火，孟強說是火現成。

孟強掏出火鍊，剛才打着，車夫說：把火給我，我曾燒紙，孟強將火交與車夫，車夫接在手裏，東倒西歪，那酒還是未醒，希沅胡突，走在車前，遂說何用搬夕登登的濟事，一口把火吹着往紙上，一點忽的一聲着將起來，二位少爺罵道：混帳的東西，還未搬下車來，你就點火，說話未了，燒着牲口尾巴，撲拉的一聲就驚得跑起來了，這才是燒得牲口把車驚，希沅咕嚕跑的凶，好似火神下了界，風刮燒紙滿天紅，刮到誰家誰倒運，刮到誰家把誰傾，風刮火團往上滾，烈火騰騰往上升，風吹火焰高三丈，穿房入戶不留情，前街燒完後宅出，東街燒完西街行，也是此處該倒聚，遇着這場火災星，家家男女齊叫苦，戀財不捨投火坑，正是衆人齊叫苦，忽聽馬鈴響連聲，一班一班向前走，你言我語把話明，怕是軍民來救火，不管別的閒事情，

又來一夥人馬，說太師老爺的女婿都尉，一家人口被人殺，怕是吃馬糧的，快快捉拿刺客，呼延慶聞聽叫賢弟，快跟我來往前行，孟強焦王說知道，緊緊跟着呼聖生，哥兒兩個往前走，遇見一夥衆官兵，燈籠籠上寫大字，巡城察院二品卿，狹路相逢無處躲，官兵大喊不住聲。

官兵一聲吆喝，甚麼人前進，若不說明來歷，立時將你拿住，呼延慶說，怕是京營僕役，我正要拿人，誰敢拿我，那些人聽他說的話硬，叫朋友們，衆位老爺在後邊，既是巡捕營的，你們過去就是了，呼延慶說呆了，

好個大胆呼聖生，帶領結拜二弟兄，官兵就往西邊走，三人就向東邊行，三人走着抬頭看，東方送出太陽星，不說英雄呼延慶，把書分開另有名，書中單說那一個，單說和尚歐子英，清晨起來要上插，帶領徒弟四十名，一齊來在插台下，打個箭走往上行，一時之間同上去，子英台上喊連

聲，有打擂的快來打，有爭功的來爭功，有人踢著吾一脚，老爺賞你金一封，有人摔我一個跌，賞你十個女花容，如若有人打死我，准你掛印賜總戎，正是和尚來叫陣，忽聽馬跑響鑼鈴，跑來幾匹對子馬，對對金鞭排幾層，幾對板子幾對棍，幾條鎖練幾條繩，劊子手就在兩邊走，魚頭刀上定紅纓，紅黑帽子高聲喊，威武二字不住聲，上打一把紅羅傘，下罩宮花轎一乘，當時來了龐國老，一直到西彩棚

話說龐文來在西彩棚坐下，吩咐龐龍龐虎，把守棚門，傳與天下好漢，要是打擂進棚掛號，二賊手這聲謹遵父命，

龐龍龐虎喊連聲，打擂之人細耳聽，要是打擂先掛號，要是奪印來報名，兩個賊子正喊叫，又聽銅鑼響連聲，頭前跑開幾匹馬，一非金鎗隨後行，金瓜銀斧朝天鏡，幾條鐵鎖幾條繩，幾對板子幾對棍，紅黑帽子兩邊行，銅鑼打得連聲響，啞啞的震耳鳴，青衣托板不住喊，威武二字聲不停，劊子手提刀兩邊走，虎頭刀上定紅纓，上打一把羅傘，罩著宮花轎一乘，轎前走開兩匹馬，王朝馬漢各西東，出府先放三聲炮，咕咚咕咚響連聲，你當他是那一個，來了南衙老包公，前行正走來的快，一直進了東彩棚，包公進棚落了座，王朝馬漢叫一聲，你二人站在彩棚外，告訴打擂衆英雄。王朝馬漢不怠慢，站在棚外把話明，要是打擂來掛號，掛號在去把印爭，若不掛號去打擂，想掛帥印萬不能，打死和尚要償命，若不償命定不行，不說王朝合馬漢，把話更改另表名，單說少爺呼延慶，孟強焦玉說個清，三人正然往前走，順着大街往前行，一街二巷好門面，許多買賣數不清，雜貨店靠綢緞店，銀號靠着估衣棚，萬順號靠着德隆當，福成永靠著金玉隆，鐵器鋪子玉興永，有個盤鋪合盛東，會友樓上賣茶水，有個說書的開了聲，彈弦子的一隻眼，懷抱



弦子亂撥弄，這一個

手拉檀板噙腳響，說的孔明借東風，無心觀看街上景，有座酒樓在路東，這座酒樓修的好，雕梁畫柱甚精工，廊柱上貼一副對，筆走龍蛇寫的精，上聯聞香須下馬，下聯知味把車停，橫披寫着四個字，契友聚會在當中，金釵大扇一邊掛，醉仙樓字亮又明，延慶就把賢弟叫，何不上去飲劉伶，三人便把酒樓上，虎目圓翻看分明，旁邊一條大棹橙，八仙桌子放當中，上邊供的財神府，有付對子是洋青，志在春秋功在漢，仁在剛強義在忠，橫匾刻着四個字，督理財源受皇封，東山牆上觀一眼條山對子掛在空中，上一句

福如北海長流水，下一句

壽

比南山不老松，這邊八仙來醉酒，那邊就是牡丹亭，騎牛老子是拐杖，孫臏老祖下山峰，畫的女子眼含淚，孟姜女哭倒萬里城，有個蛤蟆三條腿，劉海戲蟾在水中，佳人才子掩嘴笑，那是張生戲鶯鶯貂蟬呂布全飲酒，巧定連環鳳儀亭，許多玩景觀不盡，酒保過來問一聲，三位爺台來吃酒，聽我從頭向你明，竹葉青來佛手綠，史國公酒纔開瓶，黃酒燒酒共老酒，白干燒酒出關東，要吃麵食樣樣有，麵筋切麵俱現成，糖餅台餅油酥餅，淡餅餅作的精，要吃美菜隨意要，山珍海味氣更清，要吃飯來咱亦有，硬米糯米熱騰騰，酒保說了這些話，喜壞少爺呼聖生，好菜要你往上送，好酒要你十幾瓶，要的堂官一列嘴，那來三個楞頭清，喝酒不喝咱不替，把話分開另表名，書中再表那一個，再說小姐盧鳳英，心中自是發急燥，坐不安來臥不寧，開口便把春桃叫，春桃那裏應一聲

小姐說，春桃，我這心中悶悶不樂，坐臥不安，真是急燥，好有甚勾當是的，你們可隨姑娘一到後花園中，遊玩散心便了，

小姐邁步下樓亭，款動金蓮任前行，頭前走的盧小姐，後跟了環七八名，花枝招展來的快，輕移蓮步進園中，慢閃秋波睜杏眼，落花桃柳一片青，春魚池內來戲水，小鳥枝上見人驚，池邊開的十樣景，對對蝴蝶飛在空中，影畫畫的福祿壽，芍藥花開一片紅，石榴花兒纔起蕊，數朵蓮花池內擊，個個蓮葉浮水綠，千竿翠竹一色青，桃杏迎春枝葉密，芝蘭花開占魁名，花開蕊嫩色最好，花梁錦亭在居中，小姐坐在花亭上，快嘴丫環說一聲，可嘆少爺死的苦，小姐聞聽吃一驚。

小姐坐在花亭，觀花玩景，有個丫環信口說道：可嘆，咱少爺殺的好苦哇，小姐聽見，說了環，你說那個死的好苦，丫環忍藏不住，說少爺被歐子英打死了，小姐說，我怎麼不知道呢，小快嘴說，老爺老太太却不時告訴，小姐聽見打死他的兄長，他心中那裏受的，兩眼淚如雨點，好像線珍珠一般，叫一聲兄長，你枉爲男子丈夫了，長嘆一聲，只氣得柳眉直豎，杏眼圓翻，開口大罵，春桃說，姑娘，咱娘們全身武藝，前去打這雜種，好與少爺報仇。

小姐聞聽這句話，連把丫環叫一聲，快與姑娘去備馬。丫環聞聽不消停，小姐回上繡樓去，上下衣服全改更，頭上青絲挽，挽，紅繩扎的緊紉紉，一雙金編拿在手，頭上又用手巾蒙，紅縵綉鞋忙脫下，有雙皮鞋足下登。

衆位明公不知，小姐下山之時，聖母賜與他皮靴一雙，皮靴頭上有齒子大的一個絨毯，內藏兩把鋼鈞，若是再鋒打仗的時候，就把他穿上，

紅袖大襖忙脫下，繡花羅裙一邊撿，穿上一件小夾襖，腰中緊繫帶皮挺，小姐穿衣多妥當，款動金蓮下樓亭，丫環拉過桃花馬，小姐板鞍上走龍，有心要從前門走，太太知道走不成，帶領丫環花園去，出了花園往前行，主僕來到相國寺，大罵和尚歐子英，汴梁城裏訪一訪，你姑可不是省

油燈，二郎面前來裏棒，佛爺手內逞威風，太歲頭上來動土，火神廟裏放火星，就是佛爺金翅鳥，趕上西天拔根翎，你就是個生鐵蛋，打的呼呼冒火星，在我手甲難逃命，投胎認母去脫生，小姐大罵向前走，眼前來在東彩棚，下了那匹桃花馬，丫環拉去馬能行，小姐這裏開言道，民女來號來表名，王朝馬漢不怠慢，急忙去稟老包公，走進彩棚雙膝跪，連把相爺口內稱，有人表名芳掛號，現在棚外候命行，包公開聽這句話，心中展轉暗叮嚀，不怕死的有多少，那裏這些小英雄，立播今天一百日，打死九十有餘名，我今與他掛了號，上播也是把命傾。

包公心中想道，今天一播，九十九日，並無和尚的對手，死了多少英雄豪傑，今日與他掛號，也是白白的送他的性命，可就不必與他掛號了。

想到這裡開言叫，叫聲王朝你是聽，不必掛號把搗打，告訴那位小英雄，王朝聽說忙跪倒，連把相爺口內稱，往日俱是英雄漢，今日是個女花容，相爺聞聽這句話，心中猜疑費叮嚀，莫非他是楊家將，莫非就是楊府兵，開言就把王朝叫，領進那位女花容，王朝聽說不怠慢，領進那位女英雄，小姐雙膝忙跪倒，口中連把相爺稱，小奴表名來掛號，要和尙歐子英，包公這裡睜虎目，打量掛號人一名，他也不是楊府將，他也不是楊府兵，他也不是金花女，他也不是張排風，相爺這才開口問，甚麼村縣姓合名，你父名字對我講，弟兄幾人對我明，小姐這裏開言道，口尊相爺仔細聽，問我家住不甚遠，汴梁城裏有門庭，頭輩爺々盧忠孝，二輩爺爺盧長清，三輩叔叔是我父包公說，盧景榮是我的老年兄。

我母本是何氏女，今年五十受誥封，一世生我姊妹兩，並無四弟共三兄，哥哥不好把書念，好學鎗刀拉硬弓，去年皇上開了考，奪了頭魁第一名，今年二十單二歲，盧振芳就是哥々名，背着父

母來打播，播台以上死苦情。小奴不才來出醜，要與哥哥報冤債，與奴快把號條寫，好打和尚歐子英。包公這裏開言道，連把姑娘一聲，你與哥哥把仇報，也須打聽一打聽，和尚足有千斤力，少林寺內頭一名，學的武藝敵他好，各樣兵器件件通，打死多少英雄漢，何況你這女花容，依我勸你回去好，不必上播去輕生，相爺這裏未住口，氣壞小姐盧鳳英，開口便把相爺叫，口尊相爺細耳聽，就是油鍋我敢下，不怕去跳大火坑，不怕就是東洋海，探探黃河幾時清，不怕就是森羅殿，闖進前去罵幾聲，不怕擺下八卦陣，打破他的陣九宮，不怕他是金翅鳥，剝下皮來下油烹，包公聞聽這些話，心中爲難打唉聲，有心叫他把播打，怕他播台活不成，若叫和尚白打死，叫我怎對盧年兄，有心不叫他作號，這個丫頭不肯容。

包公說小姐，這播你萬萬打不得了，萬一被和尚三拳兩腳，將你打死，這不是斷絕盧門香烟，小姐聞聽此言，只氣得三尸神上跳，五靈氣飛空，火擡頂門，手指包公，大罵包公一聲奸賊，好個大膽盧鳳英，開口大罵老包公，人人說你作官好，鐵面無私似水清，看來耳聽全是假，依我看來更希鬆，明與龐文是一黨，爲何向着歐子英。

寫了號條就罷了，再要不寫號條，包黑子包黑子，管叫你同那和尚一路去了，包公聞聽此言，連一點氣也無有，暗暗說道，看你這個丫頭，若不叫他去打播台，他也是不與我干休，這也是，該他死期到了，隨手提起筆來，可就寫起來了，

包公見他把氣生，七十號條手中筆，上寫打播盧氏女，家住東京汴梁城，一世之祖盧宗孝，二世爺爺盧長清，三世就是他的父，西台御史盧景榮，與他哥哥把仇報，要打和尚歐子英，他若打死歐和尚，準備身挂元帥戎，打播要是打命喪，一雙父母莫心疼，相爺號條寫完畢，交與王朝手中。

擊，領着小姐去打擂，鳳英離了東彩棚，號號貼在明柱上，軍民人等看分明，小姐來在擂台下，抬頭就把鳳英目睜，高搭擂台一丈二，週圍盡是彩緞蒙，明柱貼着一付對，朗朗大字寫的清，拳打南山斑斕虎，脚踢北海混江龍，橫條上有四個字，蓋世英雄第一名，小姐看罷心好恨，銀牙咬破崩崩，燕子點水穿上去，輕輕落在擂台台，輕啓朱唇櫻桃口，大罵和尚歐子英，出來罷呀出來罷，姑奶奶。

，打發你上枉死城，鳳英小姐破口罵，和尚只當耳邊風，罵了多時不出擂，台下衆人把話明，兩邊放的花腔子，爲何不去打三聲，鼓響三聲不出擂，包公知道不留情，他將和尚拉下去，立時拉進東彩棚，四十杠子將他打，提醒小如盧鳳英，走在鼓前動了手，小輩小輩打三聲，海青就把師叫，還不出來爲何情，打死多少英雄漢，何況他是女花容，包公要是知道了，四子杠子身上扔，和尚聞聽這些話，氣得二目冒火星，整整五佛冠一頂，緊緊腰中皮帶挺，使個箭步往上闖，想起怪夢心內驚，夢中之事記得準，身掛帥印作總戎，本師誇官街上走，有個婦人把路橫，頭戴白來身穿孝，小小金蓮白布蒙，手中擎着千張紙，懷中抱着漿水瓶，口々聲聲來要命，嚇得老爺吃一驚，一驚醒來是一夢，那個婦人影無蹤，打開夢書查一遍，少主吉來多主凶，和尚說聲事不好，正像這個丫頭精，歐子英說聲不好，急凌凌打了一個冷戰，今天該他惡貫滿盈，那些屈死的鬼，一齊往他背上吹噓，那陰風一撲，連打了幾個寒戰，歐子英就不肯出去了，大徒弟見他師傅不肯出去，說道，師傅，徒弟兒擒他便了，歐子英說，多加小心。

海青這裏抖精神，緊緊腰中帶一根，虎頭靴子登足下，張牙舞爪要傷人，海青心中多得意，會會佳人女奴裙，縱身跳在擂台上，鼠目圓睜看佳人，一雙杏眼花含露，相襯柳眉有精神，粉面桃腮

櫻桃口，牙似碎玉排的勻，不定剝頭落了髮，將他拿住做夫人，說聲丫頭少無禮，少爺面前來把你擒，小姐聞聽這句話，腹內轉轉自沉吟。

小姐聽說大少爺，他就知道歐子英的徒弟，說我非與你們小沙彌子打搗，快叫你師傅歐子英出來受死便了，與我胞兄償命。

海青這裏把氣生，罵聲丫頭作死精，你若打死少爺命，我的師傅豈肯容，打死孩子娘必惱，能與我報冤橫，咱兩文打是武打，任憑你打那一宗，小姐說文打怎麼講，武打可是怎麼行，

海青說武打你一拳我一腳，文打誰打誰打三拳，踢誰三腳，小姐說，咱就文打罷，少不了我先打你三拳罷，海青暗道，諒你女流之輩，身小力薄，就是打一百拳，不過是彈彈癢癢的一樣，他把小姐那裏放在心上，隨即閃開衣裳，丁字步站住，連上一口氣，把肚子一挺，就像屠戶吹的死豬一般，小姐這才用目觀看，

漫閃秋波杏眼睜，打量和尚小海青，丁字步站在台上，肚子挺的緊綳々，莫說拳頭將他打，刀砍鎗扎怕不中，小姐心中生巧計，巧打和尚小海青，小姐倒退十幾步，惡虎朴食來的凶，照着肚子虛打去，離着還有二指零，這一下子未打上，引得海青笑一聲。

這一笑不好了，把連的這口氣全都鬆了，小姐看的明白，隨把描花腕用盡十分力量，照着海青肚子打去，這纔不好了，

好笑和尚小海青，中了小姐計牢籠，一笑鬆了連的氣，小姐看見喜心中，描花玉腕空中舉，照着海青下絕情，對着肚子打下去，打了一個大窟窿。

小姐揚起玉腕，對着海青和尙肚子以上一拳，只聽得撲嗤一聲，打進海青肚子裏去了，隨用手一

人把他心肝五臟全都抓將出來了，海青呀啣一聲，古咚倒在地，小姐伸手抓起一條腿來，把那一條腿用脚踏住，往兩下一分，卽劈成兩半，用手舉起，說軍民人等閃開，禿驢下去了，古咚扔在塵埃，那一位說，他手不是刀鎗，怎麼會扎了肚子裏去了，列位有所不知，那小姐兩足帶著兩把鋼鈎，手指甲又薄又尖，比刀還快，閒言不必多說，小姐又罵多時和尙還是出來，那些衆民百姓恨不能一時把那和尙打死，說聲大姑娘呀，

台下衆民把話明，盧大姑娘口內稱，那旁也有鐘一口，爲何不去打三聲，打得鐘兒三聲響，包公知道不留情，將他拉下擂台去，六十板子不能容，小姐聞聽不怠慢，要打那口菊花鐘，打得鐘聲當郎響，惱怒和尙歐子英，虎頭戰靴登足下，緊緊腰皮帶挺，整整五佛冠一頂，打個箭步往上迎，要打鳳真盧小姐，腹內不住費叮嚀，昨晚南柯得一夢，一隻黑虎來的凶，臂膀以上咬兩口，如今還是骨頭痛，有隻彩鳳空中舞，抓了我個烏眼青，手使寶劍往下砍，那隻彩鳳飛在空中，照着黑虎往下落黑虎一去影無蹤，醒來嚇得一身汗，大料此事少吉星

和尙想到這裏，又不肯出去了，海紅說，師傅還不出去，等待何時，早晚等的包公打咱們六十杠子不成，待徒兒出去與師兄報仇使了，歐子英說，多加小心，

好個和尙小海紅，要打小姐盧鳳英，打個箭步往上闖，賊目鼠眼看花容，身穿青藍小袷襖，周圍相邊緞子縫，腰繫一條皮挺帶，頭上青絲手中蒙，一雙杏眼花含露，兩道柳眉畫的工，粉面銀牙櫻桃口一口銀牙襯嘴紅，海紅往下觀幾眼，心內古農幾古嘍，只見小姐金蓮小，大約不過三寸零，一雙皮靴用釘定，靴尖以上定紅纓，繡花補服紫金帶，圍花彩繡緞洋紅，莫非他異西施女，莫非姬妃又重生，貂蟬難比此人美，八成仙女下天宮，若比俗家未落髮，一定活捉女花容，將他生

活拿住立時與他把親成，開言便把小姐叫，連把小姐叫幾聲，你若樂意將我嫁，情願留髮不修行，氣得小姐柳眉立，輕啓櫻桃一點紅，燕語鶯聲破口罵，傷天害理狗雜種，你家也有姐姐妹，七姑八姨俱現成，若嫁他們年已老，姪女外甥在年輕，姑奶奶是你祖上祖，你也不怕五雷轟，蝦蟆要吃天鵝肉，眨眨眼睛也不中，檢糞帶花臭又美，水溝泥猷混充龍，說着說着動了手，照着海紅下絕情，這小姐

仙人摘桃往上打，小海紅

白猿獻果忙來迎，這小姐

蛟龍入海來得猛

，小海紅

猛虎穿山使得精，這小姐

泰山壓頂往上打，小海紅

二郎擔山舉在空中，這小姐

金雞獨立往上闖，小海紅

霸王舉鼎打的凶，小姐心

中生巧計擂台以上現奇能，小海紅

鳳凰展翅往上撲，這小姐

白蛇出洞耍成

功

海紅使了個鳳凰展翅的架子，手往兩下著分，想要去抱小姐，小姐看出破綻使了個白

蛇出洞身段，將手一揚伸著兩個手指頭，拳着兩個手指頭，對準海紅的二目，扑吃扎進去了，手

指頭往裏一鉤，將他雙目挖下，痛的咬牙一聲跑進擂台裏邊去了，再也不敢出來小姐又罵了多時

，歐子英那裏裝着不會聽見，衆黎民說，盧大姑娘，他還有三角雲板呢，

衆家子民齊聲喊，盧大姑娘口內稱，三角雲板那邊有，何不上前打三聲，打得三角雲板響，再不

出插不中，包公將他拿下去，開刀問斬殺妖僧，小姐這才不怠慢，打得雲板響連聲，啗郎郎的雲

板響，惱怒和尚歐子英，和尚聞聽沖沖怒，要打小姐女花容，整整五佛冠一頂，緊緊腰中帶皮挺

，過步才要往外走，頭上烏鴉叫一聲和尚聽見烏鴉叫，想起幾輩古人名師王聽見烏鴉叫，立時死

在烏江中，呂布聽見烏鴉叫，白門樓上把名傾，蔡陽聽見烏鴉叫，臨死命魂在古城，我今聽見烏



鴉叫少王吉來多主凶，有心再若不出去，小冤家，連把小姐尊又稱。

打得雲板不住聲，邁步闖在台外去。

歐子英跑到小姐面前，躬身施禮，和悅悅色，說姑娘，我今天立插九十九日，姑娘讓我過這兩天，到明日我使登門叩拜，謝恩不盡，小姐用手指着罵道，我把你這個禿驢，你姑娘也不是爭你帥印，是與我兄長報仇，特來要你和尙的狗命，和尙說，打死大徒弟海青，損了二徒弟雙目，仇也算報了，小姐說，我兄乃狀元之體，你別說一個徒弟，十個八個也抵不了兄兄之命，說話未了，小姐舉拳打來，和尙急架相還，二人各要爭先，打在一處，怎見得有詩爲證，

二人台上爭鬥，來往盤旋交鋒，本是一男一女，拳打足踢相迎，一個身大蠢笨，一個窈窕身輕，十指尖尖春筍，衆人看的心傾。

話說小姐全不畏懼，揚拳就打，他二人各抖精神，打在一處了，

這纔是小姐舉手不留情，要打和尙歐子英，上山虎抵下山虎，雲中龍鬥霧中龍，強中遇見強中手，喪門遇着弔客星，小姐與兄把仇報，和尙擂台表名，這小姐

猛虎穿山的快，歐子英

英

蛟龍出水往上迎，這小姐

泰山壓頂批面打，歐子英

使的精，這小姐

金雞獨立往上挺，歐子英

撥草尋蛇分門路，歐子英

蘇秦背劍使的精，二人來往三十輪，不分誰輸與誰贏，小姐心中生巧計，假意跌在擂台，和尙一見心歡喜，上前要拿盧鳳英

和尙看見小姐跌倒，揚手去拿小姐，列位明公，這一回可就上了小姐的當了，小姐穿了一雙鐵尖靴子，靴尖上有一個酒盅大一朶紅纓，內藏兩把鋼鈎，小姐兒見和尙來到切近，一個地弓剪爬起

來，把那隻金蓮早踢在和尙鼻子裏去，那兩把鋼鈎，可巧的鈎在鼻孔裏邊，疼的他雙手抱住小姐的金蓮，軍民人等說這和尙到底不是好人，他抱着小姐的金蓮，當鼻孔內開呢，小姐聽說，羞得粉面通紅，往回一掙金蓮，不好了，成了個割鼻驢子了，鮮血淋漓，把一這和尙疼的心如刀攪，開口罵道，丫頭我合你誓不兩立了，

氣壞和尙歐子英，大罵小姐不住聲，打我別處還不惱，不該打入鼻孔中，五官不全難掛印，無有鼻子怎領兵，我今生擒活拿你，白布纏身點天燈，上天趕到靈霄殿，下海追進水晶宮，你若跑在西天去，趕到天上把命傾，說着惱來道着怒，手拿龍爪下絕情，抓散小姐青絲髮，遮住粉面把眼蒙，想挽青絲不能得，和尙這時豈肯容，小姐就往東邊跳，和尙後邊跟的凶，小姐轉身往西跑，和尙去趕盧鳳英，小姐此時心害怕，遮住眼睛看不清，小姐未有還手力，不遠只有招架功，小姐眼看打敗仗，歡了和尙歐子英，小姐這裏身遭險，誰敢保他言合兇

小姐被和尙抓住青絲，遮住粉面，想待挽起青絲，和尙那裏肯容，小姐往西跑，和尙也往西跑，小姐往東穿，和尙也往東穿，這就是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小姐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和尙如猛虎得食的一般，小姐就如落魄鳳凰一樣，看眼下就要被和尙拿住了，丫環春桃見事不好，跨上桃花馬，回府報信去了，

丫環上了馬桃紅，要去報信回府中，馬擺鑾鈴來的快，府門不遠面清迎，進府下了桃花馬，邁步來在北鐘中，上了北樓雙膝跪，連把太太叫幾聲

老太太呀，老太太可不好了，禍從天降下來了，太太說，春桃慌慌張張的，有什麼事，丫環說，太太聽稟，

俺姑娘

相國寺中去打掃。眼看就要把命傾，太太聽說這句話，雙目之中淚盈盈，

眼望擂台把頭點，叫聲我兒小鳳英，打掃若有好合歹，你叫爲甚怎不痛，人家養兒防備老，我今養兒一場空，太太哭的如酒醉，一口粘痰往上攻，咕咚栽倒流平地，手又掬來足又登，太太這裏一列咀，二目一閉歸陰城，吓壞丫環共使女，還有院公合家丁，一齊都把太太叫，你言我語不住聲，醒來能呀醒來罷，再回陽來過幾冬，太太正然往前走，抬頭看見兩盞燈，暗燈照着陰間路，明燈照着陽世城，太太一見心害怕，不敢照着陰燈行，照着明燈往前走，忽聽耳旁有人聲，人壽不盡不能死，怒怒一氣又復生，一口粘痰吐在地，嗚啞一聲把眼睜，使女一見心歡喜，河彌陀佛念幾聲，丫環連忙來扶起，扶起太太老話封，太太哭聲鳳英女，罵聲和尚歐子英，哭聲振芳死的苦，叫聲我兒狀元紅太太哭的多悲痛，老爺回府上樓中，老爺不解其中意，連把丫環問一聲，

盧老爺說，春桃，你姑娘可曾被和尚打死了不會呢，丫環說，還未打死呢，

盧爺聞聽這句話，叫聲盧升合盧明，快與老爺去被馬，一到擂台講人情，二人聞聽不怠慢，拉過一匹馬能行，盧爺刺鞍上了馬，心急打馬快如風，馬擺鬃鈴來的快，擂台就在西前迎，擂台以下勒住馬，快排梯子莫稍停，盧升梯子拿在手，擺在擂台正當中，盧老爺

手扶梯子把

台上，看見女兒盧鳳英  
盧老爺上了擂台，看見女兒頭髮遮住粉面桃腮，蒙住柳眉杏眼，只有招架之功，無有還手之力，說聲不好了，這才是

擂台跑上盧榮，要與女兒來講情，開言便把老師叫，歐老師傅口內稱，老師息怒多行善，多發慈悲積陰功，師傅裙兒女，只當買鳥放了生，饒了罷呀饒了罷，可憐老夫無後程，師傅饒了我

的女，登門叩拜大恩情，回府修下一座廟，畫上師傅你的形，一天兩次把香上，早添油來晚點燈，和尚說

狗官少來放臭屁，叫我祖宗也不中，你女若走了勝，掩着耳目裝啞聾，把我徒弟傷了命，你就攢了臭泥坑，你女此時打敗仗，你又上來說人情，若不早點快下去，一脚踢死不留情，盧爺無奈忙站起，對着台下喊連聲

盧老爺在擂台以上，應聲發喊，軍民人等聽真，不論僧道兩門，回漢兩教，那個救我女兒不死，我也登門叩拜，恩若重生，一連招呼數聲，並無一人上擂，這話不提，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單說呼延慶孟強焦玉哥三個在醉仙樓吃酒，有的是山珍海味，一個個吃的酒醉飯飽聽說歐子英在相國寺立擂，呼延慶想道，歐子英乃是我的冤家何不去去打王八羔子，說罷出了酒樓，直奔擂台走下來了，

酒樓出來小英雄，要打和尚歐子英，難住少爺呼延慶，心中不住尋調停，不知那相國寺，那裏去找歐子英，少爺正在爲難處，來了買賣人一名，連聲不住住快快走，生梨瓜子落花生，小爺一把忙拉住，過來我要問一聲，那裏可是相國寺，我要去打歐子英，那人抬起頭來看好似黑塔一般同，青緞扎巾頭上戴，青絲絨毬正當中，青緞袷襖正可體，青絲腰帶九股擰，兜檔又褲才改色，鞋襪全是一色青，咀似鍋鐵一般樣，嘴似火盆血點紅，這人一見忙跪，皂王爺爺口內稱，小人並未冲犯你，你老饒我命殘生

呼延慶說，我問你，歐子英立擂相國寺，可在何處，那人說往南走走，再往東一轉便是，呼延慶將手一鬆，那人好似喪家之犬，一陣好跑，三人才走下來了，

好個少爺呼延慶，要打和尚歐子英，順着大街往前走，轉個彎去向正東，三人正走抬頭看，許多

人等鬧轟轟，高塔擂台一丈二，周圍盡是彩緞朦。三人舉目往上看，有付對子掛在空中，拳打南山斑斕光，脚踢北海混江龍，橫坡還有四字，蓋世無雙第一雄，豪傑又往裏面看，覷見一位女花容，頭上青絲遮粉面，前穿後跳要爭功，女子並無還手力，眼前只有招架功，有個和尚如撒虎，一定就是歐子英，盧爺不住大聲喊，軍民人等俱要聽，有人救下我的女，十錠銀子上秤稱，老爺喊叫多一會，並無一人把擂登。

盧老爺想罷多時，何不許親，倘若有人打和尚，救下我的女兒，也是有的。老爺復又喊連聲，軍民人等仔細聽，不論醜來不論俊，不論富貴與貧窮，不論回漢那一教，不論舉人與監生，那個救出我的女，甘心許他把親成，不論家有前妻在，即是作妾也相從，少爺這裏說了話，丈人不必心內驚，我能打死歐和尚，管保救下女花容，早他拔葱往上擱，咕咚跳在擂台，不用分說來交手，慌了和尚歐子英，這才撇下盧小姐，舉手要打黑虎星，呼黑爺爺一聲喊，好似迅雷響一聲。

呼延慶一聲喊叫，呔，和尚少得撒野，有少爺前來擒你，喊這一聲，好像打了個沈雷的一般，別盧老爺一看，好似半節黑塔，渾身上下一色青，面如鍋底，兩眼一瞪，好似剝了皮的雞蛋一般，莫非是黑虎玄壇下界罷，罷罷，我女兒可有了救星了。

盧爺看罷心中喜，莫非他是黑虎星，也是我兒該有救，神差鬼使不非輕，該他二人有緣分，奇逢巧遇來相逢，盧爺便把擂台下，帶領家人回家中，盧爺回府咱不表，再說黑爺呼聖生，惡虎撲食往上擱，要打和尚歐子英，小黑爺仙人指路往前進，歐和尚鳳凰展翅往外迎，小爺刀劈華山往下打，歐和尚二郎擔山舉在空中，小黑爺惡狼扒心要取勝，歐和尚使個五虎把西平，小黑爺鶴子翻身

往前闖，歐和尚枯樹盤根玩口精，少爺多貪幾杯酒，眼慢手遲站不甯，和尚看出漏了空，變了架式往上衝，和尚使個連環腿，一脚踢下呼聖生，羞的少爺忙蹲下，藏在人羣不出聲，旁邊站着一老者，尊聲列位衆仁兄，道是黑爺武藝好，八成多喝酒幾盅，一句提醒呼延慶，提醒上方黑虎尾，伸手就往虎口探，一肚酒氣往上沖，少爺把酒探出去，神清氣爽心內明，我若不去把他報，怎對故土衆賓朋，緊緊腰中青絲帶，青緞皂靴登又登，少爺要把搗臺上，二次要打歐子英，少爺上前就是卦面翻，歐子英花裏藏身閃的精，少爺二龍吐鬚去挖眼，歐子英天王托塔往上迎，少爺使了一個掃堂腿，歐子英魚跳龍門起在空，少爺又使海底勞明月，打倒和尚歐子英，小姐此時早把青絲挽起，插上金簪，也不顧，是個千金體面，閨中的羞恥，輕啓朱唇，叫道將軍，你可表名掛號無有，呼延慶說，我打搗還用掛號表名麼，小姐說，那可不行，你若不表名掛號，打死和尚，還得與他抵命，小姐說，將軍你快去表名掛號去罷，

千金小姐廬鳳英，連把將軍叫一聲，快進彩棚去掛號，小奴言語記心中，西彩棚是龐國老，東彩棚是老包公，少爺聞聽這句話，暗把龐文罵幾聲，等我打死歐和尚，再與老賊把帳清，殺了老賊把仇報，扒出心肝祭祖靈，不言少爺心內恨，且將小姐說个清

話說小姐說將軍，掛號別上西彩棚，暗恨那龐文老賊害了忠良，歐子英是他親眷，豈不與咱作對，那龐文就是咱的冤家對頭，快上東彩棚包公面前表名掛號，那包公到坐南衙，心清如水，鐵面無私，你快挂號去罷，小豪傑這才邁開大步，跳下搗臺，望東棚一直走下來了，

掛號要上東彩棚，好个少爺呼聖生，孩子投井跳下去，咕咚落在地流平，邁開虎步往前走，彩棚就在面前迎，連說傳報忙傳報，我來掛號要報名，王朝馬漢不怠慢，相爺面前報一聲，來了英雄

要掛號，他要打掃來報報，相爺聞聽這些話，王朝馬漢叫一聲，領進那位英雄漢，帶進豪傑看分明，王朝馬漢往外走，領進少爺呼聖生，少爺進棚雙膝跪，低頭無語不出聲，相爺這裏開虎口，棚內連把壯士稱，家住那州並那縣，什麼村莊有門庭，你母他是什麼氏，你的父親叫何名，兄弟幾人對我講，排行第幾年生，包公聞了這句話，難住上方黑虎尾，有心對他說實話，叫他知道了不成，各州府縣捉拿我，懸圖掛影畫身形，要說我是呼門後，仇人知我豈肯容，少爺心中拿主意，妝個啞叭倒也行，少爺主意拿一定，滿嘴哇拉只哼哼，包公一見心好惱，王朝馬漢叫一聲，你二人爲何將一個啞叭帶進棚來，要笑老爺，王朝馬漢雙膝跪倒，口尊老爺息怒，方纔他在棚外，還會說話，小人那敢撒謊，包公點頭，心中暗想，莫非那家大臣，身犯滅門之罪，隱姓埋名，不敢出頭露而，也是有的，

莫非大臣被害，犯了滅門大罪名，隱姓埋名來打掃，不敢人前把名稱，包爺欠身往下看，閃開虎目看得清，青緞紫巾頭上帶，上安青絲一盈纓，一雙眼睛鷄蛋大，兩眼一登似鋼鈴，頭如柳斗火盆口，面如鍋底黑登登，照著身上看一看，上下俱是一色青，包公看到這裏，心中早已明白，待我叫他一聲，

包公這纔開虎口，叫了一聲呼聖生，說那不是呼延慶，嚇的少爺發楞怔，少爺心中說奇怪，他怎知道我的名，少爺抬頭往上看，二目一翻似明燈，打量上邊包丞相，面如黑墨一般同，渾身上下無二色，也是上下一色青，

忽然心中想起往事說道，哦是了，

那年上墳惹下禍，官兵捉拿呼聖生，多虧此人將我救，且他放鳥開了籠，知道了來曉得了，開封

府的老公公，少爺這纔將頭叩，站起來打一躬，口中連把相爺叫，多蒙相好恩情，公公又看呼延慶，身高一丈還有零。

相爺看罷，心中歡喜，說道三年不見面，就長成這樣一條大漢子，

相爺這裏滿心喜，暗罵一聲歐子英，今日該你惡貫滿，來了你的對頭兵。

相爺心中暗想，但不知他的力量何如，若是力小敵不住和尚，也是往送他的性命，絕了呼門後代根了。

公公滿面笑盈盈，叫聲壯士乎聖生，你要掛號把搗打，你可知道歐子英，少林寺內學的藝，百般兵器件件通，和尚足有千斤力，力大無窮藝又精，相國寺內石獅子，兩手也能舉在空。

公公試探呼延慶的力量大小，他纔說道，歐子英能舉石獅子足有三千斤的力量，休說和尚舉不起，他連挪也挪不動的，閑言少叙，呼延慶說，相爺請聽了，

少爺聽說這句話，又把相爺尊又稱，那個獅子我能舉，還要抱進東彩棚，抱起他來還不算，還得單手舉在空，單手舉起還不算，雙手舉兩邊爲能，叫聲相爺等一等，我向寺前看分明，相爺聞聽這句話，王朝馬漢叫一聲，令他去到相國寺，看他去把獅子擎，擎起獅子來掛號，上台去打歐子英，若是獅子抱不起，你兩把他送出城，把他送出汴梁去，即是你倆頭一功，公公爲何將他送，怕的龐文，狗奸佞，龐文知道拿了去的準，有死無有生，相爺吩咐才完畢，王朝馬漢不消停，辭別相爺往外走，三人離了東彩棚，相國寺前止住步，少爺閃目看分明，這個獅子長尺，那個獅子七尺零，不知舉動舉不動，再說小姐盧鳳英，他與和尚來打搗，累壞小姐女花容，打得天昏地也暗，打的神佛不安寧，怒惱孟強小焦玉，二人要打歐子英。



孟強說，賢弟呀，咱大哥掛號去了，咱大嫂子苦淚和尚打了，咱大哥回來，他不怪咱們麼，咱上去打這和尚狗娘養的，焦玉本是楞頭楞腦，說很好，便道大嫂子閃開，小弟上臺來了，

好個孟強小英雄，焦玉本是楞頭楞腦，縱身跳在檯臺上，四個拳頭一齊扔，和尚力大來的猛，小姐身輕躲的精，和尚使過掃堂腿小姐一縱跳在空中，和尚連忙往上圍，眼見抓住盧鳳英，和尚小姐全不表，花開兩朵另有名，書中單說那一個，來了舅舅小姐令帶家人出了府，前呼後擁一窩蜂一直來到相國寺，烏鴉太叫不住聲，龐令聽見空中斗，仰面朝天看分明把面一仰朝上看，正當烏鴉來出恭，正正弔在他口內，你說報應不報應，龐令這裏心不悅，勒馬就要回府中，有個家丁忙跪下連把少爺叫幾聲，天上弔下烏鴉囊，我們想吃怕不能

那本是天糞，少爺你有天子之命才活吃那種東西，叫我們張著嘴去接一年也不能吃著，龐令說，表兄如保我父登基金改，坐上三年五年的，這皇帝豈不是我的嗎，小子們說的真不差呀，

龐令聞聽心中喜，滿面堆發長笑容，父親登基坐了殿，封你一個大前程，封你太子和太保，刑部大人在朝中，主僕二人滿心喜，賜鞭打馬催走龍，馬擺鑾鈴來的快，檯臺不遠面前迎，衆人一見閃開道，主僕一同往前行，龐令來在檯台下勒住坐下馬走龍，賊目蛇眼往上看，看見小姐盧鳳英，天庭飽滿多主貴，地闊方圓福不怪，眉清目秀生得俊，齒白唇紅長得精，賊子觀把多得意，沈吟半響在心中，我若登基坐了位，那裡去選這正宮，若與此女連理合，不枉陽世走一程，開口便把表兄叫休要打這女花容，表兄將他活拏住，送與表弟把親成，龐令說了這些話，氣壞二位小英雄，

話說龐令看見小姐人才出衆，有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恰似月裏嫦娥，好像九天仙女，引

得他心裏難撓，說表兄莫要打死他呀，擊活的呀，擊住活的好與表弟作一夫人，那孟強焦玉聽說，把他大嫂子拿住作一夫人，只氣得三屍神一跳，五靈氣飛空，這纔了不得了。

氣壞二位小英雄，低言巧語把話明，那個雞神不說理，要與大嫂把親成，這個小子真撒野，少爺在此豈肯容，咱在他的身旁站，你在西來我在東，我在這邊一擠眼，咱兩打這小雜種，二人說罷邁虎步，一個西來一個東，哥倆就在兩旁站，使他眼色下絕情，一人抄起一條腿，二人說罷兩下擰，這一使勁不大緊，撕成兩作賊龐令，嚇得家人四下走，進了龐文西彩棚，見了龐文忙跪倒，慌慌張張稟一聲。

叩稟太帥爺爺，可了不得了，二少爺一個身子分爲兩半了，

兩個花臉似小鬼，一個黑來一個紅。

那家丁說道，一個黑花臉，一個火紅臉，把少爺往馬下一推，俺少爺的身子就分成兩半了，

老賊嚇的改了容，好似篩糠一樣同，戰戰多唆傳下令，快拿兇手莫稍停，龐龍龐虎不怠慢，吩咐一聲衆兵丁，各把兵刃拿在手，要拿殺人二英雄，長的桿子短的棍，藤桿銀槍掛紅纓，噹啷噹啷銅鑼响，吶喊妖喝不住聲，聲聲要拿行刺客，刀槍劍戟好幾層，孟強焦玉說不好，來了官兵了不成，咱兩在此若打仗，連累大哥呼聖生，孟強焦玉要逃走，逃開虎步跑的兇，直奔南門跑去了，跑到南門發了蒙，城門緊閉出不去，把守城門有大兵。

列位，你說城門緊閉，又有官兵把守，所爲何事呢，因爲毛脚虎夜晚人殺死，未拿住兇手，這才各門有兵把守，有人出入，必得說明來歷，才能出出入，閒言不必多說，要說那守門的兵丁們，專等捉拿刺客，見孟強焦玉跑來，後面有兵追趕，說這一定是刺客，還不下手，等待何事，各抄

兵刃，如狼似虎，往上就闖，後邊龐文帶領人馬，吶喊妖喝，趕下來了，

好個龐文催大兵，催動人馬往前行，要拿殺人行刺客。吶喊妖喝不住聲，兩下人馬往上裹，圍了一個不透風，齊舉鎗刀往上闖，嚇壞兩個小英雄，哥倆一齊說不好，兵將追到了不成，要想出城出不去，要想回頭有大兵，要想上天無有路，要想入地無門通，要無遠走不能夠，大兵圍困不透風。兵山將海一般樣，鎗千層來刀千層，不知人馬有多少，盔纓照得滿天紅，長的桿子短的棍，鞭鎗錘抓共流星，乒乒乓乓一聲響，各抖精神往上迎，因往孟強小焦玉，誰敢保他死共生，不言英雄身遭困把話分開另有名，書中單說那一個，再表小爺呼聖生，相國寺前止住步，虎目圓睜看分明，這個獅子高八尺，那個足有七尺零。

呼延慶來至相國寺前，看了看這個獅子，東邊那個高八尺，西邊那個也有七尺餘，走近前，雙手用力一撥，動也不動，少爺說，這是個母獅，肚裏還有個小獅子，待抱那個去，他又來在那個跟前，雙手用力一撥，也是動也不動，少爺心中可就費起輾轉來了，

這才難住呼聖生，腹內輾轉暗叮嚀，不舉獅子若回去，要想掛號怕不能，不能掛號不要緊，誰救小姐盧鳳英，腹內沈吟多會，忽然想起事一宗，當開古語說的好，難過三尺有神明，慌忙跪在流平地，過往神明口內稱，空中神靈保佑我，還有屈死衆英雄，顯顯靈魂把我助，我與你們把氣爭，保佑舉起石獅子，雙手舉進東彩棚，包公與我把號掛，好打和尚歐子英，我若打死歐和尚，好與你們報冤橫，少爺祝告多一會，叩頭一畢站流平，許多屈死冤枉鬼，一個一個刮旋風，濟個暗把哥哥叫那個就托仁兄稱，何不助他一臂手，與他去把獅子拿，丟了一命死的苦，和尚惡貫滿了盈，今天來的呼延慶，他是和尚對頭兵，這些鬼魂齊動手，捧的獅子往前行，舉的獅子亂搖幌

，纔壞少爺呼聖生，走上前來搬一把，  
哈就像紙糊的一般了，

單手一舉在空中，未上手的一般樣，又見那個也來迎，那個獅子不住幌，少爺看見不稍停，照着獅子伸手去，單手也就舉在空中，兩手一舉過了頂，  
哈就像拿猪吹炮的一般。

一對獅子手中擎，少爺這才心歡喜，拿着去見老包公，邁開虎步往前走，一直進了東彩棚，包公一見嚇一跳，恐怕累壞小英雄，放下能來放下罷，如若累着了不成，少爺這才不怠慢，輕輕放在地流平，老爺心中暗歡喜，真真神方不非輕。

包公暗道，這兩個獅子，足有八九千斤，真真神力也，

包公一見心歡喜，暗罵一聲歐子英，今天該你惡貫滿，這是人容天不容，包公拿過一張紙，放在公案正當中，伸手取起逍遙管，字字行行寫的清，打掃之人十五歲，家住就在汴梁城，頭輩爺爺呼延贊，二世爺爺呼壽廷，三世爺爺呼必顯，靠山王爺有大名，叔叔名叫呼守信，他父名叫守用，打掃之人呼延慶，名字又叫呼聖生，他若打死歐和尚，身封帥印做總兵，和尚要把他打死，格殺無論白傾生，刷刷點點寫完畢，叫聲王朝你是聽，號條交與你的手，有句言語記心中，單等打死歐和尚，號條再上明柱封，王朝說是謹遵令，帶領豪傑出彩棚，來了豪傑呼延慶，要打和尚歐子英，一個飛腳上了掃，拳來拳去兩相迎，上山虎遇下虎，雲中龍鬥霧中龍，仇人見了仇人面，二人一見眼睛紅，二人打掃且不表，又聽馬跑響鑾鈴，你常來的那一這，天波府裡發來兵，一直來在相國寺，用鞍離蹄下能行，弟兄下了走龍馬，邁步進了東彩棚，哥倆進棚雙膝跪，連把相爺

口內稱，口尊相爺來掛號，要打和尚歐子英，相爺坐上開虎口，文廣文舉叫一聲，立插只許別人打，不准楊家把插登，楊家如若登了插，滿門該斬罪不輕。

包公說，這插也不是你楊家打的，你兄弟二人，此時來得正好，我正有要緊的事情傳遞，今有緊急秘書一封，急速回府，交與你祖母太君，正是。

包公拿着一張紙，舖在公案正當中，伸手拿起文房寶，字字行行寫的清，圈圈點點寫完畢，裝上信紙加上封，開言又叫楊文廣，好好收起藏身中。

包公將書寫完，交與文廣，接書在中，辭別丞相出了彩棚，直奔天波走下來了，兄弟辭別老包公，哥倆出了東彩棚，扳鞍上了能行馬，提鞭打馬往前行，馬走如龍來的快，天波府不遠面前迎，進府下了能行馬，去見太君把話明。

哥倆下了坐馬，進了後宅，見了太君，將書信呈上，老太君拆書觀看，

上寫包某三頓首，太君金身多安寧，西台御史有一女，小姐名叫盧鳳英，盧振芳是他親生子，今料得中狀元紅，昨日上台把插打，一命死在插台中，氣壞鳳英盧小姐，與兄報仇把插登，打死海青傷了命，挖了海紅雙眼睛。

太君說道，小姐這等本領，與誰得是閨中豪傑，女中魁首，再把歐子英打殺更好，又往下看，三番怒惱歐和尚，要打小姐盧鳳英，二人交手多半日，不分誰輸與誰贏，小姐一脚踢的很，踢壞和尚鼻孔中，痛的和尚下毒手，舉起飛爪下絕情，抓散小姐青絲髮，遮住粉面怎麼行，也是小姐不該死，從天降下救命星，你當是那一個，呼門後飛呼聖生，他若打死歐和尚，龐文老賊准發兵，倘若拿住呼延慶，你我兩家白費功，太君快發人共馬，暗裡搭救呼聖生，太君看罷將頭點，

奸盡奸來忠盡忠，我這心中早知道，不來書信也發兵，太君來在銀安殿，要點楊府男女兵，吩咐打起點將鼓。皮鼓打得響連聲，打了三通點將鼓，慌了楊府衆英雄，一齊要上銀安殿，銀安殿上去點名，頭前走的楊文學，後跟文廣小英雄，愛使大刀王懷女，大破天門墜桂英。西樓上，來了八姐合九妹，還有個，燒火了頭楊排風，長受淒涼多姣女，名字就叫雲秀英，一齊上了銀安殿，單等太君把令行，楊府點兵且不表，再說少爺呼聖生，

話說呼延慶與和尚戰了無數回合，不分勝敗，呼少爺心中着急，用上平生力量，照準和尚打來，和尚見勢來得太勇，用手去招，誰知少爺這一拳，乃是假的，他見和尚來招拳頭，遂把拳頭往後一撒，使了一個掃堂腿，和尚閃之不及，這一回可就了不得了，只聽得僕登的一聲，和尚倒在擂台，遂即使了個就地十八滾，想要逃走，小豪傑使個海底撈月的架式，伸手抄起他左腿，脚踏右腿用手一劈，只聽呵呀一聲，劈做兩半個了，好一個，

英雄無比呼聖生，擂台立劈歐子英，再也不敢來擺播，再也不敢來行兇，王朝時下不怠慢，號條就往明柱封，官兵黎民喊往叫，和尚元帥做不成，小和尚嚇得不敢動，木雕泥塑一般全，不表死的歐和尚，再把龐文明一明，要拿孟強和焦玉，人馬圍的不透風，有心出城門又閉，有心入地地無坑，兵山將海一般樣，人似猛虎馬似龍，不知人馬有多少，馬踏塵土把眼蒙，槍刀齊舉往上闖，兵刃撞上冒火星，孟強焦玉無計奈，只得禪踢並拳迎，東來長槍使拳打，西來短棍用脚登，二人招架多一會，使的身乏戰兢兢，渾身是汗冒大氣，再想招架萬不能，眼看二人命難保，兩隻飛虎來的凶，張牙舞爪把人咬，唬得官兵喊連聲，搶去孟強和焦玉，飛虎一去影無蹤，眼看飛虎雲中去，一時之間起在空，明公當他是那個，王禪老祖顯神通，王禪老祖將他救，原來他有師徒情

，龐文看見心歡喜。不是老天不肯容，也是神佛睜開眼，替我姣兒把冤升，大約啣在深山去，曠野林中批尸靈，冤々相報真不假，暗裏虧心天不容，老賊命如這一擺，吩咐一聲回彩棚，兵丁見郎不怠慢，如龍似虎一窩蜂，馬跑如飛來的快，擂台不黃面前迎。龐文來在相國寺，忽聽眾民把話明，呼延慶打死歐和尚，擂台上劈死歐子英，

台下眾人說可壞了，歐子英被呼延慶打死了，撕成兩半個了，這一吵嚷，龐文聽見，來至台前，往下一看，果然定和尚，竟成兩個了，一聲說道，眾位僧人，還不替你師父報仇，等待何時，眾僧人起先見他師傅死了，一個個目瞪口呆，就像木雕泥塑一般，誰也不取動手，聽見龐文說，還不與你們師傅報仇，這纔狗仗人勢，三十多個僧人，各抄兵力如狼似虎的闖出來了，

好個龐文狗奸佞，他把僧人叫一聲，你等爲何不下手，與你師父報冤憤。小和尚開聽這句話，狗仗人勢要行兇，各把兵力拿在手，如狼似虎一窩蜂，鞭鎗錘共鐵斧，鉤子流星手內擎，還有長槍和短棍，大刀鉄尺耀眼明。呼啦啦的往上闖，圍住小姐盧鳳英，少爺一見說不好，拿起和尚歐子英，半拉和尚拿在手，拿起死僧打活僧，小姐見事說不好，柳眉直豎合眼睜，獨屍怎把羣狼鬥，一人怎當四差兵，下山師父吩咐我，賜我皮袋繫腰中，上陣要是有了難，全仗皮帶助成功。腰中皮袋忙解下，迎風一晃響叮咚，成了一口吹毛刀，原是鑲鐵劍青鋒，削鐵如泥紛紛落，砍著石頭冒火星，小姐得了這口劍，要在擂台顯威風，單說少爺呼延慶，手拿半個歐子英，和尚一齊往上闖，齊舉刀鎗往上迎，迎面斧子砍的準，正正砍著歐子英，砍上出一塊肉，一鎗扎個大窟窿，撞在刀上吊幾片，鋼鞭打上响咕咚，北來鉄叉將他擋，東來棒子使他迎，活時積了多少孽，死後還受這些刑，這邊忙了盧小姐，趕上前去殺衆僧，手舉那口吹毛劍，擂台以上要發瘋，南來和尚當

頭割，北來一劍脖子平，東邊長槍往上奔，小姐則下不留情，小姐躲過槍一桿，寶劍砍人似切葱，那個上前那個死，砍的渾身冒鮮血，虎入羊羣一個樣，切瓜分瓢一般同，

小姐使開這口利刃，猶如虎入羊羣，應逐兔子一般，撞着一個殺一個，遇着兩個死一雙，呼延慶手舉半個死人，東來東撞，西來西迎，一時之時，那個一斧子，這個一刀子，把半個死人只砍的光落一塊骨頭了，少爺將他拋狂一邊，伸手抓起一枝竹節鋼鞭，大殺起來了，這才是

少爺捨了歐子英，伸手抓鞭往上冲，小姐寶劍空中舉，夫妻二人發了瘋，黑爺趕，使鞭打，兵兵兵兵不住聲，盧小姐，手舉寶劍往上砍，應趕兔子一般同，殺得和尚無處去，苦叫連天不住聲，嚇得就往台下滾，一個一個要逃生，

話說那些和尚，見殺了七八個，早嚇得一些和尚說聲不好，一個一個就往台下亂滾，也有大頭朝下的，也有橫鼻梁子的，也有往下咕嚕，也有摔壞胳膊裁壞腿的，老龐文往明柱上一看，看見號條上寫着，

打掃人住汴梁城，安樂府內有門庭，頭世爺爺呼延贊，二世爺爺呼壽庭，三世爺爺呼必顯，他父名叫呼守用，此人即是呼延慶，他的名字呼聖生，好個大膽呼門後，犯官之子敢進京，叫聲官兵快動手，大小兒郎留神聽，快快捉拿呼門後，且莫放走呼聖生，誰要捉住呼延慶，拿住將他上秤稱，一兩銀子一兩肉，骨頭銀子一樣平，誰要放走呼延慶，合滅九族定不容，快搬梯子把掃上，捉拿狗子呼聖生，大小兒郎不怠慢，順着梯子往上行，怒惱少爺呼延慶，竹節鋼鞭舉在空中，上來一個死一個，上來二個死二名，龐文一見說不好，連把官兵叫幾聲，你們快從兩邊上，忙了帳下衆兵了，官兵就打兩邊上，惱了小姐盧鳳英，杏眼圓睜柳眉豎，砍毛利刃舉在空中，莫非凶神入了



亮，殺八只當面大鵝，龐文說是不中用，令旌一擺叫官兵，你們快放雕翎箭，兵丁兒郎忙答應，這才忙了弓箭手，一齊搭箭拉滿弓，揚手放出無情箭，颼々々的不住聲，延慶一見心害怕，忙把小姐叫一聲，別的兵器還好擋，難躲四下箭雕翎，小姐說是無妨礙，將軍不必心內驚，你快站在奴身後，小奴撥箭往前迎，延慶聞聽心歡喜，就知小姐武藝精，說話未了箭來到，嗖的嗖的奔前胸，只聽弓絃連聲響，箭如雨點一般同，箭到小姐一咧嘴，雕翎落在擂台，雕翎又往面而奔，小姐這邊哼一聲，小姐一哼雕箭落，官兵那裏又開弓，書要剪斷方爲妙，瑣碎囉唆困閉公，不知箭射有多少，雕箭射的似柴棚，少爺未曾中一箭，小姐也未中雕翎，龐文復又傳下令，大小兒郎你們聽，快搬蘆柴再放火，擂台與我用火以，官兵答應不怠慢，急連柴草不稍停，人人手內把火舉，像放河燈一般同，點着蘆柴青煙冒，烈火不住往上升，好似火龍飛上下，猶如火鳥舞西東，火光不住往上升，燒着那些箭雕翎，延慶這裏不怠慢，竹節鋼鞭拿手中，挑起那些雕翎箭，帶着火苗揚在空中，小姐這裏不怠慢，頭上金鞭擊手中，遞與黑爺呼門後，連把將軍口內稱，這枝金鞭爲表記，無價之寶不非輕，龐文與咱作了對，難免敵仇惡戰爭，沖鋒打仗要失散，不知何日得相逢，這枝金鞭交與你，這枝小奴帶身中，正是二人來說話，龐文又把令來行，吩咐與我快放火，一定燒殺小畜生，燒得擂台叭又響，烈火炎炎滿天紅，鳳英說咱往下跳，會會龐文老奸佞，少爺有點心恐懼，黑煙迷漫半空中，不知兵將有多少，擂台困的不透風，正是夫妻身被困，忽聽大炮響咕咚，少爺又把小姐叫，必是老賊發來兵，不表二人心發悶，把話分開另有名，回文再表天波府，太君發來一枝兵，頭前跑開二匹馬，文舉文廣二弟兄，文廣騎着追風豹，一桿銀槍手內擎，虎尾金鞭鞍轡，背後斜插箭雕翎，文舉騎着捲毛獸，手執銀槍鬼神驚，左跨彎弓右搭箭，殺人寶劍

鞘內盛，上打先行旌二桿，斗大金字放光明，後邊跑開幾匹馬，衆家女子抖威風，頭前拿刀王懷女，坐下一匹馬桃紅，長守空房雲小姐，他的名呼雲秀英，坐下一匹走陣馬，手執假月刀青銅，來了金花楊小姐，也會隨父把西征，八姐九妹催戰馬，後面來楊排風，桃花馬上一女將，大破天門穆桂英，催陣鼓打不住響，人似猛虎馬似龍，人馬齊奔相國寺，遠看播台一片紅，王懷女一見說不好，八成燒死呼聖生。若是燒死呼延慶，枉動十戈白費工，八姐秀英催戰馬，溜溜馬蹄煞々風，忙了小姐金花女，九妹排風催能行，文廣之舉催戰馬，播台圍個不透風，聲々要拿呼門後，口口要拿呼聖生。這回嚇壞盧大姐，口內連把將軍稱，龐文兵將倒不怕，那知楊家又發兵，少爺說是無妨礙，該怕夫妻有救星，那年九歲把坡上，龐文知道就發兵，大兵發個無其數，要來拿我呼聖生，我使一個棗木棍，打壞許多馬步兵，那知越殺兵越廣，我想逃走萬不能，多虧楊家把我救，幸虧楊府衆英雄，有個天官寇丞相，將我裝在大轎中，把我搖出汴梁地，人馬送我出了京，不是楊府將我救，焉能有我呼聖生，楊府今天發人馬，該着你我有救星，小姐聽能這些話，連把將軍叫幾聲，將軍你今有了救，小奴我就回山峰，單等將軍掛帥印，夫妻相會再重逢，說罷忙把金鞭取，畫個十字放當中，口念真言變彩鳳，小姐騎上騰在空中，霎時之間無蹤影，去見聖母上山峰，播台拋下呼延慶，楊府衆將把話明，冤家還上來受綁，單等死在播台中，文廣射枝無頭箭，雕翎落在播台中，少爺抬起仔細看，上邊有字寫分明，你今上馬要逃命，跟着楊門衆將行，金鞭指路你跟着，將你送出汴梁城，少爺看能心歡喜，又聽下邊喊連聲，王懷女又把冤家叫，還不下來受綁繩，快々下台來受綁，省得奶々動無明，韓氏桂英揮擺手，口口說擊呼聖生，大刀一擺官兵死，官兵死的數不清，少爺一見明白了，壯壯胆子要撒瘋，少爺就往人叢跳，撞着一個該死

精，此人名叫花深雪，外人送號化爲龍，也是龐文親骨肉，他是龐文親外甥，少爺鞭落打下馬，花紅腦子四下迸，少爺抓住青鬃馬，轉身上馬走龍，手舉鋼鞭發聲喊，若不閃路命必傾，一直闖入楊家隊，楊府人馬不稍停，團團圍住呼延慶，齊舉刀鎗往上攻，刀劈槍刺假殺砍，暗保少爺黑虎星，龐文一見傳下令，大刀一齊往上攻，官兵似狼又如虎，忙了東來穆桂英，大刀一開龍擺尾，殺了官兵好幾名，官兵一見心害怕，誰肯捨命往上迎，文廣金鞭往北指，少爺撥馬往北行，龐文一見說不好，這事其中有變更，用手一指天波府，大罵太君理不通，口裏說拿呼延慶，明明來保呼聖生，今日放走呼門後，咱兩金殿見主公，皇王要准我的奏，拿你楊家滿門庭，將你細在法場上，與你楊門把帳清，不言龐文心發恨，再表少爺呼聖生，文廣舉鞭往北走，少爺緊緊在後行，左右俱是楊家將，前後也是楊家兵，人馬來到北門口，看見城門面前迎，文廣馬上高聲喊，城門軍卒聽分明，只爲城中有刺客，捉拿刺客發來兵，今日大兵臨此地，守城門軍快開城，門軍聞言不怠慢，開門放出楊家兵，人馬出了北門外，來到這座十里亭，文廣開言叫延慶，你今快快去逃生，今日我們爲救你，惹下場天是非坑，少爺翻身下了馬，雙膝跪在地流平，衆位奶奶將我救，重生父母一般同，延慶叩頭忙站起，秉手當胸把話明，呼家日後得了地，不忘楊家大恩情，說罷飛身上馬，直撲西北大路行，延慶逃走咱不表，楊家兵將也不明，回文再表龐奸黨，回府座在書房中，用手一指高聲罵，大罵楊家理不通，老夫與你何仇恨，因何放走呼聖生，明日五鼓王登殿，一本秦與當今龍，皇上准了我的本，殺你楊家滿門庭，不言龐文心發恨，再說南衙老包公，上轎出了相國寺，一直來到府衙中，相爺進府落了坐，手指龐文罵幾聲，多虧楊家將他救，老賊你今日費功，不言包公心復事，再把楊家明一明，逃走延慶無蹤影，衆人回了府門庭，府門

以外齊下退馬銀安殿上去交令，太君帶笑開言道：「叫聲衆人你們聽，今日救了呼延慶，準備明日有災星。」

閒言不叙，書歸正傳。前書說的是呼延慶打搗，大鬧東京，力劈歐子英，坤虎吊去，孟強焦玉，天波府裏男女兵將，將少爺呼延慶送出汴梁，回府交令，盧陵王回了南清宮，包公也回到南衙，這些話按下不表，單說龐文老賊，收兵回府，暗恨楊家，次日上殿奏了他一本，

言的奸賊老龐文，心中暗暗費調停，一夜之間未睡覺，翻來覆去到五更，吩咐備轎把朝上，忙壞府下衆家丁，燈籠火把前領路，鳴鑼喝道往前往，午門以外下了轎，走上金殿虎流平，口呼萬歲萬萬歲，爲臣有本奏主公，因爲昨日打搗事，反臣之後呼聖生，台上打死立搗將，台下劈死小龐令，夜晚殺了王提督，滿門家眷死苦情，三番火燒汴梁地，燒了一個滿天紅，天波府裏發人馬，虛張聲勢喊連聲，口口說拿呼門後，擋住官兵不得行，殺死官兵無其數，放走賊根呼聖生，今番他又發人馬，存心作反殺官兵，吾主不把楊門滅，只怕後來難太平，仁宗天子冲冲怒，叫聲太師你要聲，心旗心箭交與你，教軍場裏去點兵，龐龍龐虎二國舅，能征慣戰人三名，左都元，吳好義，右都元帥梅良忠，大兵點去三千整，莫要定脫人一名，無論男女合老少，個個全都綁繩，老賊領旨金殿下，教軍場內去點兵。

龐文領旨下殿，教軍場點兵，兵將點完，炮聲三聲，老賊下，吩咐兵發天波府，不得有誤，老賊一聲傳下令，衆將個個不稍停，王坤員戎頭前隊，龐龍龐虎押中營，梅良忠與吳好義，一個一個抖威風，老賊後邊擎令箭，人馬滔滔往前行，霎時兵到天波府，圍了一個不透風，堤洪急忙往裏稟，太君大駭問一聲，開言便把衆將叫，來了老少男女兵，頭裏定的楊文慶，後跟一舉小英。

雄，金花小姐冲冲怒。王懷女旁氣冲冲，萬夫不擋花蘭風。千將難敵柳翠屏，久戀沙場馬交玉。替夫歸裝紀蘭英，紅西坡胡小姐，萬陣不輸楊排風，關鳳蘭交親姐妹，大破大門穆桂英，男女衆將齊吶喊，不如反出汴梁城，人馬反出汴梁去，勾西孔裏去運生，葉落歸根還故土。離了虎穴是非坑，太君坐上忙開口，少得無禮胡亂行，楊家代代忠良將，聽天山命莫改更。吩咐陳元合柴召，一個一個上法繩，無論男女與老少，不要走了人一名，太君令下如山倒，誰敢哈來誰敢哼，共綁五百二十口，太君立催往外行，口尊太師多辛苦，何用勞駕發京兵，我家代代忠良將。非比奸臣胡亂行，不是我今誇海口，太宗江山手中擎。楊家若是喝個號，只怕汴梁不太平，不用多說快快走，一到金殿見朝廷。

話說太君用了八個人抬轎，上了大轎，一同進朝，來至午門外。急忙下轎，步行上了金殿，三呼萬歲，臣妻余氏前來見駕，

太君三呼萬萬歲，今有一事不甚明，楊門犯了甚麼律，太君領兵胡亂行，人馬發到天波府，圍了一個不透風，口口聲聲擊反叛，說的話來我不明，仁宗天子冲冲怒，手指太君罵幾聲，朕今待你那點錯，安心造反理不通，政晚放走呼門後，殺死官兵多少名。手按良心想一想，亂臣賊子法難容，吩咐一聲推下去，金瓜武士來的兇，忙把太君上了綁，推推擁擁往下行，太君綁在法場上太師龐文斗一聲，午朝門外當監斬，三聲炮響就動刑，奸賊金殿領聖旨，驚動滿朝文武卿，刀下留人，

頭前太官寇文玉，丞相王包隨後行，高文高武徐廣太，定京太歲鄭元恒，季太劉增王司馬，西台御史岳子明，柴明柴亮二千歲，文閣學士孟廣平，新科狀元張明武，戶部尙書楊文英，昭陽太保

趙吉順，懷榮騎馬許幹卿，十七家大臣來保本，惱了仁宗四帝龍，天子掛劍午門外，誰再保本一律同，衆家大臣齊驚怕。首相王包怒冲冲，手拉蟒袍端玉帶，無道昏君叫幾聲，當年君臣遊太胸，捉住呼家喜心中，話出公子呼必顯，靠山王位親口封他與龐文兩不睦，定計害他命殘生。可惜呼家二百口。殘刀廢命真苦情，今日又把楊門滅，只怕江山不太平，仁宗天子冲冲怒，生怕龍案體連聲，吩咐一聲綁綁綁，一同楊家問典刑，武士聞聽不怠慢，推推擁擁往下行，眼睜睜的無有南救，誰敢保他吉合凶，吩咐掛上天子劍，誰再保本一例行，衆臣一見心害怕，目瞪口呆不敢哼，

刀下留人，

要問又來那一個，來了南衙老包公，金殿三呼萬萬歲，爲臣有本奏聖明，楊門犯的甚麼罪，爲何綁在法中。天子坐上開金口，叫聲南衙包愛卿，楊門勾引呼門後，興心造反汴梁城，不着太師發人馬，險些反進紫金城，包爺跪爬多半步，尊聲我主龍耳聽，休聽假言把忠害，楊家作官代代忠，望乞吾皇王萬歲。赦了楊門得太平，包爺說罷三叩首，惱怒天子無道龍。

仁宗說道，包拯你好無來由，你既看見寶劍懸掛午門以外，還不下去，

仁宗金殿氣滿腮，叫聲包卿聽開懷，你說朕聽奸臣話，未見忠臣從那來，你說楊家忠良將，那家奸來說明白，自你放糧回朝轉，終朝每日氣滿腮，當說呼家死的苦，當著羣臣把朕排，你說龐文是好黨，朕看太師棟梁才，西涼王子下反表，未見羣臣有安排，多虧太師設良計相國寺前立擂台，招來好漢歐和尚，會會天下衆英才，看看明日要掛帥，不知呼賊從那來，刀劈和尚我不惱，夜晚殺人放火災，朕今未有聖旨出，楊家發兵爲何來，殺了官兵無其數，放走呼賊理不該，呼楊二

家結一燕與心造反坐龍台，你還替他混遮蓋，硬說楊家是賢才

真正可惱，真正可惱，

於今封你官職大，怎敢金殿把君排，要依朕說快下去，省的惹出是非來，又把金瓜武士叫，把他趕下九龍台，包公鬧個無情臉，一陣紅來，一陣白

包公鬧了一個無趣，只得走下了金殿，來在朝房以內，會齊了文武，趕奔法場，一同走下來了，頭前走的包正卿，後跟定京鄭元恒，高文高武徐廣太，西臺御史岳子明，柴明柴亮二千歲，東閣學士孟廣平，正官殿下趙吉順，東床駙馬許幹卿，新科狀元張明武，六部尚書楊文英，衆位大人把法場奔，只聽炮響震天庭，行行正走來的快，法場不遠面前迎，又見四面排人馬，刀鎗劍戟耀眼明，穿紅掛綠來的快，劊子手提刀穿大紅，蘆棚好似羅殿，內坐龐文把眉橫，照着棒槌觀一眼，看見楊家婦女兵，繩綁二膳項帶鎖，亡命白旛插身中，粉面桃腮眼流淚，青絲散亂雲鬢鬆，看到其間長吁氣，刀剜心腸一樣同，走上前來雙膝跪，連把太君叫一聲

老太君聞言，淚如雨下，說我楊門有何德能，敢勞衆位大人前來探望一番呢，老太君

悲悲切切淚漣漣，口尊衆位請聽言，多蒙衆位發慈念，惻隱之心見可憐，不久午時三刻到，就要項上把刀餐，可嘆俱是女流輩，老少俱是女嬋娟，無人掩埋露尸骨，衆人瞧見似難觀，大人千萬行方便，念咱們，一殿稱臣同作官，施棺埋骨陰功大，惜老憐窮福無邊，今生不能將恩報，來世結草與循環，太君說到傷心處，衆位大人心痛酸，衆家女將號淘哭，口吐悲音淚如泉，楊金娥說，母親不聽兒言，今日受了繩網，滿門誅戮，休說是楊門父子爲國盡忠，就是我金娥也有幾次奇功，那昏王不是斬的楊門人口，你是刀刀斬的你那錦繡乾坤，久後忠臣賢士，誰肯與你

這昏君出力了，楊金蛾

前思後想氣滿胸，罵聲無義宋仁宗，捨命爭功不中用，天大功勞付東風，悔恨當初作的錯，不該投降到汴京，金蛾言語未說盡，桂英一旁把話明，形容帶鳳十分怒，連把太太叫幾聲，你老年邁無他慮，一心想要盡忠，只顧盡忠不怕死，兒媳外孫不肯從，昏君待咱無好義，他無義來誰有情，一刀一槍對了罷，去找昏王把帳清，那怕他有兵百萬，馬踏通梁一掃平，鳳閣龍樓放上火，殺了六院並三宮，太君聞聽這句話，大胆奴才發了瘋，衆人聞聽心害怕，眼望金殿叫連聲，柴郡主一旁開言道，叫了一聲文武卿，楊門今日遭屈害，未見廬陵千歲龍，眼看楊門刀下死，爲甚裝聾不知情，郡主心酸口嘆氣，眼含痛淚叫衆卿，南清宮裏去送信，請請千歲廬陵龍，皇姑說了這句話，提醒南衙老包公

包公聽見千歲二字，好似夢醒一般，說皇姑不必煩惱，待我上南清宮去，請千歲上殿保本便了，一行說着，辭了衆文武，出離法場，一聲叫道，王朝馬漢張龍趙虎，錦毛鼠白玉堂，翻江鼠蔣平，鑽天鼠盧芳，撒地鼠韓彰，你八人保護法場，本閣南清宮去請千歲，金殿保下楊家便罷，要再不赦的時節，你等殺死龐文，劫奪法場，救出楊家，衆人齊說遵命，包公這才來到南清宮，參見千歲已畢，忙將楊家網在法場之事，說了一遍，千歲聽罷，嚇了一身冷汗，只覺着身體清爽，吩咐看茶伺候，

王爺吩咐快看茶，急忙要到法場中，賢王上帶出王府，包公一同隨後行，穿街過巷來的快，轉過彎去越胡同，有心打個穿街段，努努叨叨困明公，滅斷截說來的快，法場不遠而前迎，千歲包公往前走，忽聽大炮響三聲，泊魂大炮三聲響，嚇壞了王盧陵龍，吩咐一聲閃閃閃，閃開一條大胡



同，千歲進了法場內，舉目留神看分明，個個網在棒子上，亡命旗上批珠紅閉目合眼腮流淚，青絲散亂雲鬢鬆，看到其間龍心嘆，刀割肚腸一般同，觀罷楊家衆女將，連把太君叫幾聲，太君聞聽，睜雙眼看見千歲盧凌龍，千歲不在，旁坐，你聽臣妾訴衷情，這是我，南征北戰落的好，臨死落的不善終，一家人等死的苦，千歲不知聽不聽。

太君說，太祖爺頂下河東，回黃高平，俺那公爺揚旗，在大唐爲王，被劉王一道百意，請進高平，與太祖對面女營，交鋒打仗，未及數合，太祖敗至河邊，將馬陷住，被俺公爺一刀，砍的真龍出現，俺那公爺方才認了真主，運換玉帶，結爲兄弟，

想當初，姚可節留情義，公爺也才認真龍，運換玉帶結兄弟，若不然，太祖刀下一命傾，不是俺，將兵收回大唐寨，那寺節，太祖怎能平海東，這是俺，未曾降宋歸真主，高平關，公爺救主頂一功。次後來，太祖面前登龍位，收了個，韓氏，梅皇人皇宮，兩鄭恩，諫主惹的龍心怒，帶酒斬了鄭子明，羅酒貶了苗心義，惹的江山不太平，懷玉聞信作了反，太祖爺，帶領五王八侯往南征，壽州，關內遭了困，遇見妖道老子洪。

老子洪用聚魂瓶，將五王八侯禽進營去，那時太祖遭困，性命難保，可是虧了誰來，老公爺，且解三圍救過駕，佯輸詐敗引高瓊，馮茂夜把唐營進，設計誑哄老子洪，誑着盜了于洪寶，才救出，五王八侯回宋營，這是俺，未曾吃你俸和祿，公爺又有第二功，太祖回在汴梁府，蓋上天波府門庭，圖畫添上大唐寨，太祖爺，勅封公爺宋國公，我公爺，不幸歸陰下世早，我夫主，帶領孩兒進了京，那時節，父子九人九隻虎，天下聞名心內驚，打滅狼烟歸王代，保主穩坐汴梁城，凌烟閣上三千陣，盡是楊門十大功，潘楊兩家結怨恨，要害楊門命殘生，西宮潘妃奏一

本，將俺楊家問斬刑，多虧賢王八千歲，才保楊家得安寧，只因打播劈潘豹，革職爲民離朝中，潘仁美，私與北番一封信，共謀定計幽州城，太宗中了詭計，御駕觀景到邊廷，中了北國空城計，蕭天佑，調動六國三川兵，番兵番將把城困，裏無糧草外無兵，眼看君臣活餓死，八主賢爺巧計生。

八千歲暗使火牌，調取楊家父子，那時俺乃遭貶之臣，兵不滿千，將無一員，只他父子九人，率領五百家將，至幽州立殺反叛，闖進城去，寇來公見他又子勇烈，定了一條換袍之計，那時纔苦死我那兒了，

寇萊公，定了一條換袍計，救主出了幽州城，大郎兒，裝作萬歲當今主，太宗扮作楊瑞平，楊二郎，扮作賢王八千歲，楊三郎，改扮天官寇包公，四郎兒，扮成奸賊潘仁美，俱都是，少盔無甲開番營，萬歲爺，一同賢王八千歲，相隨着，寇準潘黃兩家卿，跟隨着，岳公老楊繼業，還有那，六郎七郎二姣生，那番賊，聽說楊家父子到，那個大胆敢相爭，老將軍，保着萬歲逃了命，拋下我兒死苦情。

太君說千歲，我那夫主保着聖駕出了西門，留下五郎砍旗，若是旗倒，就知主出了他的重圍，不想潘仁美用生鉄灌了，五郎砍旗不倒，上天台削髮爲僧，我那大郎兒，扮作大駕，來闖東門，番兵一見，只說是主子逃去，率領雄兵百萬，戰將千員，一擁齊來，卽彼神箭射死，番王落馬，大戰了三天三夜，衣大旗不倒，只說主公未出重圍，不敢逃走，死的好不苦也，

大戰三日無人救，腹內無食怎麼爭，大郎死在長槍下，二郎短劍傾了生，三郎馬踏如泥替，四郎失落番營中，父子九人少五個，保主大駕回汴京，想想楊門爲誰死，爲國捐軀死苦情，而今功勞

## 歸何處，十大功勞付東風

老將軍一問六郎七郎保主回國，老王念俺死兒功勞太大，才賜詭頭玉印，十二道免死金牌，後來蕭后又娶報仇帶領雄兵健將，又來犯邊，奸仁美掛了帥印，夫主楊繼業，反做了馬前先行，兵至北地，老將軍獨打頭陣，在南狼山大戰七大七夜，不能闖出重圍，差丁七郎楊熙，殞兵取救，不料潘仁美念殺子之仇，按兵不動，用酒將七郎灌醉，亂箭射死，恨只恨，誤國潘賊潘仁美，他把那，忠臣孝子性命推，六郎迷路改了姓，令公撞死李陵碑，父子爲國死的苦，銜石之人也淚垂，歷代忠臣想一想，往古今來數着誰。

後來只落楊景一人，鎮守三關，又被潘洪奸計害殺，死裡逃生，不知受了多少苦處，千歲你可那裡知道，

楊景人戰立血功，捨死忘保江洪，董家林下救千歲，後來又破開州城，大破洪州我孫婦，又破天門移桂英，爲國不孝堂前母，爲國拋下枕邊情，爲國跑壞多少馬，爲國拉壞幾張弓，那個不是爲國死，凌煙閣上畫影形，後來小孫楊宗保，匹馬擰槍又盡忠，征西搶關奪四寨，如今鎮守在邊廷，居家今日死的苦，你在邊廷那知情，太君表功多一會，唬壞滿朝文武卿，難壞廬陵王千歲，龍目含淚歎幾聲，開言叫聲衆女將，大家暫受一時刑，本宮金殿去保本，見見昏君無義龍，說罷辭了衆文武，上了龍輦走如風，滅斷結說來的快，進了午門上龍廷，下了車轎上金殿，見了天子宋仁宗，怒目橫眉縮墩坐，開言有語把話明。

話說廬陵王爺，懷抱四面金鋼，上了金殿，坐在龍墩，一聲叫道昏王呀昏王，我問你楊家犯了那條律，不知作的甚勾當，合家細在法場上，你向御弟說其詳，因何事故對弟講，殺他

合家富卜當，仁宗天子開金口，御弟聽我說端詳，他不該勾引呼門後，殺人放火燒汴梁，若非太師發人馬，險些金殿殺君王，殺君殺相奪天下，欺天逆罪非尋常。

千歲說道，此事何以爲證，你可是眼見耳聞，仁宗說道，太師今朝前來奏本，諒來無虛，千歲說道，好好賊，興心造反，謀害忠良，盧王你就聽信纒言，誤國家大臣，其情真正可惱人也，盧陵千歲氣滿腔，手拍龍案叫盧王，當年呼家那件事，本御未曾在朝綱，邊關去了十四載，染病還朝才回鄉，回來今經三月整，終朝每日病在床，今天掙扎把朝上，咱倆今日說家常，大宋江山從何起，何人爭來錦家邦。

我今問你，咱宋朝江山，從何而起，那家大臣有功，誰忠誰奸，你今說明白了，八主賢王氣哼哼，叫聲盧君無道龍，五七殘唐爭天下，干戈齊起動刀兵，黃巢殺人八百萬，上方降下火牛星，飛虎山前李存孝，滅了黃巢歸陰城，彥章造反刀兵動，五龍二虎又稱兵，朱溫稱位大梁帝，大太保圍困長安城，伏龍謀位稱大晉，志遠得帝漢業興，死老鴿嚇死活家雀，大周一滅炎宋興，郭彥威歸西無真主，陳橋困變動刀兵，平伏賊寇柴王座，一統天下得太平，梁王晏駕太祖坐，平定南唐下河東，河東困了十二載，呼延偃保王回東京，呼門功勞頭一個，因何害的好苦情，害死呼家我不解，又把楊家一掃平，信邪滅正逆天理，莫非你且狠毒蟲，越說越惱越有氣，手拉天子下呼延，盧君你往上邊看，先主留劍你知情，打死盧王安天下，打死奸臣是盡忠，手舉金刀往下打，要打當今宋仁宗。

千歲說，你要赦了還則罷了，若要不做楊家，我這叫兩金鋼，與盧王算帳，仁宗見此光景，說道御弟息怒，待朕赦了楊家就是了，遂即出了赦旨，遁與千歲，千歲接旨下了金殿，來到法場，吩

哨楊家衆將，一概鬆紉，太君領衆女將，一齊跪倒口呼萬歲三聲，千歲展開了聖旨，高聲念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先帝立聖，楊門進朝，累建奇功，實屬朝中之勳臣，朕念老令公爲國身死，草子盡忠陣亡，功高如山，難以言盡，赦免過愆，仍賜太君龍杖玉印，楊文廣封爲征西將軍大元帥，須至詔者，欽哉謝恩，

千歲念能旨意，楊家滿門謝了聖恩，又來叩謝千歲

衆將一齊謝千歲，太君一見心內歡，多虧千歲將俺救，十重恩德如太山，千歲這纔龍心喜，叫聲衆位請聽言，衆位受王陪罪，莫把仇恨記心間，衆人開言說不取，人要虧心上有天，千歲說你等且回無佞府，爲王交旨上金鑾，楊家回府咱不表，賢王交旨也不言，書中單表那一個，表表龐文狗佞奸，進了午朝門一座，看見兵部朝狗奸讒，龐文叫聲黃兵部，咱倆枉用巧機關，文炳開口尊國丈，又有排巧事一番，邊關打來一反表，西涼狼主奪江山，農智高和農智遠，帶頭豔花女嬋娟，統兵到了界牌地，占了一座木蘭關，本部金殿去奏本，保舉文廣去掃，萬歲准了我的本，準叫冤家喪黃泉，與他殘兵與老馬，到在西涼不回還，文炳說罷上金殿，山呼萬歲跪金鑾，爲臣接了一反表，西涼狼主來犯邊，望乞我主發人馬，平滅反叛息狼煙，仁宗開聽愛卿叫，可叫何人去掃邊，文炳開口尊我主，尊聲我主聽臣言，楊文廣可掛元印，掃滅反叛不費難，正是奸賊來奏本，盧陵千歲上金鑾

話說千歲上殿，交旨已畢，坐在繡墩，仁宗把狼主造反的話，說了一遍，千歲說，萬歲龍心萬安，

盧陵開口帶笑言，口尊萬歲心放寬，咱朝現有楊門將，那怕狼主來犯邊，就差文廣掛帥印，馬到

成功不費難，千歲說了這些話，仁宗天子喜心間，朕賜五千人共馬，一到邊關滅狼煙，煩勞御弟走一回，無佞府更選將員，千歲領旨下金殿，楊府去選將魁元，仁宗吩咐把朝散，衆家大人下金鑾，黃兵部調兵五千整，老弱殘兵何用言，廬陵王選楊文廣，教軍場裏把傳，起隊先放三聲炮，三聲大炮震天關，領兵出了汴梁府，千歲饒行長亭前，文廣接了三盃酒，率領大兵出五關，千歲回了賢王府，安然自在無話言，文廣來在西涼地，木蘭關前安營盤，準備中了空城計，損兵折將好可憐，木蘭關上費了困，生死存亡難保全，按下文廣且不表，再把延慶說一番。

話說呼延慶自從擂台打死歐和尚，殺了許多官兵，幸而有楊家送出汴梁，死裏生，不分晝夜，信馬由韃的跑下來了，

表的惹禍呼將軍，催馬加鞭自思尋，只想東京把坎上，打掃舊印把冤伸，畫虎不成反類犬，蒼天不能遂人心，呼門大仇何日報，孤掌難鳴不成林，進京是咱人三個，如今剩我一個人，焦孟二弟那裏去，叫我難以回家門，眼看母子難相見，上天無路地無門，黑爺馬上犯思想，眼前看見一莊村，少爺腹中又飢餓，急馬坐催到莊門。

催馬來到莊口，見一老莊頭，走到面前，口稱呼少爺，請到我家用點酒飯，歇上一宿，明天再走不遲，少爺聞言，半驚半喜，跟定老者正往前走，但見路北有一廣亮大門，

少爺舉目細端詳，好個清堂瓦金場，一進大門往裏看，出來一位老婆娘，笑喜喜的開言道，貴客臨門掛生光，太太接馬槽頭去，蒙傑邁步進中堂，一進中堂落了坐，書童捧茶站一旁，茶已落盞酒飯上，並無一人勸酒漿，自己斟酒自己飲酒，醉飯飽喝茶湯，

少爺酒飯用完，茶罷天又黑了，不多時又點上一盞燈來，進來一位老安人，少爺站起身來，叙禮

己畢，分賓主坐下一聲問道，老安人貴姓，此莊何名，怎麼不見老東人，那廂去了，安人說道公子不知，聽我道來，

安人開言把口張，尊聲公子聽其詳，當年家住西羅縣，後來到在苗家莊，先人名叫苗光義，扶保宋主坐汴梁，太祖登基踐了位，酒醉斬了汝南王，醒酒貶了我先考，貶職爲民到此莊，先父雲遊山東去，夫君一去未回還，臨行留下一封信，公子拿去看端詳，少爺接過書信看，字字行行寫的詳，上書苗成遺留字，呼家公子細參詳，我父當年保過駕，你祖在朝靠山王，不嫌家有一醜女，願與公子結鴛鴦，不是不才強留字，天配姻緣命該當，萬望莫却是僥倖，書不盡言非平常，少爺看罷，站起身來說道，老安人，此事小生不敢自專，一無父母之命，二無媒妁之言，實實不敢應允，

黑爺又把夫人稱，此事在下不敢應，呼家大仇還未報，不敢私自把親成，還有一件難行事，安人在上貴耳聽，昨日東京去打捕，遇見小姐盧鳳英，擂台救他三不死，拔下金簪帶紅絨，因此名斗金鑽記，日後好把夫妻稱，停妻再娶非君子，棄舊迎新匹夫行，少爺說罷前後話，安人帶笑把話明

安人說道，公子休要推辭，婚姻前身註定，非是凡人撮合，這裏有一隻金鞭簪，雙龍帶扣，裏面嵌寶珠三顆，乃神異之寶，將他帶在身旁，日後必有用處，但等你報仇之後，合家團圓，再去送親，後會有期，天機不可洩漏，

安人說罷站起身，公子歇宿莫疑心，天意雙續金鞭要，此事由天不由人，安人說罷往後走，剩下黑爺暗沉吟，方才說的這些話，含含糊糊難以真，翻來覆去難睡穩，太陽東升到清晨，梳洗完畢

吃早飯，別了安人出鎮村，信馬由韁往來走，衆上北國找父親，清早走到晌午時候，有座高山面前在，山上來了人二個抬着食盒上山林，少爺馬上一聲喊，快快留下無語云，噯兵一見撒腿去，跑進山寨報信音，啓稟寨主不好了，來了黑賊太欺人，食盒被他搶了去，到把小人唬吊魂，寨主聞聽沖沖怒，罵聲黑賊藐視人，吩咐抬槍快帶馬，待我下山將他擒，按下寨主且不表，再把黑爺明一明，下馬打開盒子蓋，熏雞燒鴨裡面盛，還有一瓶白甘酒，雙手端起喝乾淨，喝罷酒來又吃肉，忽聽馬跑響鑾鈴，少爺聞聽抬頭看，山上來了一哨兵，當先到有一員將，威風殺氣令人驚，一馬跑來至切近，問道黑賊姓何名，竟敢此處來撒野，奪我食物爲何情，少爺聞聽開言道，自吃就是我的名，寨主聽說不怠慢，說能馬上把槍擡，少爺翻身也上馬，二人交手大戰爭，寨主長槍分心刺，延慶鋼鞭頂上衝，槍刺鋼鞭叮當響，鞭碰銀槍冒火星，寨主越戰越有力，延慶越殺力越精，二人大戰三十合，不分勝敗與輸贏，強中遇着強中手，好漢遇着好英雄，二人不分勝合敗，怒惱小將呼延明，催馬擡槍迎上去，他把父王叫一聲，這個功勞讓與我，孩兒擒拿黑雜宗，延慶聞聽心好惱，捨了守信趕延明，延明放開銀鬃馬，白杆銀槍端四平，惡狠狠的分心刺，照着延慶下絕情，延慶架過槍一杆，竹節鋼鞭舉在空，只聽吱呀一聲響，打得延明似栽葱，山中嘍卒連聲喊，下來山寇無數兵，頭裏走的張文永，江林田彪在後行，能征慣戰崔光太，萬將難敵許殿中，于林子梁河元茂，海龍李春人二名，衆家英雄齊催馬，圍得黑爺不透風，只聽兵兵連聲響，刃槍齊舉斧來迎，少爺一聲忙吆喝，山賊少要來逞兇，不是爺爺誇海口，九歲東京祭祖塋，爺爺今年十二歲，汴梁打搵頭一名，台上力劈歐和尚，夜晚火燒京都城，殺了都督毛廬虎，滿門家眷二十名，殺人如同湯潑雪，打仗却是虎狼精，不怕你有千員將，不費爺爺一朴扔，田彪馬上連聲喊，



家好漢當娶聽，自家家會有好處，要與呼家冤憤，從到此山五六載，未見冤憤兩奇，咱們大家散了罷，各自回家再調停，田彪說罷一些話，黑爺心暗叮嚀，方才他說得仇報，那個呼家我不明少爺撥馬高聲問，與誰報仇快說清，元龍說道你要問，提起此人大有名，靠山王爺呼必顯，一十二歲下邊廷，大哥熊剛爲戰將，王爺待他甚有情，自從回京辭王駕，呼家一心要理名，大哥回家守故土，四十餘年未進京，那年聽了一個信，朝中出了狗奸佞，昏君聽了奸妃話，害得呼家甚苦情，剩下公子呼守信，碁盤山上來招兵，兵多將廣把仇報，不料遇見黑雜宗，延慶說休要把人罵，叫聲列位留神聽，休當我是那一個，呼門後代呼聖生，呼名必顯我的祖，守用就是我父名，守信是我親叔父，法場被風刮出京，正是延慶把話講，來了孟焦二兄弟，來在近前把馬下，連把大哥叫幾聲，怒弟未曾來遠接，不料失散在京城，只想你在汴梁地，不想今日又相逢，來得好哇來得好，不早不晚正相應，寨主正是你叔父，不久要去反汴京，大兵反進汴梁地，捉拿昏君刀下傾，拿住西宮萬刀剝，拿住龐文點天燈，龐龍龐虎二狗子，推在鍋裡使油烹，無論文官合武將，給他一個一掃平，保着叔父登龍位，咱把太子千歲稱，延慶聽罷哈哈笑，又把賢弟問一聲，因何你到此山上，細對爲兄說分明，孟強焦玉開言道，叫聲大哥你是聽，咱三人自把汴梁進，一步跳進是非坑，擂台下劈死人一個，龐文老賊發官兵，城門閉了出不去，兵將圍得不透風，那一時看看被擒，多虧王敖老祖，將俺救出汴梁，送到此山，三人正然講話，來了呼守信呼延明，孟強說道這是叔父，那是兄弟延明，延慶聞聽此言，這才跳下馬來，少爺這才下了馬，問聲叔父可安寧，兄弟二人齊舉手，你叫弟來我叫兄，衆人後又上了馬，兵馬同行上山峰，寨主齊下行馬，一齊上了聚義廳，守信坐在銀安殿，延慶上前把禮行，守信一聲忙

吩咐，排宴與你來接風，不多一時宴齊備，按次落坐叙離情，大家謙恭多一會，推盃換盞飲劉伶，情投意合更高興，吩咐嘍兵換大盅，講論管仲兵法好，又談武子兵法精，講文論武談今古，守信開口叫聖生，多虧孟強小焦玉，險些斷了骨肉情，酒足飯飽筵席散，復又叙些受苦情，說回合家死的苦，罵回龐文狗奸佞，後宅去見齊小姐，見了小姐齊翠屏，彼此叙禮多歡敬，拿着延慶當親生，不覺住了十數日，延慶偷着下山峰，帶領孟強小焦玉，一直就往北國行，咱們三個北國去，北國尋父發大兵，人馬到汴梁地，給他一個一掃平，黑爺說罷一些話，孟強焦玉笑盈盈，過了界牌關一座，這日望見幽州城，書要簡節方爲妙，話若多了困明公，三個少爺把山下，夜住曉行奔路程，遠看城門三滴水，近看壕口數不清，一個壕口一個炮，一杆大旗一個兵，馬走吊橋如播鼓，來往不斷人馬行，豪傑來在南門外，把話更改另表名，書中單說呼守用，北國招親才二冬，玉貞駕下有一女，公主名叫蕭翠瓊，公主配了呼守用，要想回南不能行，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

公子守用悶悠悠，一日如同度三秋，從到北國十二載，何曾一日得自由，南朝吃的珍饈味，北國吃的殺老牛，南朝穿些綾羅緞，北國鹿皮哈拉細，想起當年被害事，長嘆一聲淚直流，兄弟不知那裏去，那知生死與存留，想起賢妻王氏女，腹內多加一番愁，可敬他父多忠厚，並不相識將我留，提起我的呼門後，王氏小姐有機謀，將我招門納了婿：終朝每日住北樓，奸賊來搜呼門後，將我打扮一女流，他說我是包小姐，唬壞龐文老賊囚，二次來搜呼門後，小姐送我出北樓，手挽手兒雙流淚，吩咐話兒把心揪，他說北國頑人馬，早早回來報冤仇，一來顯是忠良後，忠臣孝子表千秋，他說有孕懷六甲，未知是男是女流，王氏世係裙釵女，到此男兒勝一籌，可憐今年十二

載，地北天南兩下愁，我這裏公主相陪伴，他那裏孤枕冷嗖々，公子想罷眼落淚，來了公主女媧流

在身後拍了一把，笑吟吟的說道，驕馬，終日夏悶，愁眉不展，其情爲何啊，不用說，你的心事，我也猜透了

翠瓊公主笑盈盈，驕馬哥哥你是聽，自從你來八年整，每日哄你長笑容，奴家主得多醜陋，美貌不過蕭賽紅，身在番營心存漢，人在西域意在東，總是不如你的意，待你那點有虧情，今天對你實話講，待到秋後才發兵，夫妻正然閒說話，又聽太監報一聲，城外來了人三個，一紅一黑一個青，年紀不過十一二，聲聲來找驕馬公，守用閒聽心暗想，這件事兒摸不清，前妻王氏月英女，我倆夫妻三月零，大王莊上生三月，夫妻離別各西東，賢妻他說懷六甲，未知是男是女英，不能一胎生三個，這宗勾當實難明，公子想罷多一回會，尊聲公主洗耳聽

公子說道，公主，方才太監說，城外來了三個小孩，口口聲聲提我心我名字我有心一到城頭看個明白，你看如何，公主說，驕馬要去，我與你同去，小達兒那裏，與我備上兩匹馬來，

好個公主女翠瓊，難捨難離呼相公，二人上馬來的快，一到城頭看分明，城下來了人三個，一黑一紅一個青，黑的好像尉敬德，竹節鋼鞭手內擎，紅臉好像那一個，勾家灘頭高保司，青的好像那一個，西涼救主小程通，年紀都有十一二，馬上威風令人驚，公子看罷多一會，城上開言問一聲

呼守用問道，你三人那裏來的，姓甚名誰，到此爲何，黑爺抬頭觀看馬來了  
小爺馬上用目觀，打量城上女共男，女子年紀在年少，梳洗打扮如天仙，不用人說知道了，必是

爺家並頭蓮，男人生就如月白，微微顯出五絡髯，天庭飽滿多福相，眉清目秀地角圓常聽母親言說過，面如數粉福祿全，那人必是我的父，躬身帶笑便開言，要問俺來甚麼事，一言難盡說不全，紅臉孟家二賢弟，青面焦玉是行三，二虎莊上三結義，多蒙二位照看咱，我母他家去奉養，如今也有好幾年。

呼守用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裏，

少爺馬上淚珠傾，提起我家更傷情，原籍北國幽州地，後來住在汴梁城。宋主被囚河東界，先祖救駕回汴京，頭輩爺呼延贊，二輩爺呼延贊，三輩爺呼必顯，靠山王爺老主封，只因祖父得王位，龐文老賊氣不平，金殿龍樓去奏本，一本惱了有道龍，推出午門要問斬，又虧司馬賈黃青，文炳金殿奏一本，一本保下老奸佞，他有一女生得俊，送與天子作西宮，仁愛記容色好。龐文父子又加封，那年三月廿八日，祖父上朝問吉凶，連求三籤都下下爺，一見吃一驚，吩咐打轎急回府，遇見奸妃龐秀英，祖父轎往東邊走，他的大轎往東迎，大轎又往西邊閃，奸妃轎往西邊沖，逼的祖父無計奈，只得下轎參西宮，奸妃一見心惱怒，扯破公衣見主公，天子聽信奸妃話，宣我祖父上龍廷，仁宗一見龍心惱，三法司裏問口供，三法司裏滾釘板，胡皇胡皇招口供，問成臣戲君妻罪，合家綁在法場中，午時三刻要問斬，西北乾天起狂風，法場逃出人兩個，叔父守信父守用，弟兄逃出汴梁地，三叉路口刮黑風，叔父守信無蹤影，我父逃難東北行，大玉莊上去討飯，遇見外祖老王中，將父請到家中去，我母如他把親成，成親未滿三個月，龐文兩次發大兵，頭次我父扮女相，哄信龐文老奸佞，二次來搜呼門後，我母送父出花亭，夫妻離別說的話，鐵石人聞也傷情，那時我母懷六甲，未知是男是女英，父說生男呼延慶，生女名叫呼秀英，母親懷我十個月。

三月十五將我生，街上來了一長老了與我取名呼聖生，我母恐怕風聲漏，老賊知道了不成，與我起名王三台，與我舅舅論弟兄，生身母親叫胞姐，外祖老娘父母稱，自從七歲把書念，學堂打壞衆窗朋，罵我有娘無有父，守着舅舅叫弟兄，北堂有個花天姐，人物長得十分精，那才是你生身母，有娘無父野雜宗，回家我把母親問，我母不肯說真情，抱塊石頭去投井，我母一見吃一驚，井台哭兒多一會，說長道短訴真情，跳出井台將母認，從此才知呼門生，九歲東京把坟上，驚動龐文老奸佞，三番他又發人馬，這場大禍才不輕，大王莊上把火放，大火燒得滿天紅，可惜一莊全被害，王家死的真苦情，可憐他家死的苦，三百多口喪踐生，那時我也無計奈將我母親背中，上了神賜呼雷豹，母子逃出往北行，大王莊逃出母子兩，二虎莊上把身停，多蒙焦孟二伯母，將我母子留家中，我母就在他家住，我與二弟把書攻，白日三人把書念，夜晚同到演武廳，晝習文來夜習武，整整用了三年功，今年二月二十日，一同二弟上東京。

呼守用問道，你又上東京作什麼呢？進京不爲別的事，與我呼家上墳塋，一個墳塋未曾上，殺了王家二十名，龐文女婿毛脚虎，被我殺死在樓中，二番擂台去打擂，劈死和尚歐子英，龐文領兵來放火，燒倒擂台落流平，不顧生死逃下擂，多虧楊家發救兵，將我救出汴梁，逃出汴梁奔路程，齊平山上認叔父，還有弟兄呼延明，聚草屯糧招人馬，叫我北國來領兵，北國尋找天倫父，點兵調將反汴京，人馬反到汴梁府，捉拿龐文把冤升，認了罷來認了罷，我是你兒呼聖生，我父快快發人馬與咱合家報冤情，這是我，三三見九實情話，並無一言假告誦守用聽罷前後話，二目落淚叫連聲，他說件件都不錯，果是呼門小後生，這才開口將兒認，翠瓊公主說一聲。

公主說駙馬，方才他說認着叔父，他叔父因何不來，此事恐怕有些奸細，

翠瓊公主把話開，叫聲丈夫駙馬公，小奴聽他這些話，說的句句不中聽，一十二歲小孩子，說話拉天把人蒙，他說東京去打擂，力劈和尚歐子英，聞聽人說歐和尚，力大無窮藝又精，打死好漢千千万，何況他是小孩童，這些話兒我不信，他去哄那糊塗蟲，必是庸交多奸詐，差遣奸細來誑城，將你誑到幽州去，斬草除根不復生，公主說了一些話，把個公子血心蒙。

呼守用聽說也有些疑惑所以不敢強認，一聲說道，那黑漢你方才說找你父親呼守用，現在此城，可就是不能相認，要是相認，除非王月英親自來見，強延慶說道，南北相隔數千里地，我母親乃是女流之輩，法能到此，爹爹再思再想，呀，

豪傑馬上淚盈盈狠心爹叫幾聲，我母本是女流輩，千山萬水難登程，千萬莫戀虛富貴，忘了呼門大冤情，當年父母離別話，難道你老記不清，我母爲父佛堂入，終朝每日念真經，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你今將兒認下罷，幽州城裏快發兵，人馬發到汴梁地，好與祖父把冤升，豪傑哭的如酒醉，公子城頭淚淚公子無奈開言道，叫聲那人你要聽，要得父子兩相認，須得見了王月英，不用多說快回去，再要勞叨加炮轟，氣得豪傑乾搓手，仰天長嘆放悲聲，過來孟強小焦玉又把哥哥勸一聲，咱回南朝請伯母，一同來到幽州城，拍馬來到幽州地，再看伯父又何明，三人這才勒回坐騎，直奔南朝走下來了，

豪傑馬上氣長吁，揚鞭打馬催龍駒，一路上，見些天桃翻粉蝶，聽些綠柳轉黃鸝，三人行程非一日日餐渴飲走的急，明看目下大失散，東的東來西的西

話說孟強焦玉從幽州回來，走了幾日，尋着下招商族店，正逢端陽佳節，三位少爺喝了一個大醉

，呼少爺說道店家將桌子收拾過去，算算賬，共該多少銀子，店家過來將賬一算，共該二兩四錢銀子，少聲將被套打開，拿出白銀兩塊，說道店家，這是白銀三兩八錢七，除了飯賬，餘下給小櫃子罷，

豪傑開發店飯賬，拿出銀子白花花，自古清酒紅人面，財動人心是不差，那邊亦有人三個，吃喝說笑樂哈哈，偷看豪傑掏被套，三人又把反話達，汪瑪非是洋子點，火點榮拉離了家，汪瑪火點居東海，合頁沙賬更光滑，咱們陽念等一等，一定又把火穴發，

六句反話，明公不知，自古嚮馬都反話，那三個人乃是嚮馬，見延慶拿銀子時節，就留心觀看，又打反話，汪瑪火點居東海，是三個人有錢有銀子，合頁沙賬更光滑，盡是好衣裳了，汪瑪非是洋子點，說三人不是買賣人，火點榮拉，大家有錢的子弟，跑出來的，陽念是南邊的，火穴是發財，三個嚮馬算遠店賬，直奔松林走下來了，

三個嚮馬奔松林，拿着喪門當財神，得意洋洋往前走，並馬前行把話云，這個就把兄弟叫，咱們今日遇財神，那個又把哥哥叫，得財不用三下分，偷着去上東京去，祭了呼家肉坵墳，莫忘當年王爺在，那時待咱莫大恩，皆因那年槍吳赴，遇見官兵一大羣，將咱拿到汴梁去，安樂府前遇呼坤，呼坤與咱說句話，王爺一旁把話云，開口就把呼坤叫，你可認得他三人，呼坤不敢說實話，靠山王爺怒生嗔，哥既認得他三個，想法搭救才對人，呼坤這才說實話，當年結義在松林，我隨王爺歸王化，他們今日又被擒，王爺一看是好漢，救咱化了五百銀，呼坤是咱好朋友，王爺是咱大恩人，聽說王爺被了害，呼家割成肉坵墳，只怕他家無有後，那有一個上墳人，今日得財莫忘舊，須當報報當年恩，知恩不報非君子，望恩負義是小人，不言二人松林去，再把豪傑云一云，

且說呼延慶自從付完店賬，歇了多時，看看日也平西了，叫道：「二位賢弟起來罷，天氣也涼快咧，咱們走罷，趕路要緊。」

豪傑旁邊叫一聲，賢弟醒醒快登程，孟強起來搓々手，焦玉坐起哼一聲；歪歪斜斜難邁步，前仰後合却難行，強打精神上坐馬，揚鞭打馬往前行，三人來到松林下，只聽裏面喊一聲，話說這三個鬻馬，在松林裏等了多時了，一聲喊道：「留下買路錢再走，」

三人馬上喊連聲，來人休要往前行，留下馬匹與財物，不然叫你歸陰城，三人馬上一聲喝，氣壞少爺呼聖生，孟強焦玉說不好，酒醉怎麼去交鋒，二人催馬往前跑，剩下少爺呼聖生，竹節鋼鞭往上舉，力敵三人大戰爭，大殺三人三十合，未分誰輸與誰贏，少爺心中生一計，虛點一鞭催馬行，三人一齊往下趕，中了少爺計牢籠，蘇秦背劍往下敗，張飛反身奪盔纓，藏秦一鞭打下去，

那人跌下馬能行，回身生擒人一個，滾下一個打戰馬，急忙滾鞍下了馬，雙膝跪倒地流平，口稱

少爺決性命，從今不敢亂胡行，豪傑勝者只一舉，忽聽地下一撲咚，出言便把強賊問，因何存心

禮不通，姓甚名誰對我說，爲何截劫去行凶，三人叩頭忙說道，家住臨安劉家營，哥哥名叫劉天

順，兄弟名叫劉天忠，我的名母割天玉，三人同是一母生，只因那年槍吳越，四泖村邊遇官兵，

將俺拿到汴梁去，眼看一命歸陰城，靠山王爺將俺救，弟兄逃出汴梁城，回家務農歸正業，聽見

一信氣不平，呼家被害合家滅，無人前上去墳塋，今日思想來行劫，檢下錢財上東京，祭祭呼家

墳一座，報報當年救恩情，懇求爺爺饒了命，從今以後務莊農，豪傑聽罷前後話，強盜亦能存義

忠，何況我是呼門後，連連點頭暗叮嚀，少爺想罷多一會，連忙下了馬能行，你當我是那一個，

呼門後代名聖生，我今指你一條路，齊平山前會羣英，單等呼門報仇後，保你金殿把官升，三人



上馬佯徇去，難壞少爺呼嚶生，不見焦孟二賢第，尋找多時影無蹤，眼望紅日將西墜，東方送出滿天星，

少爺找得多時，不見焦孟二人，天又黑了，豪傑馬上焦躁起來，又恨三個強盜，將其二家賢弟冲散，不知那裏去了。

豪傑馬上長吁嘆，不由一車心內酸，當日離家人三個，至今剩我孤單單，回家怎見二伯母，見了伯母有何言，有國難投家難奔，要報冤仇在何年，北國尋父父不認，件件事兒不週全，左思右想無有計，可上那裏去安眠，忽然想起當年事，可嘆呼家死的冤，又罵龐文老奸賊，老賊作事太欺天，有朝一日得了手，拿生奸賊入心肝，肉剗千刀與萬割，包成饅頭與狗餐，拿住奸妃西宮女，剗去舌頭把眼挖，扒出心來看一看，是白是黑見見天，

不表延慶，單表孟強焦玉，把馬一催，往前跑了有五十里之外，前面有一座大山，攔住去路，二人酒醒八分，不由的埋怨起來了。

孟強馬上怨焦玉，焦玉馬上怨孟強，店中不該多吃酒，酒醉燒心實難當，松林以外遇強盜，咱兩逃跑奔他鄉，丟了大哥哥一個，恐怕又被賊人傷，大哥哥若有好合歹，回家怎見呼伯娘，咱們回去把他找，忽聽山上鬧嚷嚷，二人勒馬回頭看，山上來了人一幫，頭前跑開二匹馬，駝着兩個女紅粧，年紀不過十五六，恰似仙女下天堂，孟強一見哈哈笑，叫聲兄弟聽其詳，誰家兩個風流女，一羣男人在兩旁，八成這是跑望解，嘍囉兵丁在身旁，

話說孟強焦玉正然說笑，但見嘍囉兵攙着兩個女子，來到限前，一聲喝道，那裏來的兩個小冤家，在此東張西望，鬼眉大眼的，留下買路錢再走，焦玉笑道，你跑馬解剩下錢，又來截路，真正可

笑哇，

焦玉馬上笑微微，罵聲無臉無耻賊，跑馬遊嬉下賤貨，還來劫人把陌追，俺本出外閑觀景，未帶銀錢誰幫誰，有朝一日再見面，多價銀錢再加倍，不然你先寫欠帳，過日見而再奉賠，今日當真你來要，定是一場大是非，焦玉說笑一夕話，女子氣得皺雙眉，

話說焦玉說長道短的，把兩個女子氣得粉面通紅，一聲罵道，狂徒少要咬舌，看刀取你，說着說着，可就殺起來了，

話不投機動無明，兵刃齊舉往上冲，大刀不離天靈蓋，鞭斧齊舉往上迎，兩下大殺數十合，西方墜落太乙星，孟強着心起火，焦玉掛念呼聖生，女子一見二好漢，鞭斧散亂藝不精，刀頭向前身一擺，刀眼一涼風，身見天昏地暗，咕咚栽下馬能行，吩咐嘍兵快上綁，生時活捉上山峰，不多一時到帳外，咕咚栽在地流平，吩咐一聲綁上去，一到大帳問分明，二個女子坐大帳，綁上焦孟二英雄，立而不跪高聲罵，罵聲女子養漢精，或殺或做仵憑你，何必羞辱你祖宗，不言二人破口罵，回書再表女花容，

這二女子是誰呢，一個名叫劉月英，一個劉月雲，係林安人氏，乃劉天順的妹妹，那年姐妹往後花園玩耍，被狂風刮去，存將雲山上，梨花聖母收為門徒，學藝三年，月英十七，月雲十六，聖母說道，你二人下山去罷，不必回家，你家俱都失散，濟南府界有一座高山，名為二鳳山，暫且安身去罷，因此姐妹二人，佔山為王，招聚嘍兵，聞言少叙，話說大帳坐下二人，吩咐將二人綁上來，問個明白，

姐妹二人把令行，嘍兵下面不消停，推推擁擁上大帳，孟焦二人氣哼哼，怒目橫眉高聲喊，罵聲

了頭禮不遁，你將少爺怎開放，或是死來或是生，二位豪傑破口罵，氣壞月雲與月英，一聲吩咐推下去，推出寨門問斬刑，嘍兵聞聽不怠慢，推夕擁夕往前行，眼看二人無有救，目下死的好苦情，只爲交接呼延慶，拋別母親在外行，今日死了二兄弟，何人去破金陵城，人不該死終有救，風刮東帖到帳中，嘍兵抬賜小姐看，上寫言語字字清，梨花聖母遺書來，遞與月雲與月英，今日是你婚姻到，不可錯過事一宗，書不盡言特爲此，千萬千萬莫逆行，姐妹看罷紅了面，這件事情把人坑，上邊無有父合母，兄妹離散各西東，何人與咱爲媒證，不好自己把親應，兩個小姐發急燥，過來了環小姐紅，姑娘心事我知道，東帖上面寫的清，月雲說，好了頭，你也認字的麼，

梅紅開言面帶笑，自幼念過女兒經，這件事情不要緊，奴婢去認管包成，小姐聞言心歡喜，好個伶俐小梅紅，今日說妥這件事，日後與你小相應，梅紅說什麼相宜事，與你尋夫把親成，丫環說，我可不要醜陋的，

月雲說你快快去，不用咬舌胡咕嚕，千萬對他說好話，花言巧語多奉承，不可與人生怒氣，事情妥了你有功，

梅紅說，是咧，這個好話，我是會說的呀，小姐，你兩等我的佳音罷，丫環下帳邁步行，來到帳外看分明，一個好像紫草染，一個好似靛色青，梅紅在前面帶笑，尊聲將軍多受驚，小姐與你無夙怨，話不投機動無明，差我前來說件事，不知將軍從不從，還有一件要緊事，請問貴姓與高名，那府那縣住何處，路過此地爲何情，將軍且息雷霆怒，對俺從頭說分明，孟強去了八分氣，焦玉也就把臉平，問他家來家甚遠，祖居東京汴梁城，先祖聚兵天波府，

三關以外有大名，左都副將孟良將，右都副將焦贊名，祖父不願汴梁住，後來移居往北行，二虎是上安居業，歸農，正度秋多，結交大哥呼延慶，北國尋父去願兵，大哥找父不認，因此回南對母明，三人酒店多飲酒，半路又被賊人坑，大哥不知落何處，不知青來不知凶，兄弟名字叫焦玉，我名孟強十二冬，豪傑說罷前後話，梅紅帶笑把話明，我今到此無別事，與你二位提媒紅，方才大帳二小姐，文武全才有奇能，梨花聖母門下客，張疑設伏能排兵，大姐今年十七歲，二姐他才十六冬，模樣又佳金蓮瘦，生得體態又玲瓏，將軍要是從此事，這也算你時運通，丫環說了一夕話，說得豪傑發了蒙，

話說孟強催着焦玉，焦玉看着孟強，面面相覷，看了多時，焦玉說，像你那紅臉，我這青臉，難找這媳婦，

焦玉那邊心着急，叫聲二哥你聽知，今日咱倆應了罷，免的身子受委曲，方才丫環說得好，不管穿來不管吃，到貼對子賠上肉，這是咱兩好運氣，焦玉自說自心樂，孟強無奈也得依，

孟強焦玉在二鳳山招親，此話不表，單說呼延慶，

好個豪傑義勇男，尋找兄弟好幾天，這日宿在招商店，算命先生在眼前，口尊先生占一課，問問尋人在那邊，內卦占的坤爲地，外卦占的乾爲天，此卦名爲天地否，午火日建丑日干，世應相生求財易，兄弟相尅找人難，但等北游父子見，那時兄弟得團圓，豪傑聞言心作難，多怎居家一處搬，先住說道卦中現，母子見面中途間，豪傑暗說不能對，只怕先生把人瞞，算還卦禮忙歇下，半信半疑在心間，一夜曉景且不表，不覺東方明了天，豪傑上馬往南走，二虎莊上把母搬，搬母回上北國去，尋父回來報仇冤，馬上正然低頭想，忽然抬頭留神看，一位老媽旁邊坐，好像我母

王金蓮，豪傑離鞍下了馬，舉目留神仔細觀，看罷一回認得了，雙膝跪在地平川，開言有語尊聲母，驚動王氏女金蓮，王氏一見延慶到，急忙開口把話言，莫非是，小奴今日是作夢，莫非說，身辭陽世在陰間，想兒想的花了眼，盼兒盼的中瘋癲，延慶復又叫聲母，不孝孩兒在此間，母親因何來到此，細對爲兒說周全，王氏聞聽這句話，定睛打量小兒男，我兒想死爲娘了，不見焦孟在那邊，

呼延慶說道，母親因何到此，王氏說兒呀，是你聽了，

自從我兒你上後，爲姐終日掛心中，全你焦孟二伯母，終朝每日淚盈夕，想兒險些得了病，普救庵內求神靈，爲娘佛前去祝告，忽忽悠悠似夢中，不知東西與南北，身旁只聽似雷鳴，護法韋陀頭前姑，觀音老母後邊行，他說我兒北國去，跟着焦孟二弟兄，北國尋父父不見，夫妻目面認親生，這是神明多保佑，母子今日又相逢，延慶開聽心歡喜，喜中生愁笑一聲，喜的見了母親面，愁的一馬怎能行，正是少爺心愁悶，那邊跑來馬桃紅，慌忙拉過那匹馬，將母扶上馬走龍，母子這纔忙北奔北國尋父去，領兵，走一日來又一日，走一程來又一程，夫人帶笑一聲問，叫聲我兒呼聖生，自從那年離故土，轉眼之間三年零，可恨你父北國去，一十二年信不通，連累王家死的苦，三十餘口喪殘生，只爲呼家一夕事，王家苦情不苦情，可恨龐文老奸賊，不該放火把人坑，火燒王宅還不算，連累合莊不太平，王家逃出母子兩，可憐全家無收成，何人與他埋尸骨，何人與他上墳塋，王家從此絕了後，鐵石之人也傷情，那年你父上北國，爲娘送出花園中，夫妻離別流痛淚，說的話來更傷情，你父那年十六歲，爲娘比他長二冬，手拉手兒淚含淚，爲娘嗚咽又叮嚀，北國尋親多保重，領兵回來報冤情，外面伏貪無義事，落個忠臣孝子名，可惜爲娘吩咐話，你父當了

耳邊風，至今去了十二載，書不寄來信不通，聽說北國招駙馬，忘了呼門大冤情，不忠不孝無義子，死後怎說見祖宗，是思念夕來的快，望見幽州一座城，城門一上三點水，城牆磚瓦數不清，一杆大旗一杆砲，一個城口一股兵，城門緊閉無人走，大街之上少人行，母子來到城樓下，忽聽大砲響連聲，要問那裏大炮響，玉真王要點六國兵，董賽紅，一同請王點人馬，衆王爺，要與呼家報冤橫，城裏點兵且不表，再言城外呼聖生，來在城下高聲叫，報事小軍留神聽，急忙報與呼駙馬，你就說來了，尋父認夫人二名就說現在城外候，告訴駙馬快開城，將俺接進駙馬府，父子夫妻好相逢，報事難兒不怠慢，急忙翻身下了城，箭斷截方爲妙，嘮々叨々困明公，報與諸王與駙馬，還有公主蕭翠環，大家齊把城牽上，一同舉目看分明，男女駙馬城上站，有一婦人騎白龍，三十上下有半老，依然當年舊時寒，手提絲韁腳踏蹬，下離鞍，蓮步輕移把禮行，母子兩，眼望城頭連叩首，王月英，開言又把衆將稱我母子，尋父認夫來到此，認夫主，搬取救兵報冤橫，守用忙把婦人叫，叫聲婦人你是聽，既是月英金蓮女，已往之事細說清，王氏金蓮開口道，衆位王爺留神聽

賢人聞聽，往上觀看，見說話那人，也是番徒打扮，彷彿好象夫主，

賢人看罷心痛酸，眼望城頭便開言，夫主名叫呼守用，奴四月英王金蓮，相當年，被屈法場逃了命，王家庄上把身安，我父招他爲門婿，生下延慶小兒男，龐文聞信來搜捕，三朝未滿離家園，他上幽州投親去，拋下爲妻守孤單，不敢露出真名姓，小兒兒，與他老爺當兒男，改名叫做王三漢，七歲入學念書篇，偷上肉坵坎一座，惹下是非結下冤，龐文二次發人馬，大王莊兵困整三天，我兒出莊去交戰，一人急當兵幾千，眼看孩兒要廢命，王教救上雲夢山，龐文命人放了火，燒死

合莊女共男又有觀音將我救，寒審討飯整三年，後來母子又相會，二虎莊上把身安，結拜孟強小焦玉，又去上坟惹禍端，汴梁城裏去打搗，劈了和尚殺了官，自己北國來找父，公主叫兒把母搬，接我前來才肯認，如今母子在眼前，認了罷來認了罷，發兵與祖報仇冤，賢人哭的如酒醉，唬壞番王與番官，守用聽罷眼含淚，玉真王聽罷也心酸，只有那，火葫蘆王與翠瓊女，他們兩個不耐煩，他們夫妻要相認，他作大來我作偏，心生一計叫駙馬，大王莊，離此也有路幾千，難道會飛生雙翅，來回剛剛五六天，依我說，這是龐文定的計，將你誣出幽州關，玉真王說不見信，再叫那，馬良仔細問一番說那女子莫要害怕，從頭至尾，細細訴來，

奉旨馬良扶塚口，手扶塚口把話明，那婦人，抬起身來休害怕，在駕前，已往從前細表清，賢人說奴是金蓮月英女，祖籍在，王家莊上有門庭，夫主全家被人害，神風刮出汴梁城，乞食來在王家院我父收他把親成，新婚未久三個月，龐文老賊發來兵，那時小奴懷六甲，我兒延慶父留名，夫主逃走上塞北，投奔馬官來發兵，差官隨後探音信，言說夫主赴幽冥，小婦人，王家莊上穿過孝，守貞節，一十二年苦不同，不料想，我兒聖生來找父，才知道，夫主身居幽州城，母子們，千辛萬苦找夫主，這是俺，尋父認夫來頓兵，翠瓊說，你來認夫有憑據，月英說，現有離書作證明，賢人說罷將書現，玉真王，吩咐軍卒傳上城，番王番官折書看，嚇壞了，番王公主蕭翠瓊，話說火葫蘆王，看見離書，暗說不好，一聲尊道，王兄王弟聽了，

王爺開口把話云，莫信謊言野婦人，說的言語多半假，離書筆跡也非真，王爺說罷將書扯，碎紛紛的落埃塵，既然夫妻三個月，你可認得你夫君，問的賢人無言語，軟怯怯，香軀跌坐在埃塵，發呆多時將身站，手扯衣襟拭淚痕悲切切，眼望城頭心冒火，意忙忙，魂不附體汗滿身，賢人無

奈又跪倒，口呼王爺聽奴云，十二年未見兒夫面，算來也是半老八，月英說是不能認，叩頭在地，淚淋漓，葫蘆王見他不能認，開言有語把話云，你夫現在城頭上，看看那是你男人，上城番王連聲喝，嚇的賢人痛斷魂，悲切切的跑半步，夫主呀，爲何不認小奴身，自從那日分別後，薄命妻兒到如今，十二年苦說不盡，呼延慶，還向奴家要父親，好容易，水流石出得了信，我母子，不辭勞苦找夫君，君哪，你從那條不念夫妻義，君哪，你從那條不念父子恩，君哪，你從那條不是真妻子，君哪，你叫我怎對姣生慣養人。

認了罷來認了罷，可憐母子有難人，葫蘆王爺瞪雙目，拔箭就要射銀裙，金蓮一見冲冲怒，抖抖塵土站起身，手指城頭開言罵，你們都是鐵打心，快快放箭將我射，射死也是呼家魂，說罷閉目就等死，等了多時無信音，他又睜眼往上看，不見城上有動靜，金蓮復又發焦燥，葫蘆王子暗叮嚀，這個婦人真大膽，累次求夫不應，王氏一見心起火，氣得渾身戰兢兢，用手一指呼守用，大罵強人禮不通，誰知你，衣冠之中真禽獸，忘恩負義滅人情，妻子城下苦哀告，你在城上竟裝聾，離書本是親筆寫，孩兒也是你取名，狠心賊子你不認，你竟不念父子情，爲妻白受十年苦，爲你撫養小姣生，強人你望頭上看，只怕青天不肯容，回頭又把姣兒叫，爲娘該死幽州城，別怨爲娘心腸狠，怨你爹爹不通情，合家冤仇他不報，只圖在外受華榮，說的心酸眼流淚，雙膝跪在地，川平，叩能頭來平身起，衆位王爺聽分明，望求看待我夫主，妾已訴盡已往情，說罷之時心一橫，撩起羅裙把頭蒙向着城頭把頭撞，延慶一見吃一驚，上前拉住生身母，娘親不可歸陰城，呼延慶見母親要行自盡，急忙上前抱住，只聽西南一陣鶯鈴響亮，抬頭一看，有一人馬飛奔來了。



只聽馬鞍鈴響，西南來了一股兵，頭裏走的呼守信，後跟小將呼延明，萬將難敵張文秀，田彪田虎隨後行，能爭慣戰崔尤太，江林江松二弟兄，手執刀槍何元茂，李龍李春人二名，白面書生名袁秀，還有苗奇小英雄，王蘭王鳳人兩個，草上飛名蓋天朋，夜眼雲飛武囊好，劉崇人尊混江龍，戈君戈凱馬文盛，有個虎子陽世蒙，大家一齊催戰馬，來找三位小英雄，自從延慶把山下，急壞守信呼延明，帶領人馬把山下，各處尋找小弟兄，一連找有十幾日，這日找到幽州城，一齊催馬往前奔，看見黑爺呼聖生，守信這才下了馬，好漢一齊下走龍，延慶一看叔父到，走上前來身打躬，守信又見王氏嫂，見禮已畢敘苦情，延明上前見伯母，一個一個心內驚，按下城外且不表，再表點兵蕭賽紅，公主正把兵將點，有個丫環報事情，他把那，王氏尋夫說一遍，王氏言語是不空，賽紅聞聽不待慢，來在城樓看分明，從頭又把王氏問，一一從頭說個清。

王氏聞聽，照前言說了一遍，賽紅吩咐把一千衆將住在城外，王氏姐姐上謝駙馬府相會，說罷下城迎進王金蓮公主上前手拉王氏，說苦命姐姐呀，好一個。

仁義公主蕭賽紅，手拉王氏淚盈盈，世人苦命誰像你，千里尋夫登路程。說話之間來的快，姐妹二人進府中，吩咐一聲排筵宴，我與姐姐來接風，霎是酒宴排齊備，來了守用蕭翠瓊，二人見了王氏女；慌忙施禮來陪情，說了許多陪情話，四人坐下飲劉伶，四人按次落了座，你言我語敘衷情，守用一見王氏女不由一陣痛傷情，自從那年離別後，一十二年未相逢，夫人待我恩義重，救我不死又復生，一言難盡離別苦，又見公主蕭賽紅，公主待我可也好，不過鋪床疊被情，夫妻四人坐一處，敘了多時苦零了，說不盡的十般苦，又是喜來又傷情，酒過三巡菜五味，大家用飯推酒盅，不多一時筵席散，咱今一到演武廳，夫妻二人向外走府內剩下王月英，簡斷截說來的快，

來到教場把身停，諸位王子早來到，來點三川六國兵，城外調進衆好漢，雪狼山的衆英雄，呼門後代呼守信，呼延慶與呼延明，玉真王爺開言道，呼了一聲衆王兄，提起呼門冤枉事，大料衆上也知情，法場運出兄弟兩，投到咱國請救兵，早日有心發人馬，兵少將微不爲行，如今咱國糧草厚，兵多將廣國運興，玉真王子一夕話，尊聲王子把話明，諸位王子齊說好，葫蘆王子不準行，打仗他的兵馬勇，動不動的就逞能，占了豐州城一座，搶去藍田錢糧封，惡霸我的交界樹，奪我薊州昆陽城，提起他來人驚怕，個個全都腦袋痛，今日要是往南反，火葫王子準不應，玉真王說不妨礙，滿面添歡把話明，玉真王一見三川六國諸王，領兵全到，不由心中大悅，一聲問道，諸位王兄，可請誰爲兵主，衆王官道，今日發兵，原替呼門報仇，不如請駙馬以爲兵主，大家聽他調用，玉真王說，就依衆王之言，一聲說道，駙馬調用三軍，兵發南朝，大報冤仇，呼守用應聲說道：遵命，

好個公子呼守用，躬身施禮把話明，多承衆位來扶助，報仇之後再謝情，今承大王金口旨，命我不才爲總戎，一時要有才疏淺，願聽諸王指教明，令旗令箭拿在手，教軍台上喚一聲，出言先叫呼延慶，賜你三千鉄甲兵，逢山開路水橋造，前站開路爲先行，倘有一事就誤了，犯了軍令難容情，少爺領兵將城出，叫聲都督馬元戎，賜你三萬人共馬，你與先行作接應，倘然南朝兵阻住，列兵擺陣去交鋒，人馬先發汴梁池，本帥不到莫行兵，馬良領兵祥徇去，公子三番把令行，公子這才傳出令，遵化王子聽分明，帶領本國人共馬，人馬滔滔到汴京，單等本帥大兵到，十門派兵拿奸雄，遵化王子說得令，帶領人馬開關，四番又把令來宣，二位大人是魁英，押運糧草非小可，路上小心莫解鬆，各帶本國人共馬，煩勞二位走一程，二家王子領令箭，人馬糧草證後行，

不言很草二王走，再把公上明一明，五番又把將分排，充叮大王你是聽，賜你一枝六國箭，帶管三川飛兵丁，統領各國人共馬，鎮守北邊界才黃，一半鎮守各關地，一半鎮守界牌城，等待大兵回來日，各歸本國守大營，充叮王上說得令，火胡王子暗調停，今日與他把仇報，又怕中他計牢籠，挺身而出高聲叫，吾願此守邊城，充叮他的武藝好，只怕南朝反來兵，南朝人馬反過界，奪去封疆怎回任，本御在此領人馬，南朝不敢動刀兵，萬馬營中推我勇，且有智謀在胸中，南朝北國誰不自，那個小怕某家名，騎馬不可錯用令，這宗大事要想情，公子聞聽面帶怒，尊聲二王你是聽，今日竟敢違吾令，按律問刀不容情，胡蘆王子冲冲怒，殺人寶劍出了鋒，看看公子無有命，下殺書聖說分明。

話說呼守用將台點兵，火胡蘆王不服，又被蕭養紅怒罵句，把個火胡蘆王，只氣得三尸神心跳，五靈氣飛空，亮出殺人寶劍，往上就闖，

怒惱北國胡蘆王，罵聲駙馬太猖狂，三川六國訪一訪，那個不怕胡蘆王，不是孤家誇海口，六國推尊屬我強，手執寶劍往上闖，怒惱駙馬家王，令箭一擺諸王叫，大家上前拿奸王，諸王聞聽不怠慢，一個一個着了忙，手執槍刀往上闖，奸王圍住在當陽，胡蘆王子忙招架，惡狠狠的下忙，大刀不離天靈蓋，長鎗不住刺胸膛，大殺不過二十回，不分誰弱與誰強

且說諸王，俱不是火胡蘆王的對手，呼延慶一聲發喊哈，諸王靠後，待我擒這奸王便了，諸王大戰演武廳，不分誰輸與誰贏，一勞氣壞呼延慶，連聲發喊把話明，叫聲諸王且靠後，待我擒拿老奸佞，說罷舉鞭迎上去，胡蘆王子往上迎，二人越殺越有氣，氣壞少爺呼聖生，鋼鞭一舉往下落，只聽咯叉響一聲，火胡王子挨了打，險些吊下馬能行，伏鞍吐血往下走，黑爺追趕不放

鬆，此時嚇壞那一個，嚇壞都督馬元戎，高叫外甥休追趕，小心他的五火龍。且說火葫蘆王上陣，全憑火葫蘆裏邊有五條火龍，要是打了敗仗，將葫蘆一擺，五條火龍比風還快，穿到人的跟前，把人燒得肉化爲水，骨化爲灰，百發百中，因此北國人全都怕他的。

火葫蘆王子往前跑，少爺後邊趕的凶，趕的馬頭碰馬尾，火葫蘆王子怒冲冲，手把葫蘆晃一晃，冒出五條紅火龍直奔少爺胸前去，一股青煙化爲風。

那位說得了，管保把呼延慶燒死了罷，却未燒死，怎麼燒不着他呢，內中有個原故，小豪傑當日在汴梁打擂，招親時節，盧鳳英給他一支金鞭簪，上有雙龍，鑲着避火珠一顆，此乃仙家奇保，能避太陽三昧真火，何況他是葫蘆中的邪火，古語說的好，真金不怕火煉，閒言少敘，且說火葫蘆王把火龍放出，並未燒着少爺，急得渾身是汗，加鞭跑出城外去了。

葫蘆王子好心焦，催馬加鞭往前逃，黑城生得氣力大，一十二歲小雜毛，不料今日敗陣，這件事兒難開交，莫非他是鐵羅漢，偷着下了九雲霄，自從鎮守金陵地，敗陣事兒頭一遭，北番那個不怕我，刀馬純熟武藝高，而且火龍人人怕，那個不怕火龍燒，這個小子今在此一定把我押壞了，催馬正然心暗想，又聽後邊喊高聲，大罵賊子那裏走，留下首級你再逃，上天追到靈霄殿，下地趕到府陰曹，葫蘆王子說不好，黑賊趕來命難逃，黑爺後邊緊追趕，又來孟焦二英豪，還有雙鳳二寨主，月英月雲二多姣，夫妻四人往前趕，忽聽前面喊高聲，四人抬頭仔細看，二人大仗往荒郊，細看原是呼延慶，孟強焦玉把話苗，叫聲大哥且靠後，小弟與兄代代勞，說罷催馬殺上去，擋住反王路一條，延慶這才留神看，認得結拜二英豪，用手一指高聲喊，二位賢弟聽根苗，多加小心莫着急，小心火龍把你燒。

延慶說道，賢弟擒拿此賊，多加小心，防他葫蘆火龍燒你二少爺說知道了。

一句提醒小孟強，先姐所傳奇巧方，葫蘆長石身邊帶，未曾打仗在一旁，今天我也試一試，試試葫蘆把他傷，豪傑馬上一聲喊，高叫大哥閃一旁，看我生擒老狗奴，千刀萬剮吃肉湯，豪傑說罷往上踢，宣花大斧空中揚，焦玉鋼鞭迎面打，奸王一見氣滿腔，那裏個小孩子，也在此處發猖狂，大叫一聲休撒野，叫你一命見閻王，雙手舉起月牙斧，樓頭蓋頂朴孟強，孟強一見往下敗，喜壞北國葫蘆王，孟強他在樹頭定，葫蘆王子趕的忙，孟強打開葫蘆，如同火炮放毫光，葫蘆王子說不好，他有神火把人傷，方才那個小孩子，鋼鞭利害難以防，又遇個紅小子，葫蘆法子比我強，當日帥父曾說過，遇見紅孩快歸降，若要不信帥父話，準備臨終不善亡，莫非今日該我死，五馬分尸見閻王，燒得奸王疼難忍，翻身跌在地當陽，燒得鬍子在回轉，頭髮燒得色焦黃，衣服燒得希亂破，眼毛燒得精打光，葫蘆王子落了馬，喜壞焦玉小孟強，闖上前去取首級，延慶趕上把話詳，高叫賢弟且不可，待我擒他見父王。

且說葫蘆王子落了馬，小孟強要取首級，延慶恐怕父王見罪，說道，賢弟不可，待我進城去，任憑父王發落，孟強說，大哥說好便好，延慶說，二位賢弟，今日從何而來，這等湊巧，那二位女子是誰，孟強為玉把那失敬被擒，雙鳳山招親，又來北國尋找大哥的話，說了一遍，延慶說，原來那兩位女子，就是弟妹了。

延慶開言笑盈盈，二位賢弟你是聽，你們城外等一等，我把奸王送進城，說明你再把城進，孟焦二人說謹從，說能上馬把城進，王府門外下能行，奸王推在大廳下，諸王一見把話明，一個一個齊喝彩，為何你也上綁繩，羞得奸王通紅面，口尊諸位聽分明，任憑駙馬他調用，再也不敢自逞。

能，守用說道既如此，王爺聽調且隨營，延慶又言孟強事，一一從頭說分明，守用聽說心歡喜，命他急速回山峰，速將嘍兵齊點起，去到黃河扎大營，又叫守信也如此，齊平山上點兵，也在黃河安營寨三路聚齊再起兵，吩咐一聲快放炮，三聲大炮起了營，前步先行呼延慶，帶領三千馬步兵，延慶領隊頭前走，後跟都督馬元戎，遵化王子不怠慢，急忙催着四隊行，蘇州王子催五隊，帶領本國禁兵丁，玉真王子押老寨，葫蘆王子隨後行，二位公主分左右，手執令箭催大兵，王氏月英也在內，一同丈夫去出征，真乃將門生將子，話不虛傳是實情，能用兵的呼守用，不亞前朝諸孔明，大兵點了三十萬，戰將也有一千名，刀鎗劍戟甚威嚴，盔纓照得滿天紅，一對人馬旗二杆，四大金字在當中報仇雪恨四個字，捉拿龐文報冤橫，頭隊領着二隊走，四隊催着三隊行，五隊人馬趕四隊，老營隨後催大兵，風擺大旗多威武，馬踏塵土把日蒙，有心打個路頭段，多咱拿住老奸佞，夜住曉行非一日，黃河不遠面前迎，雙風人馬早就到，十員猛將五千兵，西南角下人馬賊，來了齊平山上兵，嘍兵足有五千整，戰將整整二十名，台兵過了黃河口，人馬滔滔奔汴京，箭斷截說來的快，看見汴梁一座城，離城十里安營寨，三聲大炮響咕咚

話說城內官看城頭上看得明白，連忙報與午門官，午門官來至金殿跪倒，臣啓奏萬歲，今日北國發來一匹人馬，現在城外安營，啓奏我主正奪，

仁宗聽把吃一驚，嚇壞大宋仁宗龍，開言不把別人叫，叫聲列位衆公卿，自從朕當登龍位，國泰民安享太平，只說常享太平世，誰知外國反汴京，汴京將寡兵又少，誰來與朕保朝廷，眼看社稷難保守，大宋江山無自保，仁宗正然心害怕，內臣捧茶上龍廷，殿前官接表往上遞，仁宗展開龍目睜，上寫小邦三頓首，外邦小臣拜主公，帶領各國人共馬，前來歸順保江洪，一求救了呼門後

二殺龐文老奸佞，牙編字字說不赦，殺你一個血水紅，仁宗看罷降書表，叫了一聲衆公卿，牛羊備上幾千個，專備綢緞與羅綾，只求救了呼門後，要拿國丈報冤橫，衆位公卿未及答，龐文黃炳跪流平，連連叩首呼萬歲，口呼萬歲龍耳聽，明中歸順我的主，暗謀我主錦江洪，呼家投奔北國地，如今十載有餘容，若是準了他的本，更應外合了不成萬歲發出犒賞旨，番王一定心願從，呼他獻出呼門後，新草草草一掃，我主江山得太平，仁宗說是依卿奏，叫聲翰林王文卿，你今拿朕這道旨，押送禮物到番營交全叩頭說遵旨，接旨下了九龍廷，一邊走着心暗喜，會會我那呼門兒。

王翰林手捧旨意，帶領軍校，抬着金銀，趕着牛羊，心中暗喜，這道旨意，要提出呼家二守，也只怕我只性命難保，不免將計就計，思思念念，來至番營，呼守用問道，何人頂旨，王文全回答，下官翰王文全，欽點大學士，係宰相王苞之子，這才把聖旨宣讀了一遍，

文全念罷皇聖旨，嚇壞呼家二弟兄，孟強焦玉只揉手，玉真王子皺眉峰，葫蘆王子心好惱，無道昏君罵幾聲，爲何呼家來歸順，反叫我，把他父子獻出營，未曾出旨想一想，也該自思自想情，若拿別人還猶可，想拿呼家萬不能，守用本是東床客，豈肯把他獻出營，惱一惱來怒一怒，馬踏這座汴梁城，汴梁城裏跑跑馬，殺你六院並三宮。

話說大葫蘆王子，手執寶劍，照着宣旨官就是一劍，呼家父子慌忙攔住，呼守用口尊岳父息怒，自古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況且他父王苞，爲我呼門身亡，深恩未報，今日殺了此人，外人談論小婿無義，落下罵名千古了，

番王聞聽才撒手，連把小番叫一聲，將他馬蹄削了去，殺了他的牽馬童，伸手拿起宋王旨，扯碎

皇家旨一封，我今饒你回朝去，告訴你主宋仁宗，叫他快把江山讓，不然馬踏汴梁城，拿住一個殺一個，殺他六院並三宮，文武官員全殺淨，放火燒他九龍廷，推倒仁宗宋天子，該我皇兄坐朝廷，玉真王子說不可，你聽愚兒把話明，甚爲呼家把仇報，爲何說我奪江洪，今日按兵莫妄動，必有大臣奏仁宗，他要救了呼門後，獻出龐文合西宮，殺了好賊黃文炳，一筆勾消無話明，咱們回兵北國去，萬古千秋留美名，葫蘆王子把兄叫，尊聲王兄你細聽，別的事情依着你，不困汴梁實不行，說着伸手拿令箭，叫聲南朝北國兵，北國番兵南朝將，各按汛地去安營，一聲令下如山倒，只聽吵的發喊聲，週圍撒下共馬，恰似兵山一般同，五行公爲金木水火土，大旂分爲黃黑赤白青，一座老營分八卦，外分八卦內九宮，旂爲天罡三十六，將爲地煞七十二星，火炮不住連聲響，嚇壞守城衆軍兵，安營攻城且不表，且表翰林王文卿，得命如同喪家犬，急走如飛進了城，不敢金殿來交旨，一直來到養老宮，後牢門外止住步，忙把太監遵一聲，下宮有件軍情事，要進太后清寧宮，太監進宮復回轉，娘娘有旨宣進宮，翰林這邊說遵旨，跟着太監進內庭，清寧宮前忙跪倒，三呼國母太后稱。

老太后說，王文全，有軍情大事，你且慢慢奏來，

翰林聽罷將頭叩，且道國母聽臣言，北國王子來歸順，爲臣領旨去招安，爲臣讀罷聖上旨，惹得番王把臉翻，非是番王翻了臉，有個緣故在裏邊，他只爲，呼門後代才歸順，聖旨上，寫的是，要殺呼家幾男，番王一見心好惱，扯碎聖旨發狂言，要得諸王來歸順，除非報了呼家冤，一要西宮龐國母，二要龐文佞奸，三要兵部黃文炳，斬了三賊再招安，殺了這些奸賊黨，好與呼家報仇冤，反王怒惱又傳令，殺了馬童放臣還，如今大兵將城困，倒懸之急在目前，辦事不妥臣該死



了天子一怒命難全，國母娘娘發慈悲，搭救爲臣老年殘，太后說是無妨礙，翰林只管把心寬，我今代你把情討，還與呼家討招安，呼家大罪從此赦，子襲父缺俱封官，休兵能將重圍解，犒賞三軍和北番，早早打發回北國，免的黎民不得安，王翰林，口尊國母不中用，想退番兵難上難，除非獻出鹿國丈，還有兵部狗佞奸，西宮娘娘鹿國母，萬歲豈能捨愛蓮

王文全道，既要招安，除非將此三人獻出，才能招安，要獻他三人非包文正還朝，別人多不中用，國母說道叫包文正還朝，這也不難，伸手拿過一張紙來，放在桌案以上，將筆濡墨，刷刷點點寫下來了，

上寫着，清寧宮內李太貞，詔宣包卿回朝門，只因北國興人馬，要與呼門把冤伸，現今兵困汴梁地，要拿西宮合龐文，還要兵部黃文炳，無人惹他三個人，想當初，隔簾斷過曹賤婢，銅鋤鋤了一皇親鐵面無私誰不怕，日斷陽來夜斷陰，愛卿連夜回朝轉，早息干戈早安民，太后寫完一道旨，開言叫聲王翰林，這道旨意交與你，廬州去請包大人，翰林接旨不怠慢，慌忙出了後宰門，滅斷結說來的快，廬州不遠而前存，到了包家莊一座，有人報告包大人，包公一見慈旨到，俯伏跪在地埃塵，翰林宣罷娘娘旨，包公聞聽喜在心，喜的呼門出了世，好拿奸賊老龐文，二位大人不怠慢，上馬離了包家村，前有王朝與馬漢，張龍趙虎隨後跟，驛卒前邊打前站，還有四名御林軍，出了包家莊一座，不分晝夜往前奔，這日正走來的快，瞧見番營面前存，來至營外勒住馬，對着小番把話云，報與你家呼元帥，就說來了包大人，番卒聞聽進大帳，對着呼爺說原因，呼爺聽說不怠慢，弟兄父子出營門，一見包公雙膝跪，包公急忙站起身，緊走幾步忙拉起，你們父子兄弟俱平身，這是神佛睜開眼，不絕呼門後代根，守用聞聽眼落淚，開言尊聲老恩人，呼家被屈人皆

曉，池下含冤十五五春，弟兄法場風刮去，兄弟弟北兩下分，捨死忘生借人馬，今日要把仇人擒，還要付道坦安官，好與祖宗去祭墳，不料當今仁宗主，聽信讒言不赦臣，只許番王來歸順，還要斬殺我呼們，番王一怒把城圍定殺西宮和龐文，幸虧大人回朝轉，似不難，擄雲見日皇白分，包公聽罷開言道，將軍只管放寬心我上金殿去面主，捉拿奸賊報冤恨，說罷二人齊上馬，呼家送出大營門，包公文委出營寨，二人金殿面聖君，王公先到昭陽院，清寧宮內交旨文，按下包公且不表，再表龐黃二奸臣，文炳開言尊國老，有宗大事說原因，太后去宣包黑子，要討招安赦呼門，萬歲赦了呼門罪，包公必定把咱尋，呼家那羣虎狼子，怎肯干休輕容人，龐文一聽真魏吊，不如一死歸了陰，文炳說是無妨礙有條妙計聽我云，太后有位公主女，又愛綢緞又愛銀，咱們備下珠寶禮，對着公主說原因，轉求太后把情講十分不準準九分，龐文聽了文炳話，將禮送進公主門，公主受了龐文禮，就與奸賊把禮分，公主來至昭陽院，對着國母把話云，國母聽了公主話，不說正理要偏心，真正是，有錢能買鬼推磨，金枝玉葉愛金銀，國母聽他女兒話，腹內屈轉口問心，太后暫且先慢表，再表包王二大人，一直來至宮門外，甩箆離鞍下麒麟，叫聲太監快傳報，太后宮內說明分，太監回來說有請，二人隨旨進宮門翰林叩頭說交旨太后說道受風塵，翰林說，爲國之事，焉敢辭勞，說罷叩頭起來，站在一旁，包公進前忙跪倒，口稱萬歲國母安，太后一見忙賜坐，包公謝坐坐一邊，口尊國母將言奏，爲的要報呼家冤，爲臣連夜把京進，擒拿龐文討招安，呼家子孫與父職，退去番兵黎民安，太后聞言說且慢，叫聲包公你聽言

太后聞聽包公所奏，遂說道，前日王文全去宣愛卿，旨上雖是那樣言語，自打發去後，我細想呼

家兄弟，一個私投外國，一個占山爲寇，今日只可招安赦罪，難復原職，一來他寸功未立，二來還有背國之罪，恐怕衆心不服，呼家襲位，到也不難，去年楊文廣打了龐文，罰他征西，如今張智高困在西涼，他的父屢次上本求救，朝中缺少良將，愛卿去奏當今，先赦呼門之罪，叫他父子帶兵征西，先把旨意批下，有功回國，一個王位，許他襲二個王位，呼門乃是名將之子，若無本領，焉能北國頒兵，要去征西，必得全勝，回朝面君，襲了王位，那時捉拿龐文報仇，豈不兩全其美，

包公聞聽應一聲，腹內不住暗叮嚀，細想國母說的話，其中也有原諒情，包公告辭欠身起，出了後宮上龍廷，正遇仁宗登金殿，國母言語奏主公，詔照前言說一遍，仁宗天子滿口應，一旁喜壞黃文炳，還有龐文老奸佞，仁宗批了一道旨，呼家帶罪把西征，包公領旨下金殿，出了汴梁到番營，王朝馬漢高聲叫，報與主將得知情，相爺前來招安赦，叫你主將把旨迎，番卒進營報一遍，出來呼家二弟兄，迎接包公進大帳，呼家父子跪流平，包公言罷招安旨，蒞蒞王子問分明，怎樣只有招安赦，未拿龐文狗奸佞，無有官復原職話，還叫呼家把西征，包公口尊賢王主，有個情由向你明，要是呼門襲王位，衆人不服事難成，聖上先叫征西去，得勝回朝有光榮，那時再龍王位職，再拿龐文老奸佞，延慶一旁尊皇老，不可難爲包恩公，我們正想立功效，正要顯顯呼家忠，守用聞聽說正是，全仗着，天子洪福把西征，惟有前妻王氏女，隨營不便難以行，包公說是無妨礙，且到我的府門庭，守用聞聽心歡喜，王氏上了轎一乘，包公上了白龍馬，衆人相送出了營，包公王氏進城去，守榮上帳把令行，吩咐放炮起營寨，忙了衆將發甲兵，三聲大炮驚天地，要去征西立大功，旌旛招展遮日月，刀槍劍戟一片明，軍喝彩衆將呼號，兵千層來將千層，人帶馬壯

往前走，個個兵將抖威風，論走也得幾個月，說書的，只用孩子一搨弄，人馬正走藍旛報，木蘭關在面前迎，吩咐兒郎安營寨，忙了五營四哨兵，衆兵埋鍋去造飯，休兵三日好攻城，

話說大兵安下營寨，玉眞王口尊列位，咱們歸順大宋，呼驕馬征西，兵權叫我執掌了，我今年邁，難以料理軍情，大家商議，寫五個門兒，誰要拈着兵權二字，就立誰爲兵主，此乃天定，衆位須得服命，衆人齊說，事憑天定，誰敢不服，

玉眞王子叫小番，快擺香案祝告天，小番慌忙擺齊備，三柱高香把燭燃，諸位王子齊跪倒，跪下公主呼家男，金盞放在卓案上，五個紙門在裏邊，祝告一畢齊伸手，賽紅拈的是兵權，公主觀罷尊列位，小奴焉能掌兵權，衆人說，不必推辭把兵點，遣將好打木蘭關，公主說罷復告罪，這才上帳把令傳，叫聲頭目與衆將，南朝北國將魁元，一齊上帳來聽點，如要違令法難寬，一聲令下如山倒，衆家兒郎心胆寒，玉眞王子旁邊站，葫蘆王子站一邊，呼守用來呼守信，延明延慶來站班，又來孟強小焦玉月黃月雲二嫖娟，張文秀來崔光太，田彪田虎許麟元，于棟于梁合袁智，江林江松與江山，苗裔王蘭合王鳳，李龍會算賽神仙，衆將一齊進大帳，賽紅向衆把話言，各人管着各人隊，各人去守營盤，公主退了中軍帳，出營上馬奔西番，出營走有二里地，上了一座雲峰山，站在山頭四下看，看見這座木蘭關，只有一條東西路，南北兩面是高山，聖旨以上說文廣，被困就在木蘭關，他今被困在城內，城外如何無營盤，又望城裏仔細看，旛旛招展遮了天，公主細看城內光景，好像總兵來到，又望西北一看，只見殺氣淩空，好不威武人也，

又往西北細睜眼，山連山來好幾層，中間只有一條路，兩邊高山又峻嶺，飛沙走石乾坤暗，播土揚塵把眼蒙，公主看罷暗思想，光景好似萬馬營，公主正然來觀看，有個樵夫上山峰，公主馬上

高聲叫，忙把樵夫問一聲，汴梁來個楊小將，奉旨前來把西征，不知今日在何處，要你從前向我明，老者說是楊小將，去年八月到山中，領了家將七八個，木蘭關外大交兵，別看年少打勝仗，殺了儂智高外甥，奪寨又用空城計，他把小將誑進城，他父差來岳副將，帶來三千鐵甲兵，只想前來把關解，兵將齊陷入宵城，此城王子儂智高，他甚智高大長兄，口叫宋朝納降表，不然兵發汴梁城，公主又問西北池，塵土飛空是何情。

老者說，那邊是剪子谷，相離木蘭關二十五里，過了剪子口四十五里，有坐高山，名爲野熊川，過了野熊川百里之外，有道邊牆，過了邊牆，二百餘里，就是儂智高建都之地，名爲入宵城，邊牆之外，皆屬儂智高管轄，

公主聽罷心喜歡，一和道路問的全，怪不得前邊塵土滾，剪子口重番營寨，觀罷縱騎把山下，來到自己大營，中軍帳內落了坐，許多將官列兩邊，手執旌旗開言道，口呼列位聽我言，本帥今日點人馬，要去攻打木蘭關，那家願去打頭仗，有人答應賊連天，衆人聞聽齊觀看，原是延慶小魁元，公主一見滿心喜，真是將門出虎男，回言又把延明叫，你與哥哥去報關，帶領本部人共馬，餘外賜你兵三千，哥兩答應說遵令，接令出了大營盤，離城二里安營寨，三聲大炮震天關，驚動城裏無番將帶了大兵出了關，軍兵報進宋營寨，弟兄聞報出營盤，二人馬上留神看，番隊旌下將一員，頭帶金盔蓮花現，狐狸尾巴搭拉在胸前，身穿紅袍黃金甲，護心寶鏡似月圓，左跨彎弓右插箭，殺人寶劍腰中懸，打將鋼鞭鞍橋掛，兩刃大刀手內端，血盆口來硃砂臉，坐在馬上甚威嚴，二位少爺高聲喊，大喝番將少進前。

延明喊道，番將上馬過來，少爺久候多時，報你名來，好作鎗下之鬼，

番將聞聽細眼睛，打量小將呼延明，坐下一匹白龍馬，白盔白甲耀眼明，袋內彎弓明角面，盔中狼牙箭翎，鞍橋掛着銀裝鋼，鞘內盛着兩刃鋒，年紀不過十三四，粉面桃腮珠唇紅，番將看罷哈哈大笑，開言叫聲小頑童，你的奶黃還未退，就敢領兵來出征，你要問我名合姓，撒里漢就是我，我的真名說與你，小兒也把姓名通，延明說你把我問，坐穩鞍轡別胆驚，呼守信他是我父靖山王子祖父名，你問少爺名和姓，少爺名叫呼延明，你今要知好合歹，下馬叩頭饒你生，番將馬上哈哈笑，你這小孩真詭蒙，少爺這裏心好惱，手中銀鎗擰幾擰，對準番將分心刺，番將大刀忙去迎，刀來槍架叮噹響，槍去刀迎冒火星，二馬盤旋二十合，不見誰輸與誰贏，延明一時槍法改，五虎絕命不留情，只聽嗤的一聲響，撒里漢，一命歸陰好苦情，噪字穿過雙管透，槍尖穿過三指零，栽了兩栽是兩元，一頭栽在地流平，英名未上凌烟閣，一命歸在枉死城，少爺拿他開了市，回手追殺衆番兵，後營喜壞呼延慶，領着大兵往前迎，番兵一見往回走，跑到河濠翻眼睛，

儂智廣在城樓上，看見撒里漢陣亡，吩咐抽了吊橋，城濠通着南北萬丈高山，番兵這才無路跑命，呼家弟兄在後直是追殺，只聽幾哩咕咚的，往水裏直跳，可惜五千人馬，淹死一半，殺了一半，還剩了幾個活的，帶回營去了，

不言呼家回大營，再把番王云一云，站在城頭看的準，五千番兵濠內沒，一旁痛壞都元帥，惱了元戎撒密溫，刀札肚腸差多少，滾油炸肺劍刺心，早知命傷敵人手，絕不叫他陣臨，吩咐抬叉快備馬，定與我兒把冤伸，按下番王且不表，再把宋云一云，弟兄回營坐大帳，吩咐綁來被擒人，五個番兵綁進帳，朝上叩頭跪埃塵，二位少爺開言道，你要照實對我云，關內共有幾員將，除

了吊橋爲何因 小卒聞言忙叩首 連把二位王爺尊 除了吊橋這條路 別處不能走行人 狼主江山全仗此 團團是水靠山根 方才槍挑那員將 他父名叫撒密溫 西涼國他頭一個 城裡還有一萬軍 小人要將王爺哄 天打雷擊龍爪魂 少爺說是不能假 五人隨營當練軍 番卒聞聽頭叩地 謝過王爺天地恩 按下宋營且不表 再去城裏撒密溫 披掛整齊上了馬 領出五千馬步軍 出了木蘭東門外 過了吊橋列營門 智黃吩咐吊橋落 好擋宋營萬馬軍 撤去吊橋不打緊 苦了元帥撒密溫 此是後話且莫論 說之前言講現今 元帥領兵臨軍陣 離城五里把兵屯 排隊先放三聲炮 驚動呼家小將軍 一馬當先闖上去 延慶即時細留神 旂幟招展排隊伍 一桿大纛在營門 營中走出一員將 一身威風像凶神 頭戴金盔雄雞翎 還有狐狸尾二根 團花袍襯縐紋甲 青銅寶鏡護前心 寶刁彎弓牛角面 壺插狼牙箭數根 打將鋼鞭鞍轡掛 三股鋼叉取人魂 坐下走陣呼雷豹 惡似猛虎下山林 赤髮紅鬚蟹殼臉 好像是 魔豕四將下天門 怪不的小卒他誇好 此人威風果超羣 延慶觀罷一聲喝 叫聲番將你聽真 呼少爺一聲喝道，呀呀，番賊少要放馬，你少爺久候多時了，報你的名來，好作鞭下之鬼，撒密溫聽見有人招呼，把馬收住了，仔細觀看起來了，這才是

番將勒馬看原因 打量臨陣黑虎神 頭上寶鉢盔一頂 烏油甲掛老龍鱗 皂羅袍襯如墨染 腰繫絲帶帶一根 純鋼寶劍腰間掛 叮將鋼鞭下內存 豹頭環眼毛尾豎 面如鍋底差幾分 此將雖然年紀小 威風殺氣果超羣 坐的本是烏錐馬 追風趕日快如雲 想來他的武藝好 相貌有些到驚人 看罷多時一彈蹶 小將坐穩要聽真 狼主駕下頭一個 文武雙全撒密溫 祖宗名姓說與你 小兒何名對我云 呼延慶把反賊叫 坐穩莫要嚇吊魂 大宋朝中呼家後 守用之子必顯孫 我的

名字呼延慶 再要問 就是你敵頭坐攻 撒密溫 一聽此言心好惱 手舉鐵鞭往上迎 延慶舉鞭忙架過 各催坐下馬走龍 手舉兵器精神抖 鞭打又架不留情 延明一見動了手 急忙催動馬步兵 直奔河濠如風快 指望要奪木蘭城 搶過吊橋把城破 誰知扑了一個空 橋板早已揭下去 人馬到此枉費功 勒馬住兵急回轉 一聲高叫大長兄 小弟領兵把橋搶 抽去橋板難進城 且拿番將解解恨 再想方法把城攻 說着說着擦戰桿 抖數精神往上冲 番將一見微微笑 那裏這些小蠻童 順手排開又一股 好似翻江攪海龍 一個是 興兵要奪中原地 一個是 上界臨凡黑虎尾 八個馬蹄就地滾 二人抖威齊顯能 認要替兒子把仇報 未見誰輸與誰贏 一旁急壞二公子 催馬擗臂往上冲 撒密溫 一面靠架一面看 打定那 穿白小將呼延明 梨花袍襯銀甲腰間扎束玲瓏 鞘內盛着昆吾劍頭帶束髮冠一頂 坐下走陣白龍馬 雪亮銀槍手內擎 前髮齊眉後蓋頂 面白如銀粉妝成 誰家得俊俏子 好似上方左金童 眼看催馬來切近 雪練銀槍奔前胸 番將用又忙架住 延慶鋼鞭照頂撈 番將勒馬旁邊躲 左招右架眼圓睜 打虎還要親兄弟 上陣總是父子兵 兩馬旋行一匹馬 其牆怎當兩面風 使得番將吁々喘 虛點一叉敗回城 二公子連把兄長叫 快些追趕莫稍停 番將就在頭裏走 三千番將炸了營 呼家兄弟催人馬 旂旛招展趕的凶 撒密溫一見吊橋起 眼冒金花發了朦 智廣觀陣城上站 元帥敗陣兵散營 有心要把安橋上 又怕宋兵攻進城 智廣又把元帥叫 快快回去擋宋兵 元帥有心去交戰 二個小將實難征 一個雙鞭難招架 一個銀槍武藝精 他兩個鞭重鎗急馬又快 使得我 人困馬乏全身痛 要進高關又無路 河去交戰命必傾 罷罷罷 不如跳在海河內 免的死在他手中 舉足屯出寶鐵鎗 鋼叉扔在半懸空 將身一躍往下跳 日吞金泉被水冲 半世英名作了鬼 火鵬星官歸天宮 番兵一見



無處走 放下鎗刀跪流平 一齊哀告求饒命 我們也宋朝兵 只因西涼反過界 殺死主將占了城  
剩下我等無處奔 只才留落在番營 人人願意歸本國 跟隨王爺把西征 二位聽能這句話量來  
此事是真情 吩咐一聲說且起 合兵一處歸大營得勝回營且不表 再把番王明一明 眼看元帥落  
了水 三千大兵投宋營 後悔含怒自己錯 折了吊橋理不通 自己斷了自己路 定國大將落水中  
嘆了一回小番將 開了這坐木蘭城 多安滾木雷石炮 多加火藥與灰瓶 不分晝夜守城守 諒  
來此城難以攻 吩咐已舉把城下 回府坐下議事廳 思念死的兵與將 元帥父子死苦情 嘆了多  
時開虎鬥 高搭蘆棚請高僧 請下僧道數十個 超度亡魂念真經 興涼府前開道場 智廣天天把  
香升 不表城裏把經念 把話分開講宋營 黑爺說怎能把城破 拿住番王過此城 延明說去把敵  
討 番王出來必成功投降頭日開言道 連把二位兵主稱 這個番王胆最小 主意穩當又聰明 縱  
然自己把敵討 想他出城萬不能 黑爺聽了這些話 連把弟叫一聲 破城許咱三天限 剩了明日  
一天功 明天不把此城破 準備腦袋長不成 不能替主把仇報 不能救出楊相公 延明聽能哥哥  
叫 莫要着急慢調停 雲夢山上王叔祖 你兩本有帥徒情 大王肚上把你救 嚇退虜又一萬兵  
今晚焚香把他請 老祖必念師徒情 若是老祖把山下 要破此關不費能 延慶開聽不怠慢 沐浴  
更衣把香升 雙膝跪在流平地 默默祝告師父聽 徒兒阻帶木蘭地 不能進兵枉費功 望求師傅  
施法力 破了此關好進兵 延慶祝告多一會 起身坐在大帳中 用掌托腮剛合眼 惚惚悠悠一夢  
中 眼前來了人三個 內有一個穿大紅 黑爺忙問名和姓 稱說龐文老奸佞 一個跑來兩個趕  
狗趕鬼子一般同 龐文跑進一古廟 兩個小鬼上鎖繩 黑爺一見心好惱 舉起鋼鞭下絕情 正殿  
神聖一聲喊 三漢孫兒且稍停 少爺聞聽往上看 細把神聖看分明 頭帶冲天冠一頂 身穿蟒袍

秀團龍 手執牙笏腰佩玉 面如古月一般同 三結美髯飄海下 方頭皂靴足下登笏一指孫孫叫  
 虎子逞兇莫行凶 你當我是那一個 屈死必顯你祖宗 玉皇見我死的苦 位列天曹受勅封 勅  
 封都天城皇位 崇察善惡定死生 老龐文 陽壽還有三個月 你父子 平西回朝他壽終 如今陰  
 陽來受罪 龐文問女龐秀英 孫兒你若不見信 久後父女便分明 龐文上前忙跪倒 王爺手指罵  
 奸佞 爲臣誇官打了你 奸賊懷恨在心中 定下美女脂粉計 把你女兒獻西宮 天齊廟裏假還願  
 冤家路窄兩相逢 誣我臣把君妻戲 拉壞鳳衣見朝廷 仁宗一見龍心怒 不容分說內裏情問官  
 就 黃文炳 三法司裡動非刑 糊裏糊塗定下罪 斬我呼家三百名 全家放了刀下鬼 幸虧老天  
 有眼睛 大風刮出弟兄倆 兩下分手各西東 守信虧了齊員外 配了女兒齊翠屏 大王莊任呼守  
 用 救命恩人王鶴齡 招贅納婿爲貴客 匹配他女王月英 夫妻才過三個月 那知老賊又喚兵  
 嚇得守用投北國 剩下他妻受孤零 我那孫孫呼延慶 三月未滿把姓更 向他母親姐姐叫 對着  
 老爺把父稱 好歹的 延慶剛才十三歲 上北國 尋父去借十萬兵 圍困汴京討了赦 奸賊又把  
 贖計行 花銀錢 你把公主心買轉 那知老天不容情 一行說着冲冲怒 吩咐重打不容情 鬼卒  
 聽說不怠慢 手裏釘板招實功 每人打了四十板 他在陽間生大疔 打了釘板不解恨 拉向油鍋  
 把他烹 炸的真魂出了竅 兩個亡魂往上升 父女真魂往外走 走出神堂古廟中 少聲一見忙追趕  
 逢山 嶺趕的凶 一邊趕着一邊罵 叫你跑了算無能 上天趕列凌霄殿 下海趕到水晶宮 佛  
 爺頭上念翅鳥 趕上西天拔根翎 你就是兩鐵蛋子 趕上打你碎零屋 不知趕出有多遠 一道大  
 海面高迎 龐文就住水裏跳 隨後跳下龐秀英 少爺隨後往下跳 忽聽更鑼響連聲 軍卒巡警把鑼  
 打 驚醒南柯一夢中 大呼龐文那裏走 叫他跑了本子更 二少爺一見忙追問 因何大呼與小驚

延慶對他把話講這般如此細說清 延明說 龐文父女今受罪 看來此專有報應 咱那祖 春前  
已泯靈光在 死後成神是實情 兩弟兄 正在大帳把夢講 報事軍 來至大廳跪流平 稟少爺  
營外來了一隻虎 虎上駝着一道童 嚇得我等無處躲 那道童 將虎拴在旂門東 脫下道袍與道  
帽 化道清風影無踪 哥倆聞聽出大寨 並肩搖頭出大營 舉目抬頭仔細看 果然看見鎮山蟲黑  
爺一見心歡喜 連忙邁步面前行 伸手拉過那隻虎 道袍道帽手中擎 弟兄邁步回裏走 有個東  
帖落流平 公子留神仔細看 老祖親筆寫的清 上寫八句詩詞  
要取木蘭關 跨虎可登山 道裝與道扮 口內稱仙班 番王打齋醮 趁此莫遲延 此關若打破  
還得女嬋娟

看完詩句，滿心歡喜，延慶說有了，此虎登山如走平地，事不宜遲，就此前去，黑爺打扮停當，  
上了猛虎，叫聲賢弟，只聽信炮飛空，領兵搶關要緊，延明連說遵命，黑爺將虎一拍，好似風送  
祥雲，一時之間，過了幾層萬丈高山，過了城河，忽見城門上寫的木蘭關三字，將虎一放，住裏  
就闖，嚇得番兵東奔西逃，街市上關門閉戶，黑爺來至十字街，只見一座蘆棚，懸掛旂榜，上寫  
祈天保佑，下寫信士弟子儂智廣主壇，黑爺觀罷，一聲高叫，正神下界，儂智廣還不迎接，等到  
何時，嚇得軍士慌忙跑倒，跑到儂智廣跟前，啓王爺，棚外來了個騎虎的，口稱上界仙童下凡，  
番王聞聽，來到棚外，抬頭觀看，

番王仔細看分明 打量騎虎呼聖生 如意道巾頭上戴 身穿道袍一色青 黃絲絨條腰中繫 水火  
雲鞋足下登 黑髮齊眉如墨染 面如鍋底一般同 肩背蒲團騎黑虎 口中么喝不住聲 自稱三清  
門弟子 奉師差遣下天庭 那個世人來會我 一身無災保太平 你要害怕無緣分 我奏天庭降災

星難保木蘭關一坐，仔細提防大宋兵。番王聽了這些話，對衆開言問一聲：口尊列位法師，你看這騎虎童子，是凡間的，是的上界的，衆道士一齊奉承，說真是仙童下界，凡人怎敢騎虎，這是王爺心誠，成動神下界，保咱平安，賜咱洪福。番王說，這仙童怎麼黑眉烏眼的，內中有個老道士順口說道，天上仙童，也有白臉的，黑臉的，還有青紅花臉的，番王開聽，信以爲真，上前深深一躬，不知仙童降臨，迎接來遲，多多有罪，延慶說，山王還不拿人，等待何時。

神虎聞聽哼一聲，慌了老祖鎮山蟲。前爪一揚撲了去，打得反王倒流平。昏迷不醒似酒醉，相得痰火一般同。黑爺慌忘跳下虎，把番王挾在虎上橫。拿住番王儂智廣，嚇壞都督共番兵。打一圍來只一裹，把個黑爺圍當中。黑爺這裏催神虎，神虎以上抖威風。左手按着儂智廣，右手鋼鞭舉在空。叱咤喊叫如雷吼，神眉直立眼圓睜。別當我是玄門客，我是征西呼聖生。不管兵來，不管將遇着，少爺命必傾。少爺忙把信香點，黃烟起在半懸空。延明一見信香起，催動人馬來攻城。大兵發到城濠岸，無有弔橋擋住兵。擋住大兵整一萬，急得延明打咳聲。雲端來了人一個，汴梁打搆盧鳳英。奉了高山老母命，來在宋營立大功。老母賜了一件寶，名爲築海一駝龍。原是老母一拐杖，鳳英就向水內扔。口中念動真言語，立時長了橋一乘。此橋寬有一丈五，高與水面一片平。延明一見心歡喜，催動千軍萬馬營。人馬兵將把橋過，一齊進了木蘭城。鳳英收了無價寶，身駕祥雲到城中。看見丈夫呼延慶，連把將軍叫一聲。黑爺一見小姐到，喜的兩手忽一鬆。這一鬆手不大緊，摔的番王直哼哼。少爺跳下黑猛虎，那隻虎將頭一點回山峰。盧小姐又把城門大開放，延明催兵進了城。打破木蘭城一坐，多虧小姐盧鳳英。夫妻叙些離別苦，編書一時說不清。

一概細情說不盡 延明歸回大營盤

話說兄弟破了此城，那些番兵俱已歸順，安上吊橋，飛馬報與大營，蕭賽紅聞報，拔營起寨，催動人馬直奔木蘭關，人多路窄，整整過了三天三夜，纔把人馬過完，在城裏息兵一天，蕭賽紅傳令，留下一名都督，兩名哨長，一萬精兵，把守此關，其餘的隨營，攻打翦子口，吩咐放炮起隊，不得有誤，

二聲大炮起大兵 大小兒郎登了程 明盔亮甲遮日月 旌旛浩蕩往西征 十面旂旛飄烈火 九層人馬似歡龍 入陣圖式分八卦 七星大旗綉團龍 六匹探馬來回報 五營四哨聽令行 四馬踏翻路旁柳 三軍齊倒樹縱橫 二國只爲爭交界 一千衆將起戰征 元帥後面催大隊 頭哨藍旗報一聲 前隊軍至老鷲堡 翦子口不遠十里零 元帥吩咐安營寨 三聲大炮扎大營 升帳又把番將叫

歸降頭目叫一聲 前面路徑從從講 翦子口內什麼形 番命回言稱公主 路徑好像翦子形

此路如翦子一般東爲翦把，西也爲翦把，中間一股總路，地方寬大，爲翦子口，出了翦子口，又有二條路徑，叫作東尖刀谷，西尖刀谷，尖刀谷乃是一條路，要上野熊川，就上東尖刀谷，公主聽罷，往下便叫，今日攻打翦子谷那家願立頭功，上帳聽令，那元帥言還未了，只聽有人應聲，閃目往下觀瞧，

公主開聽往下觀 看看應聲小魁元 看來還是小焦玉 上帳討令來請安 你今去打翦子口 本帥賜你兵三千 得勝回來加升賞 犯令定斬不容寬 焦玉一聲說遵令 轉身出了大帳前 延慶說弟今何往 對着爲兄說一番 焦玉說去打翦子谷 此去勦寇要減番

延慶說，我在木蘭關，得了撒元帥的馬叉宮甲，送與賢弟，焦玉拿起鋼叉，又顛了幾顯，到也拿

呼延慶打播

八三

動，又把披掛穿起來了，可也稱體。這才提叉上馬，

焦玉提叉上走龍擺叉開言叫長兄，借我又馬共披掛，剪子口內必成功。說罷催馬離大隊，帶領

人馬出了營，兵行正走來的快，剪子口在面前迎。吩咐先放三聲炮，驚動反王中軍兵。番兵報進

中軍帳，銀頭公主把話明。急忙披掛拉戰馬，抬過一口刀綉絨。披掛整齊出大帳，營外上了馬白

龍，帶領兵丁往外闖。焦玉定睛看分明，番營出來一女將。渾身掛素粉錦成，頭戴雙鳳冠一頂。

插二根雉雞翎，白袍相襯銀鎖甲。拌甲絲緞九股擰，護心寶鏡明如月。銀盒大臉白生生，美貌無

雙生得好綉絨大刀手內擎。有個流星拴馬後，坐騎走陣甚威風。焦玉觀罷銀頭女，叫聲反女快報

名。

銀頭公主正催駒馬，聽見有人招呼，勒住絲韁，舉目觀看起來了，

佳人收住馬能行，慢閃秋波看分明。觀看對陣來的將，渾身上下一色青。皂纒袍上龍鱗甲，拌甲

絲條青絨綆，鹿皮戰裙如墨染。不帶箭來不帶弓，頭戴寶鏡冠一頂。按着兩朶青絲絨，手提混鋼叉

一桿。黑眉鳥眼長的凶，上下好像一錠墨。斑豹馬駝黑頑童，公主看罷微微笑。用刀一指問一聲

十二三歲敢上陣，誰家查來誰家生。從頭至尾對我說，撒謊叫你喪殘生。一句說醒小焦玉，順

口就把公主蒙，問我姓名壯住膽。小心嚇弔馬能行，宋朝有個呼必顯。那是正支老祖宗，父子領

兵把西下，沿途稍袋草蟲。破過木蘭關一座，我的名字呼聖生。奉旨前來打頭仗，後邊大營千

萬兵，你知道好和歹。下馬投降是正經，你要執性不歸順。清清楚楚報真名，公主說是你聽准。

銀頭公主國王生，開聽那位呼延慶。如雷灌耳大有名，找來不過平常事。只要眼見別耳聽，說罷

就將大刀舉，準照焦玉下絕情。焦玉使開又一桿，催馬擰叉往上迎。吃奶力氣全使盡，三股鋼叉

聘面迎 銀頭女架過又桿 綉絨大刀舉在空 急得焦玉使叉擋 大刀砍上冒火星 馬沖回合又一  
趙 腹內展轉暗叮嚀 不是丫頭對手將 刀馬熟練武藝精 有心旋馬回大隊 難對呼家好賓朋  
我又假充呼延慶 敗陣失了延慶名 焦玉思想多一會 忽然一計上眉峰 自古大將怕振語 句句  
火話把他蒙旋轉回來勒住馬 連把番女叫一聲 有心再與你交戰 我看你 刀馬架子也不行 豈  
不知 猛虎不與獼狗鬪 蛟龍不與蚌鱉爭 與心出馬臨軍隊 你也該 細細訪問再打聽 你也該  
普天之問一問 呼家代代有大名 番邦丫頭休撒野 賤婢女子有何能 父子今番領人馬 個個  
般是省油燈 快快回營別丟臉 一怒把你拿進營 身上衣服剝個淨 給你霸王硬上弓 幾句惹惱  
番邦女 柳眉直豎眼圓睜 哎喲一聲氣死我 大罵呼家小畜生 既然軍前交 hands 何必你把奶  
蒙 從今有你沒了我 我活你死見輸贏 說着催馬大刀舉 照着焦玉下絕情 焦玉一見說不好  
勉強向前把叉迎 二馬盤旋止兩回 累壞這位假聖生 焦玉眼看命難保 來了亡魂他祖宗 這個  
是 生前名字叫焦贊 死去後 爲他忠臣把神封 日查陽間報廢事 政查陰間屈死靈 這日正從  
雲端過 一股殺氣往上沖 站住雲端往下看 原來玄孫有難星 我不去救誰去救 我不見疼誰見  
疼 爺爺附了玄孫體 焦玉自覺神氣清 開言又把丫頭叫 咱倆一定見輸贏 這回又法改門路  
敵住番邦女花蓉 前有八路龍戲水 後有八路蟒現形 左右八路龍擺尾 右有八路鳳騰空 上有  
天王來托塔 下有韋馱護身形 中有八路護身體 一座叉山一般同 公主一見發了怔 腹內沉吟  
暗嘆 不是小子說大話 這個又法果然精 實殺實砍難取勝 只用寶貝把他贏 銀頭公主定主意  
虛砍一刀圈走龍 問聲大叫說延慶 敵你不過我逃生 說罷催開坐下馬 手托利刃走如風 焦  
玉一見哈哈笑 大罵番女太無能 軍前合我誇大口 敗陣好似免見鷹 你要跑來我要趕 我要拿

你到宋營 焦玉隨後往下趕 喊叫如雷把叉擰 前跑順風船下水 後邊絞箭離了弓 公主扭身回頭頭看 心中歡喜長笑容 那知敗中要取勝 那知輸中還要贏 鞍轡卸下刀一口 回手取出九絲繩 公主取勝難焦玉 附體早知內裏情 玄孫與他夫妻分 這段因緣不非輕 焦贊離身歸天去 剩下焦玉發楞怔 銀頭女 九環奈鎖拉出去 百步擒人顯奇能 小焦玉 一見寶貝說不好 只聽咯噔纏身中 越往下捆勒的緊 翻身栽下馬能行 吩咐小卒綁綁綁 鷹拿燕雀擒進宮 番卒抬着進大帳放在地流平 銀頭王子上面坐 銀頭公主偏坐東 兩邊吆喝快上跪 焦玉只當耳邊風 虎目圓睜眉直豎 挺身站立大帳中 大嘴一張連聲罵 連把反叛罵幾聲 我在家跪父母 金鑾殿上跪朝廷 或殺或劓我不怕 焉能跪你臭蟲精 銀頭公主心好惱 柳眉直立杏眼睜 用手一指開言道 好個大胆呼聖生 本領有限敢作怪 兩軍陣前自逞能 今日被擒在我手 要想活着萬不能 吩咐這兩邊推出去 立時開刀祭大營 銀頭王子說且慢 將他帶到後帳中 國王又把方兒叫 有宗事情向你明 他是山中靖王後 世代忠良大有名 有心招他爲駙馬 不知女兒從不從 公主開言紅了面 任憑父王主意行 反王聞聽心歡喜 英胡武 你去撮合把親成 英武胡聞聽進後帳 見了焦玉把話明 招親之事說一遍 焦玉聞言笑臉迎

焦玉說，我兩家原是仇敵，況且公主人物出衆，武藝高強，我的相貌又醜，今又被擒，實無此理，英胡武說，將軍不知聽我道來，

胡武仁言把話明 叫聲將軍你是聽 你父塞北招駙馬 外回王子俱知情 都想着 與你呼家結秦晉才有今日這一宗 公主是我外甥女 他們父子俱願從 兩隊陣前打過仗 惡戰仇敵大交鋒 那武將擇婿必先比比武 看看誰的武藝精 那文人 擇婿必要把文備 考考誰的文章通 你說你的



相貌醜有個古人向你明 左傳春秋黑猛虎 焦烟下海橋過龍 戰國春秋有王剪 五雷陣上顯才能  
霸王本是黑黃帝 姚祺臉色賽古銅 他見名叫姚山動 黑眉烏眼更楞怔 唐朝有位尉敬德 御  
菓園裡救主公 三國張飛誰不曉 喝斷橋梁有大名 宋朝有個黑臉將 鄭恩與主定江洪 提起這  
些黑臉漢 個個拔萃全有名 都有姣妻與美女 那個不把婚事成 說我外女年紀大 許多好處向  
你明 妻大二歲黃金長 妻大三歲家道興 妻子要大四五歲 不當王侯做公卿 你今收下公主女  
妻子與你同立功 說得焦玉列嘴笑 長長精神把話明 這位舅爺會說話 句句說得理上通 想來  
念過百家姓 古往今來記得清 忽想起事一件 腹內不由暗叮嚀 我本假充呼延慶 焦玉改名  
呼聖生 成了親事不要緊 恐怕哥哥把婦爭 焦玉想了多一會 忽然計從心上生 開言便把舅爺  
叫 叫聲舅爺你是聽

叫聲舅爺，小將應：這門親事，住在這裏，我父性如烈火，差我前來攻打剪子口，並未叫我前來  
招親，必定差人前來尋我，只要把呼字改作喚字，吩咐軍校，只說姓喚，過幾日父親消氣，在作  
道理，英胡武說，此計甚妙，

胡武開聽好喜歡 前帳去對番王言 對着銀頭說一遍 反王開聽長笑顏 吩咐公主快打扮 公主  
梳洗把衣換 焦玉更衣上前帳 又把公主領上前 牛皮帳裏擺香案 二人雙雙拜地天 拜過天地  
拜岳父 合營都把喜酒餐 洞房飲罷交杯酒 成就一對並頭蓮 前向沙場來交戰 今晚成了美姻  
緣 一夜晚景無話講 到了次日說明天 宋營頭目來探信 一直來在番營前 一面大牌空中挑  
上面寫着四句言 宋營小將招駙馬 銀頭公主配良緣 合營俱飲新婚酒 燕爾新婚好幾天 頭目看  
罷往前走 要回大營把信傳 正走遇見呼延慶 對着黑爺說一番

話說呼延慶奉元帥將令，帶御家將前來探聽焦玉的信息，遇見兩個會長，把焦玉剪子口被擒，反王招親的話說了一遍，

延慶聽罷吃了一驚，罵聲孽障作死精，你奉軍令攻山口，誰叫招親犯軍令，私通外國該有罪，要按軍法活不成，吩咐家將快催馬，探探虛假與實情，轉彎進了剪子口，一座反營而前迎，勒住坐騎一聲叫，叫聲反卒你是聽，快通報來快通報，告稟焦玉駙馬公，反卒聞聽一齊看，打量小將呼聖生，反卒說，我營駙馬本姓喚，未見焦玉影合蹤，黑爺說，他是焦玉改了姓，諱名諱姓把人蒙，呼延慶說，那個姓焦的，他也姓喚，

你就說，宋營來了呼延慶，叫他出來有話明，番卒進了後帳去，雙膝跪下駙馬稱，營外來了呼延慶，他叫駙馬快出營，焦玉飲酒嚇一跳，喘腳々，手中酒杯落流平，恨不能，腦袋縮在腔子裏，半響無言自叮嚀，領兵前來攻山口，到被公主擒進營，招親怕的呼延慶，怕是來了呼聖生，焦玉正在為難處，番王開言把話明，宋營幾個呼延慶，為何冒充你的名，焦玉說，有個哥哥叫淘氣，上陣端好假冒名，說罷邁步出大帳，一步邁有半尺零，低頭喪氣接過馬，上馬懶代催走龍，如上法場一般樣，好像挨刀一般向，延慶一見冲冲怒，大胆黑賊罵幾聲，假冒名姓把親騙，私自就把外國通，今日留你有何用，不如叫你歸陰城，說罷催開虎雷豹，上前捉住焦楞性，竹節剛鞭空中舉，焦玉一見了不成，手抱腦袋哥哥叫，打死小弟真屈情，延慶聞聽鞭聲住，叫黑賊，有何屈情快說清

焦玉說，只因哥哥賜我又馬，又沉又重，恐怕當場出醜，冒充哥哥尊名，驚嚇反邦，延慶說，這也能了，為何借人家名姓，匡騙老婆，

焦玉開聽皺眉峰 不住叩頭叫長兄 那有心把老婆騙 冒名原爲嚇反兵 誰知哥哥聲名大 反邦外國知大名 聽見說呼延慶 他們拿着當祖宗 立逼叫我招駙馬 也是無奈把親成

你若是要你兄弟媳婦，我情願退讓，

斷夕別場朋友情 延慶聽罷笑嘻嘻 連把楞怔罵一聲 滿口却說快站起 小焦玉 爬將起來站流

平 忽聽馬項變鈴響 來了焦玉老岳翁

高聲叫道，駙馬，此是何人，焦玉說，是我哥哥，番王說既是令兄，何不請進營去，

番王說是請請請 延慶這才往裏行 三人並馬進營去 賓主落坐把話明 問道尊兄你貴姓 排行

老幾叫何名 焦玉開聽坐不穩 他望着 延慶擠眼皺眉峰 你問我 不更名來不改呼家後代呼聖

生 番王開聽這句話 只件事 豈不叫人悶不清 右手拉住新駙馬 左手拉住呼聖生 番王開言

問駙馬 那有兄弟一個名 只有同喚合兄弟 哥兩一名理不通 問的焦玉呷着嘴 遂把岳父叫一

聲 他是真正呼延慶 我是充着他的名

番王說，你既叫焦玉，何不早說，焦玉說，我要說，焉能把公主給我，前帳正講話，有個番女進

來說，請王爺後帳說話，番王來至後帳，說女兒有何話講，

公主未語氣長吁 埋怨父王太心粗 婚姻本來是小事 也不打聽實共虛 聽說呼門一個字 你就

把敗陣黑賊招女婿 不該昨日拜天地 今日成親也不遲 現今來了呼延慶 把他打付在那裏 番

王開聽真來歷 叫聲愛女聽知 如今生來做成飯 縱然後悔也無意 雖然不是呼延慶 兵馬純熟

不懼敵 十三四歲敢臨陣 少年英雄算出奇 論他配你到不錯 勸女兒 安居樂業作夫妻 同心

協力保大宋 夫榮妻貴美名馳 一夕話提醒銀頭女 不嫌真的與假的 多承父王指教我 金石良言

我盡依番王歡喜回前帳 見了焦玉把話提 婚姻本是前生定 月老配就不差池

延慶說，楞怔還不跟我回去回營交令，好割你那狗頭，上前一把抓住，嚇得焦玉撲咚跪倒。番王一見忙拉起 將軍息怒慢商量 焦玉冒名一時錯 招贅成親是小王 小王有心歸大宋 才把女兒配鴛鴦 他若回營去交令 一定性命有損傷。

黑爺說你要真心歸降大宋，跟我去見姨母，招親之事一字不提，只說將你招安歸順，獻了剪子口的路徑，一來不失你的王位，二來焦玉人頭可保，番王道，說多承將軍美意，事不宜遲，就此前去，

番王焦玉呼聖生 扳鞍上了馬走龍 帶領番官十數個 急急忙忙奔宋營 一齊出了剪子口 轉過彎來上正東宋營以外下戰馬 又把銀頭叫一聲 你等營外且站住 我兩進帳說分明 二人進帳見元帥 說是番王降宋營

二人進帳一齊打躬焦玉說道，小將攻打剪子口對敵，如此這般，說了一遍，他父女情願投降大宋，現在營外，公主聽罷，吩咐一聲將銀頭王帶進帳來，番王進營跪倒，口尊公主，小王願歸天朝，接引剪子口，以效犬馬之勞，

公主聞聽喜氣生 滿面歡喜長笑容 吩咐兩邊挽扶起 還念友邦鄉里情 他在外國偏邦住 與我幽州納進封 只圖要掄呼驕馬 兩下不和動刀兵 既然你今歸大宋 把那舊事一旁扔 今日獻了剪子口 這就是你頭一功 事不宜遲拔營寨 吩咐放炮起大營 三聲大炮驚天響 慌了合營馬步兵 軍喝號來將喝號 壓地兵山往前擁 一直來到剪子口 番女領兵來接迎 賽紅吩咐快請起

頭前引路進大營 大兵進了剪子口 剪子口裏扎下營 元帥坐了中軍帳 銀頭父女身打躬 元帥

留神仔細看觀看公主女花容 銀盆大臉天生俊 看他福氣到不輕 又把銀頭王子叫 與你做門好親戚 你那女兒未受聘 我今與你做媒紅 就是領兵小焦玉 他配公主裡相應 番王聽說這句話 暗說湊巧真相應 我就點頭把親許 強說謊話把人蒙 多蒙公主相抬愛 說好便好小王應 這門親戚就算妥 焦玉樂的中了瘋 上前連把元帥叫 雙膝跪在大帳中 多承姨母抬愛我 重生父母一般同 一旁笑壞呼延慶 暗罵下才青楞性 私自成婚我知曉 豈能瞞我呼聖生 我要把你真情漏 只怕小命活不成不說延慶心暗笑 再把番王公主明 這回拜了天合地 破鏡重圓又相逢 話說焦玉與銀頭公主合娥已畢，賽紅一聲叫道，孟強上帳 拿我令箭一枝，帶領三千人馬 攻打野熊川，不可有誤，孟強接令，點齊人馬兵發野熊川道且不表，單說野熊川的番兵，連忙報道報與金頭公主，說銀頭王歸順大宋，獻了剪子口，船有一哨人馬在此下寨，請王爺定奪，金頭王子喜心中 想起當年舊事情 我們本是哥兒倆 同居幽州約進封 只因要擒呼馬 蘇州城裡大交兵 兄弟二人打敗仗 投降狼主入寶城 儂智高一見心歡喜 用俺把守二山蜂 兄弟鎮守剪子口 野熊川命我擋宋兵 現今御弟納了彩 做了呼家老岳翁 今番發來人和馬 不知領兵姓合名但得要是呼門後 一定與他結拜情 金頭王子主意定 忙把女兒叫一聲 宋營發來人共馬 父王前去把他迎 披挂完畢出營去 披刀上了馬走能 出營先放三聲炮 驚動孟強小英雄 吩咐快快排隊伍 慌了兒郎共兵丁 兩翅排開分左右 兩桿門旗似火紅 當先闖出一員將 番王留神看分明 紅布扎山頭上戴 扣頂金簪顯二龍 大紅袍襯龜文甲 護心寶鏡耀眼明 腰束一根絲纓帶 背後跨着寶雕弓 壺中密擺狼牙箭 宣花大斧手中擎 紫眉赤目砂珠臉 火盆大口血毳紅 年紀不過十三四本是貪玩小玩童 番王觀罷哈哈笑 連把玩童叫一聲 休要伸駒勒住馬 莫要撒

覽報真名 你是呼家那一輩 誰的子孫細說情 孟強開聽勒住馬 他把三王看分明 頭戴金盔雙  
鳳翅 上插二根雉雞翎 古怪臉面如金紙 鷄蛋大的兩眼睛 古銅袍襯黃金甲 腰繫一條帶皮挺  
牛斗彎弓配寶劍 純鋼長槍端四平 塵下一匹黃鏢馬 追風趕日似遊龍 這個反叛真驍勇 他  
比別人不大同 觀看一回開言道 反叛你叫什麼名 金頭王子忙答話 叫聲玩童你是聽 家住寨  
北魚皮國 金頭王子是我名 你是呼家那一個 真名實姓快說清

孟強說，他爲何說我姓呼，不姓呼的，有心說我姓呼，大哥囑咐叮嚀，不叫冒充別人名姓，我今  
不免混他一混，我不姓呼，我姓我，名字也叫我，金頭王一聲大喝，幼童滿口胡說，好意問你，  
怎麼混起我來了，快報你的真名實姓，孟強說，也太難唆，問長道缺，要知好歹，早早下馬投  
降，饒你不死，金頭王開聽急得跳如雷，噯呀，好一玩童，真要撒野，合該你的命盡，提搶就  
刺孟強用斧架過，才待還手，金頭女叫道，父王閃開，待擒拿小輩，金頭王將馬旁閃，孟強把  
馬旋回，站在高埠之處，舉目可就觀看，

好個孟強小英雄 打量上陣女嫵媚，頭戴鳳翅冠一頂兩朵銀鳳插鬚邊 兩根雉尾飄腦後 一對金  
刀玉腕懸 騎的一匹黃鏢馬 身穿鎖子甲連環 觀罷一時又細看 秋波杏眼柳眉灣 雪白臉子長  
的俊 瓠犀微露惹人憐 風流真邊帶殺氣 雖然俊俏怕難纏 孟強觀心犯想腹內打量好幾番 焦  
玉攻打剪子口 銀頭王子受招安 公主元帥心歡喜 楞怔得配好姻緣 金頭王子歸順我 公主豈  
肯把心偏 我合焦玉是一樣 此女與我配姻緣 正是孟強心內想 番女催馬到近前 並不答話動  
了手 惡戰仇敵不容寬 你一刀來我一斧 斧去刀來砍得歡 大戰沙場十數回 孟強只覺手腕酸  
有心與他強爭戰 鋼刀砍上不是玩 小將正在爲難處 金頭公主偷眼看 手輪雙斧吁々喘 架式

稀鬆不像先 眼前取勝極容易 要斬此人不費難 又怕他是呼門後 不道姓名假裝愁 傷他一命如蒿草 我父有言却在先 要招呼姓爲駙馬 女兒不敢逆親言 番女思想多一回 心生一計上眉間 必須這般如此好 虛點一鎗往外竄 孟強隨後往下趕 中了番女跪計關 番女搯訣把咒念 黑雲迷漫透霄漢 孟強勒馬回頭看 不盼東北與西南 鬼哭神豪真奇怪 嚇得孟強心膽寒 毛骨悚然心害怕 要想回營只怕難

金頭公主按陰書法咒，把亂尸崗的陰魂拘來，將孟強圍住，必要也說出真名實姓，才許陰魂散，去旋悶坐騎，對他父親說知又有八個頭目在此，聽他說些什麼，孟強說，怎麼這樣黑冷，待我叫他一聲，番女走，慢跑，少爺不趕你了，

孟強千叫不答應 急向少爺瞪眼睛 開言不把別人罵 潑賤丫頭養漢精 你今現在那裏去 不來對戰算稀鬆 四面八方鬼亂叫 冷風透骨眼難睜 雙足脫了黃金燈 一歪栽下馬能行 來了幾個混帳鬼 抓士楊沙迷眼睛 又有一個無頭鬼 口吐人言把話明

你這年幼小子姓呼不姓呼，

孟強聞聽這句話 腹內思想暗丁寧 必是番女使法術 使鬼問我真供 索性我就混到底 我是姓我不是蒙 無頭鬼聽哈哈笑 不說實話可不中 說罷伸出一隻手 霎時起了一陣風 只覺天轉地也轉 身上發冷骨頭疼 冷風需處塵土起 來了金刀楊公公

且說楊公公當年撞死李陵碑下，玉帝念他生前忠義，封爲巡天大帥，正從野熊川經過，只見怨氣冲天，搯指一算，就知宋將被魔鬼困住，一時說出名來，他的性命難保 何不搭救於他，過了此關 好到雙環峪搭救文廣回朝，用手一指，金光萬道，瑞氣千條，那些魔鬼立時散去，孟強閃目

觀看，雲霧四散，無了陰風，望上一着，只，見紅雲一朵，閃出一位尊神，留神觀看，頭戴紫金冠一頂，大紅蟒袍身上穿，腰繫一條白玉帶，手執牙笏立雲端，而似傅粉一般樣，海下飄飄五絳髯，正是孟強來觀看，令公雲端把話云，叫聲孟強快甦醒，領兵去襲番營盤，趁此月光星斗下，吾神助你走一番，休當我是妖魔怪，金刀令公就是俺，孟強聞聽心歡喜，雙膝跪在地平川，將頭叩了七八個，爬將起來上雕鞍，拿起兩把宣花斧，撒馬一轡回營盤，吩咐一聲起大隊，慌了宋營兵三千，各各俱都往上闖，馬也回來人也喧，令公老爺手一指，八個番兵中瘋顛，一齊領着宋兵走，進了自己番營盤，神附體的八個瘋子說，我們拿了人來了，番軍說，拿的人現在何處，八個瘋子用手一指說，那不是來了，番王在外一看，可了不得了，番軍一看發了蒙，說聲不好炸了營，來了大宋人共馬，旛旗招展刀鎗擊，闖進大寨如猛虎，虎趕山羊一般同，宋兵爭先動了手，趕殺外國眾番兵，孟強喝令連聲喊，宋營足有八萬兵，別放跑了金頭女，金頭王子別放行，番營兵將正睡覺，醒來幾個發楞怔，抱着馬鞍當盔甲，拿着帽子腳上蹬，閉目合眼齊動手，自己追殺自己兵，番營兵將如鍋滾嚇父女人二名，金頭父女難睜眼，滿營叫苦不絕聲，尸橫滿地血成海，拋屍丟甲各逃生，父女一見說不好，棄了大營跑的凶，番兵跟着主帥跑，一齊逃出這座營，孟強得勝不追趕，野熊川裏屯大兵，差人大營去報信，報與元帥蕭賽紅，元帥聞聽心歡喜，當時傳令起大營，進了野熊川一座，就在此地屯住營，公主取出文房寶，記了孟強頭一功，歇兵一宿起人馬，要救楊家小後生，大兵發出雙環峪，人馬兵將往前行這日來到雙環峪，三聲大炮安下營，元帥大帳傳將令，那個願去立頭功，一言未盡人答應，原是黑爺呼



聖生 大帳以內討下令 帶領本部馬步兵 一直來在雙環峪 免戰大牌插在空 黑爺連罵好幾次 裏邊點炮往外轟 打得人馬難以站 無奈交令回大營 二番守信出了馬 仍然如初也不中 一連出去十員將 個個空自回大營 元帥親自出了馬 對面觀看好山峰 兩山缺着一條路 中間平川安大營 山口不寬走馬道 別處無也難進兵 賽紅這才回大帳 對着衆將打調停 銀頭公主打了話 銀頭王子接了聲 父女情願去討賊 也算頭降一點功 元帥說 你今既然願意去 我也奉陪走一程 父女二人出大帳 隨後來了蕭賽紅 催馬直奔雙環峪 二人一齊至番營 銀頭公主開言回報事小卒你是聽 報與王爺與你公主 叫他們出來受綁繩 小卒回報急如箭 霎時父女出了營 金頭父女往上闖 照着銀頭下絕情 銀頭公主心好惱 撤下法寶九環繩 拿住金頭父女兩 賽紅一見喜心中 將他父女綁進去 銀頭順說歸宋營 金頭女配孟小將 媒人也是蕭賽紅 父女獻了雙環峪 領進宋營百萬兵 大宋人馬進山口 雙環峪裏扎行營 番將報與狼明主 智高自己領大兵 黑牛山上拿文廣 拿捉文廣小後生 延慶聽着這個信 一人暗暗出了營 催開坐下呼雷豹 忽聽山北車馬聲 轉轉來在山坡後 黑爺看見無數兵 大喊一聲往裏闖 要救世代好賓朋 黑爺鞭往裏打 闖進重圍好幾層 延慶好比一猛虎 虎趕羣羊一般回 那個撞着那個死 鋼鞭打上命必傾

黑爺闖進重圍，一頓鞭，打的七零八散，那些番兵好似風捲殘雲的一般，忽然吵聲殺喊，又添了無數人馬，往兩下裡一冲，把黑爺還是冲在圈外，好個黑爺呼聖生 合出一命救賓朋 雙鞭分開往裏打 一馬當先左右冲 不論番兵與番將 撞見黑爺命必傾 兵刃交加叮噹響 殺氣騰騰喊連聲 打一圍來這一裏 一圍一裡正居中 黑爺好比

餽餽餽 裏千層來外千層 一眼瞧見穿白將 才要答話又添兵

論說呼延慶圍在重圍 看見楊文廣正要說話，又來許多番兵，把黑爺沖在圈外，越發添的兵多，把楊文廣圍在圈內 番兵番將無數 把二位小將困的也是水洩不通，此話不表，且說呼延慶對面不見兄長，問延慶貼己小卒，你的主將那裏去了，軍卒說他上黑牛山去救楊文廣，二爺聞聽此言，把馬一催，直奔黑牛山跑了來了，

好個少爺呼延明 要救文廣與長兄 白龍馬跑如箭 轉過彎去往北行 瞧見無數人共馬 兵山將海兩座營 延明勒馬仔細看 兩下圍困不透風 不知那是楊公子 越圍越裡兵千層 舉目留神四下望 把個破綻看眼中 山坡站着人一個 一杆紅旗舉在空中 六旗要往東一擺 人馬立時往東行 大旗要往西一擺 人馬立時往西沖 少爺看罷明白 紅旗爲令調雄兵 少爺拿起雕翎箭 左手拿起寶雕弓 對準那個執旗漢 登坊一聲把手鬆 一箭射的十分準 正中執旗左眼睛 咕留咕嚕山下滾嗚呼哀哉吹了燈

衆番兵看見無了大旗，只當收兵，登時散亂，呼延慶見番兵隊亂，手舉鋼鞭，虎趕羣羊，往來沖殺，呼延明手提銀鎗，往裏就闖，

好一個智勇雙全呼延明 義氣好比趙子龍 拚命闖進大營去 看見大哥呼聖生 延慶就把兄弟叫

文廣困在那座營 兄弟說罷催戰馬 去救文廣一拜朋 手執銀槍口吶喊 闖進重圍好幾層 看見

公子楊文廣 盔歪甲斜環帶鬆 眼看祇有招架力 戰杵無有還手功 黑爺觀罷開言叫 文廣大哥

叫幾聲 呼家兄弟全在此 你抖精神往外沖 文廣聽見心歡喜 手內銀槍擰幾擰 遇着番將穿心

過 鞭打番將成剪餅 延慶征西報魁首 延明槍法快如風 三個豪傑齊努力 殺敗西涼馬步兵

文廣馬上催快手 救命仁兄你又叫 自從汴梁身了手 怒打龐文不留情 發我帶單征西下 與我  
三千老幼兵到此中了誦軍計 受困是有半年零 三千兵丁全餓死 剩我孤身一人名往日不通光  
國 忽然發來無數兵 大兵圍住楊文廣 救命少福二仁兄 正是三人把話講 又聽賊叫不絕聲  
兩樹山頭又來隊 遮天蓋日無敵兵 三人齊跪全膝上 各執兵刃往上迎 儂智高他把兵餉 要拿  
呼楊人三名 正是三人圍困 忽聽大炮發連聲 當先來了呼守用 守信在後催能行 雙望強小  
焦玉 劉月雲與劉月英 金銀頭來一雙女 金銀二王弟合兒 葫蘆王子父合女 還領馬步披甲兵  
齊撒征馬快如箭搖旛吶喊振天庭 兵鬪兵來將對將 明套亮甲幾千層 番兵一見亂了隊 宋兵  
豈肯將他容 刀劈劉砍槍又刺 獨打苦勇放糜餉 好似熱水滾霜雪 恰似切瓜一般同 只發防  
丟盔棄甲兵器拋 衆番兵 哀聲不止叫苦情 只盡的 血水汪洋流成河 只殺的 滿山遍地屍  
橫 番撤腹西北跑 宋兵追起來的圍 趕上一個殺一個 一直殺到八寶城 儂智高 帶個殘兵把  
城進 忙吩咐 快把四座城門閉 步備陳木搗火炮 火藥弩弓加火繩 關上城門得了命 攔住大  
宋百萬兵 蕭賽紅 吩咐一聲安營寨 馬步兇郎扎了營 宋兵扎營且不表 把話分開另有名 番  
營指死瓦律占 紫雲道人大門生 陰魂不散見師尊 紫雲道人闕外明

徒鬼如何落的這般光景瓦律冠道師尊哇

自從徒兒下山峰 扶保狼主錦江洪黑牛山關圍楊文廣 搖旗爲令調雄兵 忽然大宋發人馬 有個  
黑人圍進營 穿白小子心太狠 他的名字叫延明 一箭將我活射死 殺死無數衆番兵 發下浪言  
說大話 一定要困八寶城 破城拿住猥明主 來找師傅把帳清 他說你老不出洞 堵住洞門架炮  
轟紫雲道人 說道小子真撒野 山人我去破宋兵 慌忙拿了幾宗寶 駕雲來到八寶城 八寶城內

雲頭落邁步進了八寶亭 父子正然爲難處 愁着無法退宋兵 抬頭看見紫雲道 父女開言把話明  
仙長到此有何事 莫非助我去交兵 道人說 只因宋將欺所甚 射死我的大門生 我今出來金

沙陣 拿肅宋將報冤情

父女說，多蒙仙長慈悲，要把敵將拿住保住城池，我父女感恩不淺，他長擺陣，所用何物，道人說，棟一塊平地，用硃砂黃紙，烏盆烏雞烏犬，童男童女童女，五色寶幡，搭一法臺，別的不用，番王聽說，吩咐下去，一時回報所用之物，法臺俱已齊備，妖道說，皇兄隨我回到法臺走走，

二人下了銀安殿 一直上了法臺中妖道拔髮手執劍 火化靈符起在空中 照着靈符請神將 要請天

上大元戎 打塔天王下了界 足駕祥雲離天宮 頭帶金盔穿頭甲 方天畫戟手內擎 祥雲繚繞往

下落 法臺以前現身形 法官請我爲何事 紫雲道人把話明 我今擺設金沙陣 你把南門擒宋兵

天王答應法旨 下臺就往南門行 妖道又把符焚化 請來哪吒下天宮 手使火尖槍一桿 足

踏風火輪落流平 法臺以前忙拱手 請我可有何事情 紫雲道人開言道 無事不敢請神靈 我今

擺下金沙陣要拿宋兵報冤情 用你去把西門守 不許放走宋營兵 哪吒答應遵法旨 去守汎地尊

令行 妖道又把靈符化 一道靈符上天宮 二郎一見下了界 來到金沙陣九宮 法官請我何事

紫雲道人向他明 我今擺下金沙陣特請尊神下天宮 用你去把東門守 莫放宋將逃了生 二郎

應遵法旨 去守東門拿宋兵 妖道又罷靈符化 玄壇天君下天蓬 脚踏祥雲把天下 法臺以前把

話明 你請吾神有何用妖道開口把事明我擺一座金沙陣 報仇捉拿大宋兵 用你去把北門守 宋

將進陣別放行玄膺真君說遵旨 去守北門不消停 又把五鬼符焚化 請來五鬼鬧哄哄 五鬼又把

道人叫 請來我等何事情 妖道開聽叫五鬼 叫聲五鬼你是聽 我今擺下金沙陣 捉拿大宋將和

兵 用你把守戊己土 有人進陣別尸靈五鬼答應說遵令 去守中央照令行 妖頭又把靈符焚 鬼神號不住聲 真是一座幽冥府 進陣想活萬不能 擺完陣式法臺下 番王回了府門庭 妖道又把宋營奔 來至宋營罵連聲 有名上將快出陣 殺你一個血水紅 報事兒郎不怠慢 報與元帥蕭賽紅 元帥聞聽要出馬 要與妖道大交鋒 要知勝敗端的事 金沙陣內有災星

松柏青青水長流 南征北戰幾時休 青春豪杰邊關老 紅粉佳人白了頭 四句提剛叙過，書中接表紫雲道人排陣，蕭賽紅在帳吩咐快打聚將鼓，傳齊合營衆將，一聲領

下，好位賽紅蕭元戎 坐在大帳把令行 一枝令箭拿在手 叫聲賢妹蕭翠容 帶領三千人共馬 捉拿妖道莫消停 翠容公主不怠慢 接令轉身出了營 出營正遇紫雲道 不通名姓大交鋒 大戰回合三五回 妖道敗陣走如風 翠容公主隨後趕 帶領大兵趕的兇 大罵妖道那裏跑 要想逃走萬不能 妖道不住回頭看 暗把佳人罵幾聲 你今入了我的陣 該你去上枉死城 進陣就把法台上

口念咒語把幡擎 翠容後邊正追趕 忽然妖人影無蹤 催動大兵往裏闖 進了金沙陣九宮 只見天昏地也暗不分南北與西東 只聽鬼哭神也叫 好似一座豐都城 公主一見說不好 嚇壞三千鐵甲兵 莫非入了妖人陣 入了妖陣了不成 捨死領兵往前闖 定與妖人把帳清 公主輪刀催開馬

又聽耳旁有人聲 莫要來侵我 汎地關我汎地活不成 嚇得公主往後退 自覺腿酸膀臂疼 伸出手來不見掌 頭昏眼黑莫能行 妖人捏訣把念咒 一粒金沙往下扔 金沙變作山一座 壓住佳人衆兵了 妖又把宋營奔 手提寶劍罵連聲 探事藍旗進帳報 報與元帥蕭賽紅 公主帶兵無蹤影 妖人叫陣在前營 元帥聞聽唬一跳 葫蘆王子吃一驚 可惜愛女死的苦 守用一旁打唉聲 不

說禽增心疼痛 元帥立時把令行 叫聲雪恨山來將 一齊上帳把令行 各帶一千人共馬 去拿妖人把功成 一齊接令往外關 各人帶了一千兵 頭裏走的崔光大 江松江林二弟兄 萬將難敵張文秀 田彪田虎二英雄 半拉腦包何元茂 李龍李鳳人二名 夜眼雲飛武藝好 萬將不敵許殿中

番奇本是英雄將 草上飛名蓋天鵬 還有一個呼延慶 劉景號叫混江龍 白面書生名袁秀 王蘭王鳳二弟兄 有個黑臉馬文盛 有個白臉姜桓楚 這是頭目二十個 每人領着二千兵 齊催大兵往外關 萬將妖道去立功 各執兵刃分門路 妖人一見跑如風 頭目領兵一齊起 一直趕入陣九宮 只見天昏地又暗 不分南北合西東 好似進了陰曹府 如同入了響都城 今日關入妖人陣 更想回去怕不能 四面八方神鬼聚 五鬼上前撒口靈 只聽兵丁齊叫苦 對面不見有人影 妖人法臺忙念咒 一粒金沙落下地 金沙一落如山大 萬生來領二萬兵 二十個目死的苦 一萬大兵喪殘生 妖人宋營又掛牌 小軍盡往報進營 元帥聞報氣炸肺 吩咐五營調當兵 無令不許私出馬

各守當地看大營 吩咐抬刀拉弓馬 我去會賊妖凶 鳳革聞聲趕婆婆 媳婦陪着走一程 說罷取刀上馬 元帥一見喜心中 二人並馬出營看 妖人叫陣喊連聲 元帥一見高聲罵 罵聲妖人禮不通 頭陣萬我聚家妹 眼死三千掛甲兵 不知使的甚麼寶 壓死頭目三名 今日我要饒了你

除非生到會騰風 綉絨大刀往上舉 對準妖人下絕情 妖人一見忙招架 手使龍杖往上迎 招架留神看 偷看二位女花容 金盔罩住烏雲鬢 粉面桃花朱唇紅 身穿寶鏡攬銀甲 護心寶鏡似月明 坐下一匹青鬃馬 恰似北海混江龍 手使大刀驚神鬼 好像一個殺人精 都督大將死他手 我國王十落下風 此八年有三十歲 人稱他是蕭賽紅 那個不過十五六 渾身打扮像道童 頭上挽此三抓鬚 柳眉杏眼水冷冷 口似櫻桃牙似玉 坐下走陣馬桃紅 不知囊內盛何寶 明亮大



門吊客列兩邊 打死敵人深坑裏 正西上 兇爲澤 血水流來成了河 天羅地網空中照 縱然駕雲也難脫 正中央 戊己土 左青龍來右白虎 太歲便在上邊坐 前有朱雀後玄武 此陣恰是豐都城 明似一座幽冥府 小妹放纜說完畢 賽紅聞聽把話吐 呼家大仇不能報 大宋江山不能扶 前面傷了多少將 再要對敵也是輸 鳳英又把母親叫 婆母不必犯腳蹩 我今回上高山去 深山去 深山谷洞請師傅 請我師傅把山下 打破陣式將妖除 婆母回到大營去 妖人陣可別出 賽紅說是你快去 輕身就把大營出

話說鳳英見他婆母回營，他就要就奔高山去了，好位小姐盧鳳英 一心求師上山峰 飛身下了桃花馬 畫個十字足下登 口念真言正三遍 霎時之間起在空中 展眼之間無縱影 再表賽紅回大營 坐在帥帳費思想 日夜憂愁在心中 兒回高山是求救 不知老師應不應 千萬老師把山下 打破陣式把妖平 生擒活捉儂智高 大家班帥回汴京 賽紅思念且不表 再表西涼八寶城 自從妖人把山下 大擺金沙顯奇能 智高一見心歡喜 連把愛女叫一聲 今日活該大宋滅 天差仙長來成功 擺下這座金沙陣 傷了大宋無數兵 宋兵出陣屢次敗 仙長迎敵陣陣贏 今日仙長又討戰 賽紅婆媳把陣迎 仙長引進妖人陣 女子乖巧逃了生 仙長要去把敵討 免戰高懸不出兵 要他獻出降書表 急速退出古汴京 叫他去上交趾國 年年進貢把臣稱 他要不出汴梁地 叫他碎骨把命坑 內廳全憑龐國老 還有文炳老先生 附國全憑老仙長 能使法術滅宋營 反表下在汴梁國 限期放他半年工 宋王離了汴梁地 父王南面朝廷 豔花聽罷開言道 擺手說是怕不能 宋朝能人也不少 馬多糧足兵又精 咱們缺少能將 小小城池糧草空 要是起兵伐大宋 兵微糧少怕不中 女兒到有一條計 不知父王聽不聽何



里司國頒人馬 老師老帥統大兵 兒去搬來千員將 宋營圍個不透風 留條道對金沙陣 週圍人馬往上攻 逼的宋將進了陣 準備有死無有生 宋營人馬殺個淨 絕了後患得太平 咱國得了清平世 那時人馬發汴京 人馬發到汴梁地 拿住楊家報冤情 然後推倒宋天子 再保父王坐朝廷 父王登基成一統 四面八方納進封 慶賀功臣登九五 先把龐文官職升 然後再封黃文炳 封他當朝一品卿 暗保西涼假保宋 也算他是頭一功 再封紫雲老仙長 護國軍師在朝中 智高聽罷前後話 連說有理兒聰明 就依兒說你快去 此事全憑兒成功 艷花開聽拜別父 上馬加鞭出了城 眼望北國往前奔 夜住曉行不消停 走一山來又一嶺 走一程來又一程 心急只嫌馬走慢 鞭打坐騎催走龍 有心說過路途段 多咱說到熱鬧中 要說快來可就快 只用絃子一撥弄 書要減斷方爲妙 彎弓射箭照直崩 減斷結說來的快 阿里司國面前迎 有令通報白面虎 吩咐一直入了宮 老爺看見外甥女 老娘一見分外痛

話說艷花至阿里司國進了皇宮，參拜老娘，闔家叙禮已畢，說起太宗奪回木蘭關，殺死伯父儂智廣，又破了野熊川，失了剪子口，兵困八寶城，眼看無救，這也是老天睜眼，來了那一位紫雲仙長，擺下金沙大陣，傷了宋兵無數，雖然是利害，怎奈大宋兵多將廣，故此前來頒兵，拔刀相助，奪取中原，併吞大宋，老番王說，宋兵這等欺人太甚，甥女暫住幾天，我目下點兵調將，去伐大宋，奪取中原，此話暫且不表，花開兩朵，各拆一枝單說宋營小將呼延明，閑暇無事，帶領十萬兵丁，出營打獵興園，至魚陽山下，尋了半天，並不見獐貓鹿兔，見一隻白狼抽箭塔弓，照准白狼射去，忽然不見，狂風大作，好不驚人的緊，

好個少爺呼延明 出園日朗天又清 忽起狂風天大變 比着平素大不同 刮的天昏並地暗 不辨

南北與西東 橋頭刮倒楊柳樹 山中刮倒萬年松 刮的小妖找大鬼 刮的玉女找金童 王母娘娘難睜眼 玉皇老爺閉雙睛 江湖河海波浪滾 大小魚船遭了風 黑風滾滾只一陣 刮去小將呼延明 要知刮了有多遠 二千五百還有零 白狼山下風住 延明落在地流平 少爺這才挺身起 兩眼睜開畫楞怔

話說一陣黑風，將呼延明刮至白狼山下，以息天晴，少爺抬頭定睛，四下觀望，見前面有一處宅舍，只得奔着宅舍來，

好個少爺呼延明 奔着宅舍往前行 走至近前抬頭看 前邊站個女俊英 上下穿戴實在俊 雀皮羞花附月容 青絲巧挽盤黑髮 上邊扎的紅絨繩 油頭梳的明光亮 八寶耳環黃燈燈 芙蓉粉面細又嫩 櫻桃小口一點紅 糯米銀牙白如玉 柳葉眉兒彎生生 上穿石榴大紅襖 綉花繫帶露腰中 延明說罷多時言 躬使禮問一聲 此處可是那國界 這個地方什麼名 雲英聞聽抬頭看 打量高話小英雄 不亞三國猛呂布 西靈太子下了生 潘安宋玉也難比 好似涪川小羅成 哦想起來了，

師傅昔日告訴我 今天今日該相逢 想必他是呼延明 指指尋統只一算 正是延明呼相公 開言就把將軍叫 趕起朱唇把話明

將軍聽罷，此乃北國地方，此處名為白狼山，離城一千五百里到國里司百里之遙天色將曉前縣村莊後無旅店，早知公子到此，小奴特來迎接，呼延明聽罷，毛骨悚然，微微笑道，小將何能，敢勞小奴接候，有心不去，已已經日落西山，不知那有村莊旅店，萬般無奈，只得跟隨小奴，來到前庭坐下 有四個丫環伺候，口內不言，心中暗想，怎麼不見一個男子，今日在此住下，豈不料

人說出不好的話來，

延明自己暗思量，打景小姐女紅粧，不見他家男子漢，心內無主張，今日要在此處住，難免  
勞人說短長，要他回去找營寨，山高路遠難回鄉，正是少爺嘴打算，四名丫環進暖房，兩人端  
酒與飯，酒飯擺在桌當央，說這將軍請用飯，小妹知你餓的覺，延明饑餓不讓讓，把抓口香吃的  
香，不多一時吃完畢，丫環一旁開了腔，我家的，小姐早知將軍到，算就了，將軍今日到此莊，  
呼延明驚道，說外小姐是神仙不成，你家老爺太太姓甚名誰，怎麼不見，丫環說，你問我家小姐  
，雖不是神仙，也是神仙門徒，我家老爺姓紀名禮元，乃是北宋官宰，皆因與龐文不睦，被奸賊  
參了一本，仁宗聽信讒言，將我一家鄉赴法場斬首，被五行山雲霞聖母，神風刮在此地，去年老  
爺太太俱已身故，有一位公子，現在阿里司國，官居待衛，小姐今年二十一歲，並未婚配，雲靈  
聖母教他全身武藝，神密妙絕，刀馬純熟，兵書戰策無一不通，聽我道來，  
小丫環，站在真前話短長，尊了聲，將軍在上聽端詳，我姑娘，移山倒海全都會，撒豆成兵分外  
張拘神遣將常常使，變化無窮不尋常，寶貝物件真真好，馬上純熟刀合鎗，誰家家有兩隻了去  
准與皇家作棟梁，正是丫環來說話，後宅來了小姑娘，惱得延明忙站起，照准姑娘看端詳，好比  
仙女一般樣，比在莊前還更強

延明定睛而看，那仙女飄飄而來，尤如一朶鮮花，隨風而舞，  
延明舉目細觀，打景雲英女多嬌，淡抹春山鬢又曲，猩紅一點看櫻桃，杏眼秋波花含笑，輕盈  
一箇小蠻腰，好似仙女臨凡世，月裏嫦娥下九霄，常言青山有俊馬，草舍野屋出多嬌，這等俊女世  
間少，此女果然把翠超，不是臨陣該有罪，今日此處將他調，延明正看風流女，女子口內把話描

奴家怠慢呼公子 前來請罪望恕饒 走至身邊施一禮 延明道謝情意高 二人親敬同讓坐 坐  
下公子與多嬌

話說雲英與公子落坐，說道將軍，洗盞更酌，聽小奴與你說明來歷，

吩咐丫環再斟酒 我與將軍接接風 丫環聞聽不怠慢 山珍海味擺幾層 小妹滿斟一杯酒 遞與

公子呼延明 雲英帶笑開言道小奴來歷對你明 當年受過聖母訓 命我保宋立大功 命中該保仁

宗主 今日呼家把西征 延明風刮到此地 該咱夫妻得相逢 西涼願兵去求救 阿里司國願大兵

聖母命我奪帥印 領兵去到入寶城 這是聖母囑咐我 奴家焉敢不依從 可嘆紅顏多薄命 在

此孤單少親朋 父母雙亡歸陰去 奴今二十零一冬 府下並無三尺子 只有丫環十數名 心想聖母

吩咐話提耳之命不敢更 咱倆婚姻前生定 不是小奴強脅從 公子聞聽有席話 連把姑娘尊又稱

臨陣娶妻該斬罪 誰敢違了將令行 休說小將不願意 將令森嚴不敢應 待我回上大營去 奏

明元帥得知情 花紅大轎將你娶 同心協力保江洪

紀雲英聽公子這片言語，也就不便相強，遂說道，將軍不飲，收拾床鋪，在此安眠了罷，吩咐丫

環，將被子搬來，一時之之間，搬運齊備，床帳鋪妥，小姐說道將軍在此，奴家不便奉陪，說罷

回後宅而去，話不可重叙，不覺住了幾日，日夕談論兵書戰策，這日聽說阿里司國挑兵雲英說，

將軍，

阿里司國挑大兵 咱倆前去印爭 聖母之言並不假 應該咱兩統大兵 延明就說依小姐 你說怎

行就怎行 減斷結說把身起 來至這座阿里城 二人進了城一座 順着大街往前行 一直不往別

處去 侍衛府裏找紀成 逢人下馬把話問 有個老者告訴清 轉過彎去向正北 路東大門掛着燈

小姐延明道聲謝 老者說是不意情 二人這才向前去來到路東府門庭開言就把門上叫 稟報考  
帶得知情 就說來了二位客 名字就叫紀雲英 門軍聞聽不怠慢 轉身邁步向裏行 近成正在客  
廳坐門軍進前把話明 門外來了二位客 口稱他是紀雲英 紀成聞聽不怠慢 慌忙出府往裏迎  
前賓後主進客舍 叙禮落座獻茶盅 尋已畢落了座 紀成又把妹妹稱 這位尊兄是那個 問的雲  
英面飛紅 含羞帶臊對兄講 招親之事說個清 應了聖母吩咐話 聖母之言不敢更 他是大宋呼  
家後 你的妹夫呼延明 紀成聞聽不怠慢 這也是 奇逢巧遇兩相逢 紀成說道多疎慢 二人彎  
腰打下躬 叙禮已畢分歸座 這等親近不大同 分咐一聲擺筵宴 與你夫妻接接風 一連筵宴兩  
三日 皇宮傳令到府中 守營將軍上教場 挑選英雄做元戎 雲英聽說這些話 口尊哥哥叫長兄  
雲英說，哥哥皇宮以外，許旁人去否 紀成說，除非至親，携弓帶箭可以前去，雲英說，我與你  
妹夫有意前去觀望，紀成說，妹夫前去則可，教場不許女近前 雲英說這也不難，待奴改扮行妝  
一時之間，扮成男子，紀成一看，果像奇男，說叫妹夫妹妹 替拿弓箭 走來出府門，直奔皇宮  
教場來了，

三人一齊來府門 要上皇宮點將台 紀成便在頭裏走 延明雲英隨後來 正走中間抬頭看 皇宮  
牆外一條街 朱門戶皆運閉 龍樓殿閣上邊排 多少太監長出入 委女宮廬不斷來 許多將軍來  
比武 跨馬輪刀顯奇才 豔花公主也來看 看見假扮將英才 這樣男子天下少 石金童子天下台  
誰家生來誰家養 今日我尊把眼開

話說儂艷花與衆宮女，在皇宮後梳妝樓，望下觀看 見紀雲英三表人才，美貌無雙，正在觀看得  
意 從將台上一聲號令 只見一匹黑馬鎗黑弓黑箭，撒開黑，緊加幾鞭 搭箭開弓，箭射天球，

鼓響一通，那人台下報名，一等待衛賀春朝 公主留神白細觀看

黑人黑馬似炭灰 不愧朝中將英魁 今日箭射大球上 嚇得烏鴉滿天飛

又見一匹紅馬，坐着一將，身穿紅袍，手拿弓箭 照着天球射去，箭到天球，鼓響一通，青袍將軍，朝着台上報名，二等待衛，公主看罷，吟詩一首，

紅袍將軍一色紅 將場以內顯奇能 有朝一日臨軍陣 大刀搖動血染紅

吟詩已畢又一匹黃馬跑開，左手搭弓，右手搭箭，弓開弦響 正在天球 台上鼓響三通，誇馬去至台下 報名三等侍位公主定睛看得明白，那將五綰長鬚，身穿青袍，面如金黃，真一員好將，吟詩四句，

黃袍將軍武藝強 好似天神降下方 臨陣關必得勝 沙場上把名揚

齊要剪斷為妙，這些侍位一等五名，二等五名 三等十名，跑馬射箭，也有應的，也有不應的，內也有的準的，上等插花飲酒 中等公賞領紅，下等不能中的，在台下坐着，公主往牆下一看，見紀雲英人品出眾，貴賤不同，若能文能武，治國經邦，必主貴相，若文武不能，就是賤人，宮女說奴才有條計，能試試他文武之才，公主道，有何法試他，宮女說，聽奴婢道來，

宮女言把話云 皇姑公主千歲聽樓上現放弓和箭 對着那人放刁翎

公主說，將人射死，如何是好，

宮女復又把話云，皇姑連連口內稱 迎頭撒去挺一杆 那能把他性命傾 一文成武就能接住，熊接熊躲箭落空 公主聞言哈哈笑 皇姑拿過弓和箭，喊聲聞人看射去 嚇的閒人一陣風 照着雲英射下去 射的雲英笑盈盈 不慌不忙手接住 又聽樓上喊一聲 閒人閃開看箭到 箭頭以外無眼

睛 雲英垂着杏眼看 輕起玉腕接雕翎 又聽弓開弦又響 兩手打落地流平 雲英連接三枝箭  
喜壞了 梅花顏花人二名 連說真是奇才將 蓋世無雙好才能

皇姑說，不可再射了。儂豔花說，鳳凰天下奇才也。  
紀雲英將箭接在手，只見有杵無有頭，就知公主其中意，試看接箭把情留。開言又把公主叫  
我弓箭射天球

豔花說，倘接必能射，特寄借與他，看他射法如何，白梅花急將弓箭拋於樓下去了。

雲英弓箭取在手，要射天球顯奇能。只聽弓弦一聲響，雕翎正中在天球。

國王說。誰是何人家將，話未了，

話說來了又一箭，射中天球晃悠悠。撐箭拉弓又射去，天球亂晃風點頭。

紀雲英連射三箭，國王說，那人前來問話，長隨急將小姐帶至向前，雙膝跪下，國王說好一個俊  
俏男子，問意，你家住那處，姓甚名誰，小姐說，王爺容稟，

雲英雙膝跪地，曰：尊千歲請聽，問我家來家不遠，不是無名無姓人，家住就在本國地。白楓

山下有家門，父親紀增爲員外，母親莊氏老善人，不幸父母身辭世，並無戚黨與至親，我的名字

紀蘭蓮，又好武來又好文，聽說王爺選武將，小人特來保乾坤，不知此處有際會，冲撞王爺老主

君，令我無知人一個，饒我殘生回家門，雲英說的是瞎話，外國王子當了真。

國王說，休要害怕，我且問你，方才步箭射的便好，還能馬上射否，

雲英開聽把話明，口內連把王爺稱，十八般兵刃件件會，一馬三箭我也通，要有一箭射不上，挖

了小人幾眼睛。

雲英說道，聽馬跑開，迎面要射天球，馬至桿下，迎面也要射天球，若馬跑過桿去回身也要射天球，國王聽罷，說將孤王馬箭賜你，小姐飛身上馬，加了幾鞭，照箭道走下來了，

紀雲英飛身上馬心猿，衆人留神仔細看，將馬一令奔箭道，連打幾鞭跑的歡，寶弓絃響如圓

月，箭射天球正中，只聽鼓響聲一通，旋馬飛至懸球桿，與的一聲雕翎響，雕翎插在球上邊

回身又放一枝箭，箭穿懸球鼎足三，國王觀罷哈哈笑，這個箭法果占先，雲英說射箭不算事，十

入般兵法會的全，國王說是真正好，叫聲長隨把槍搬，長隨送過鎗一桿，小姐慌忙接手間，連抖

絲韁催開馬，玉腕提鎗上下番，將槍一點懷抱月，蘇秦背劍身後邊，金雞獨立朝上挺，左右前後

盡槍尖，兩勝用的鳳展翅，一身使的賽槍山，反王看得花了眼，連說好鎗心喜歡，後樓接着齊喝

彩，花鎗使的占了先，宮人才女也說好，太監也說是魁元，國王說明日發人馬，就叫此人把兵遣

番王說了這句話，惹得衆將不奈煩，只見穿黑一員將，擦袍跑到將台前，口呼千歲千歲，口

尊千歲聽奴言

道賀春明說，自古以來，使鎗舞劍，二人較量，才分高低，一人舞槍，就要重用，恐衆不服，番王說，將軍之言有理，現有兩桿槍，分爲元帥先行，只許比武，不准傷命，小姐聽得明白，勒馬

觀看，

小姐馬上仔細看，打量來的小魁元，一身掛皂騎黑馬，黑臉蛋子墨一般，烏油盔上生殺氣，丈八

長槍手內端，身穿皂袍鎧鐵甲，護心寶鏡似冰盤，左膀彎弓右搭箭，鞍轡掛着打將鞭，好像張飛

出了世，大戰馬超葭萌關，觀罷來將多威武，雲英抱槍帶笑言，小民在此開觀景，並非爭名到此

聞



賀春明說，好王八式的，你不爭名，因何來射天球，還敢來撒謊麼，春明開言把話明，黑臉蛋子紫又青，用手一指高聲罵，小子休要來逞能，既然不是名利客，爲何來把帥印爭，今日脫了我的手，黑爺就把姓字更，說罷使槍分心刺，雲英招架往上迎，二人當場動了手，沙場之上不留情，槍來鎗去叮嘴響，馬走疆場快如風，兩下盤還二十回，雲英小姐暗叮嚀，有心一鎗傷他命，反王怪罪了不成，有心不傷他的命，黑賊力大不容情，想了多時說有了，何不生擒黑雞種，小姐馬上賣破綻，春明長槍擰幾擰，照準小姐分心刺，小姐抓住槍銀鋒，叫聲黑賊過來罷，輕輕抓過馬能行，催馬來在將台下，咕咚扔在他流平，番王一見心歡喜，小將下馬聽孤封，番王一聲言未盡，忽聽有人喊一聲，反王抬頭留神看，原是王用將英雄，催馬進前舉刀砍，雲英舉槍往上迎，王用擺刀鳳展翅，小姐槍迎蛇騰空，這王用，太山壓頂砍下去，小姐他二郎担山朝上迎，雲英將刀開出去，雙手端槍奔前胸，一槍刺中護心鏡，咯又一聲冒火星，王用一見說不好，再要戀戰不能生，將馬一提出圈外，抱拳當胸把話明，王用說，朋友真是英雄，帥印讓與你罷，又見一穿黃衣將官，手拿雙簡，催馬來至近前，舉簡就打在一處，

胡大定上了馬雕鞍，緊加幾鞭闖上前，手舉雙簡頭上打，雲英小姐用槍還，鋼槍扎去簡來架，雙簡打去使槍攔，二馬盤旋來回跑，踢的塵土遮了天，大戰回合二十回，雲英心想要占先，這回人馬跑對面，小姐長槍閃一邊，胡大定，照着小姐雙槍落，雲英伸腕接往間，雙手舉起打回去，敵將吐血抱戰鞍

話說雲英小姐，與胡大定戰有二十回合，不分勝敗，二馬盤旋，人挨馬湊，小姐一槍往旁一閃！

胡大亮只窩空，雙手舉備，撥頭便打，小姐將身往旁一歪，雙箭落空，小姐用手將雙箭接來，照敵將打去，將胡大亮打的抱鞍吐血，其餘將官也不敢上前，關王說，紀蘭玉下馬聽封，雲英下馬，來至台前，躬身施禮，關王說，這顆印討大印，交與你，兼管大小將官，兒郎兵丁，那個不服，先斬後夫，雲英謝恩，關王又說，竟有先行大印，也得大家爭奪，無論軍民，皆可奪印，賀春胡曲影，應聲發喊，先行應該我拿了，驍鬪不怕死的敢來爭奪，呼延延明得明白，將紀成鞍馬借過，引登乘騎，手擄長槍，來至戰場，二人滾在一處，

呼延明 奔戰場 賀春胡 手擄槍 二英雄 各逞能 抖威風 似虎狼 兩匹馬 各奔忙 好一  
似龍出洞 兵刃交加響叮噠 輝煌光 戰雲騰 萬馬騰 急如避 兩手忙 眼昏不及見  
關王手使槍 刺胸腹 滾將槍 不住忙 指指眼 騎了塵 手遲遲 透心涼 大夢一場夢黃梁  
拋了槍 滾了娘 嬌妻手 守空房 拋了地 釘了房 兒女妻子哭斷腸 後樓娘傾心照職 將台嚇  
裏老番王眼 下不見合敗 終久還有一個勝 只為爭奪先行印 二人戰場各逞強 惡人不顧生與  
死 搶奪上心涼 眼邊就上毒羅網 手慢就喪命關王 後樓娘傾心照職 惡人不顧生與  
白臉不過十五六 手裡皇華的一條槍 鬪奪好像將呂布人又好爭武又強 莫非他是羅士簡 不然  
就是小羅章 鬪到有四十歲 好像前朝楚霸王 莫非是飛出了世 不然就是勇周倉 再不就是  
尉敬德 匹馬軍機保大唐 他備槍法實都好 白臉槍法更的強 二馬盤還三十圍 兩桿槍上下忙  
那知呼家槍法好 靈靈拳的重無雙 二馬圍圍對面 賀春胡 手端鋼槍刺胸膛 呼延明 用  
槍一磕剛出去 更幾呼門廟曉槍 馬驟過去圓身刺 賀春胡 驟之不及腹受傷 雖然道是無傷命  
賀春明 抱在鞍轡跑的驚 延明勒住走陣馬 馬鎗橫担說短長 那個不服敢爭印 並無一人敢

答腔

國王說，小將下馬掛印，延明聞聽，來至台下，國王先將印雙手遞與小將，延明謝恩已畢，天將黃昏，番王吩咐衆將，各歸本府，明日新元帥點將遣兵，那家不服，死而無怨，吩咐已畢，大家俱散。番王回宮，此話不題，再說白梅花儂艷花姊妹，宮中悶坐，白梅花將紀雲英認爲男子，武藝出衆，人品拔萃，思想起終身大事，心中暗暗思念起來了。

公主悶坐自思尋，想起比武射箭人，人物出衆天下少，武藝超羣敵萬人，年紀與奴兩相對，人品模樣稱奴心，月老不把紅繩繫，無有緣分配婚姻，錯過這位年少客，打着燈籠無處尋，梅花思念心中事，宮外來了三個人，一對宮娥宮門進，隨後進來他母親，公主連忙來施禮，梅花離坐又躬身，彼此叙禮落了坐，王玉貞，叫聲女兒聽娘云，你父教場選元帥，那元帥，人品拔萃武超羣，夫人說道，那元帥人品出衆，武藝超羣，我父將他招爲東床駙馬，細聽爲娘道來，那元帥，刀槍劍戟人難比，品貌也算占人先，國王將他招駙馬，招爲東床結良緣，商量哀家心情感，特與女兒把信傳，明日發兵征南去，叫你隨營把兵遣，單等班師回了國，洞房花燭拜過天，梅花聽罷心中樂，滿面堆歡長笑顏，口中不言不願意，阿彌陀佛念幾番，但愿早日回朝轉，與奴同結並頭蓮，顏花一旁開言道，滿面帶笑把話言，舅母姐姐同大喜，天作之合好姻緣，還是姐姐命運好，姻緣榜上占了先，但等班師回朝轉，喜逢良辰拜地天，隨了姐姐終身願，口雖不言心內歡，過上三年並五載，生下一女併兩男，太平年間享富貴，妻榮夫貴你占先，白梅花聞聽無好氣，通紅臉面杏眼翻，老老實實坐着罷，學那窮嘴討人嫌，不然咱也嫁他去，我作大來你作偏，姐兩磕牙把嘴頂，不覺鼓打三更天，王玉貞，說你姐妹安歇罷，爲娘我，困乏也要去安眠，王玉貞

呼延慶打播

一一三

說罷回宮院 姐妹睡覺無話言 一夜晚景不用表 金烏東升明了天 老番王 寫了招親一道表 送給督府元帥觀 又叫梅花隨營去他的武藝兵法全艷花文武雙全女 單人獨馬把兵遣 其餘將官 在兵部 俱聽元帥去調遣 那個不服元帥令 綁出轅門把刀餐 練就精兵整十萬 勇將整整二十 員 雲英觀罷心歡喜這等湊巧不非凡 口中暗把將軍叫 附耳低言用機關 如此如此這樣辦 萬 無差錯是正般 延明就說依此計 苦了北着兵百千 他二人 披挂整齊出帥府 來至將台點魁元 前呼後擁將台上 頭將壯兵早到全 狐誠虎威端然坐 手拿令箭往下傳 叫聲將軍來聽令 延 明急忙走向前 命我一千人共馬 逢山開路莫遲延 又將梅桃艷花叫 二人應聲走上前 你二人 押糧帶運草 隨先行調用莫遲延 一來三人打前站 二來就算運糧官 姐兩答應說遵令 元帥降 令往下傳 延明接令將兵領 男女領兵上正南 元帥照冊把兵點 五營四哨各分班 前營就是賀 黑虎 後營就是老黃觀左營就是胡大定 右營王用掌兵權紀成中營聽調用 再點其餘衆將官 大 兵點完將台下 吩咐放炮起營盤 火工司開聽不怠慢 三聲大炮振天關 番王餞行早來到 酒筵 設在長亭前 番王親遞二杯酒 雲英告罪酒飲乾 大家催動人共馬 浩浩蕩蕩把路趕 走一日來 又一日 走一天來又一天 有心打個假路段 囉哩囉索叫人嫌 簡段截說來得快 眼前就是宋營 盤 相離還有二十里 延明吩咐把營安 兵丁埋鍋自造飯 在此歇兵三兩天 又把梅花艷花叫 有宗事兒向你言 我今晚上去劫寨 放火燒他大營盤 明三人就把頭功立 功臣閣上也占先 二 女連稱說有理 偷營立功三更天 說話之間紅日落 三人上馬緊加鞭 子女偷營去劫寨 中了延 明巧機關 不言二人宋營去 用把宋營表一番 自從延明去打獵 被風刮去永未還 差出人馬各 處找 打聽消息在外邊 這日探馬回營報 北番發兵來城南 賽紅說聲知道了 一聲將令往外傳

各營小心加齊備 一時滿營知其端知其端 暫且不表宋營事 再表延明小魁元 來至宋營勒馬  
站 延明有語把話言 你倆在此將我等 你在裏邊放火烟你二人在此山凹等候 舉火燒他大營爲  
號 你二人見火一起 動手冲殺 二人言罷而散 延明將馬拴上，邁步進了宋營 被巡營軍拿住  
送至大營 元帥見是延明 吩咐鬆綁，

賽紅見是呼延明 吩咐一聲鬆綁 驚動他父呼守信 來了伯父呼守榮 延慶拉住兄弟手 怎麼  
一去不回程 延明大帳雙膝跪 伯父母兄細耳聽 從頭至尾說一遍 這般如此細說清 賽紅聽說  
心歡喜 來了呼家人幾名

那位爺說了，這般如此是怎麼回事情，就是出圍打獵，被風刮去白狼山，電雲英招親，阿里司國  
奪印招爲駙馬，領兵十萬，小將的先行，現今兵屯蘭草坡，小將與紀雲定赤計，先拿白梅花儂  
花，等至大兵來到，合在一處，大破陣式，捉拿妖道，女子中計，現在營外，等着舉火爲號，這  
就是這般如此，閑言靠後，蕭賽紅說，那家前去將二女子拿住，千萬不可傷他的性命，一聲令下  
，金頭女，銀頭女，劉月雲，劉月英，四位女將應聲願往；蕭賽紅一見，滿心歡喜，說我也與你  
前去，

賽紅聽說心歡喜 帶領衆女出大營 早有兵卒拉過馬 個個板鞍上走龍 齊催戰馬出營寨 延明  
點火滿天紅 二位女子見火起 姐兩上馬往前冲 兩下走過頂頭撞 圍住偷營二花容 不用吩咐  
就動手 兩千兵刃一齊扔 刀磕刀上叮噹響 槍碰槍上冒火星 彙夜之間看不見 砍撫招架亂閃  
々 又聽馬擺鈴噹響 延慶領來五千兵 兵一團來將一裏 一團一裏不透風 姐兩比作餒餒餒  
裏千層來外千層 今日戰場有一比 長板坡上那座營 大宋兵 好比曹營兵百萬 姐妹好比趙子

龍六馬旋轉來回跑，四外圍的不透風。先前抹黑來交戰，次後火把賽天明。賽紅勒馬留神，連說女子武藝精，要想生擒拿不住，又怕把他性命傾。思想一回說有寶囊取出細仙繩，照着顏花撒下去，細住顏花女花容。吩咐軍兵綁綁綁，綁了顏花人一名。細仙鎖繩拿在手，照着梅花身上切。只聽刷拉一聲响，梅花落下馬能行。賽紅說是綁々々，綁了這位女英雄。吩咐一聲進營寨，人馬如同一窩蜂，兵歸本營守汎地。元帥進營把帳升，將軍一齊上大帳。雁翅排開列西東，葫蘆王子玉真主，守榮守信二弟兄。孟強焦玉兩旁站，呼延慶對呼延明。金頭女來銀頭女，劉月雲與劉月英。金頭王子也來到，銀頭王子進大營。元帥吩咐帶二女，月英月雲不消停。綁進二女營中站，柳眉直罵元戎。罵的元帥心火起，推出轅門問典刑。

話說蕭賽紅升帳，正然勸說二位女子歸順宋營，藍旌報道，紀雲英營外來見，元帥吩咐，將二位番女暫押一旁，又叫延明前去迎接，延明聞聽，往外就走。

小將延明出大營，領進來智謀多廣紀雲英。見了元帥忙叩首，訴說歸宋事一宗。說罷設謀定計，策喜壞陣蕭賽紅。元帥又把延明叫，你與雲英快出營。將兵屯在大營外，旛號改爲大宋兵。二人齊說遵帥令，急忙出營上走龍。剪斷截說出營案，番營改爲大宋營。安下營寨大轟立，埋鍋造飯把飢充。此話按下且莫表，再說西涼八寶城。探事軍卒來稟報，智高面前報軍情。北番發來人共馬，改了旛號降宋營。北番人馬歸大宋，儂智高聽說吃了驚。又差小番再去探，回報不假是真情。急得智高心發燥，心內暗暗犯調停。忽然想起紫雲道，將他請來破宋兵。叫人快把仙長請，請到紫雲老仙翁。二人叙禮落了座，國王有語把話明。北番發來人共馬，怎麼歸了大宋營。這宗事件可不好，仙翁快快想計行。妖人說是無妨礙，給他一個連根平。今晚大擺借水陣，發水淹死大

宋兵 休怨貧道施毒計，各爲其主保江城。叫他平地水三丈，兒郎兵丁被水中。妖人說，貧道擺設借水大陣，淹他個片甲不回，死無葬地，國王說，任憑仙長，妖人告辭出府，來至城外，看了一塊平川之地，離宋營不遠，他就擺起陣來了，妖道看塊地平陽，吩咐搬運十個缸，八個大缸放八處，分爲八卦震八方，中間又安缸兩口，一口陰來一口陽，各個缸內成上水，火焚靈符缸內裝，再念咒語靈符化，請動四海衆龍王，八龍出海急速到，各歸汎缸內藏，又將陰陽二神請，熱白二神下天堂，妖道面前施一禮，請來吾神爲那樁。妖道說擺借水陣，特請助力降下方，二神說道遵法旨，妖道用法不住忙，陰缸水往陰缸倒，陽缸水往陽缸裝，展眼缸水往上冒，接連四外八個缸，乾水水生來到坎地，長水生來到震方，巽離坤兌水流滿四面八方水洋洋，生尅變化古之禮，水火無情把人傷，不表妖人擺水陣，再表宋營女娥皇，紀雲英只見北面惡氣起，一股邪氣冲天堂，掐指一算說不好，妖人擺陣把人傷，急忙來到大帳內對着元帥說其詳，賽紅聽說不怠慢，出營上馬步慌忙，眼往殺氣往前奔，只見開了揚子江，妖人水上來行走，這缸走到那個缸，水滂洶，眼見長，嚇得賽紅無主張，連說不好真不好，雲英說是料無妨，此乃本是借水陣，借船之法比他強，叫聲元帥回營去，早作準備將他降，元帥聞聽回言道，破陣全憑紀姑娘，說話之間進帥帳，雲英連叫買紙張。二人來至大營，雲英急將白紙黃布新筆備妥，又叫各營大小頭目，齊集大帳，雲英先寫符數張，交與衆人，照樣寫描，一夜之間，將符化完，打鼓聚將，每人各領兵符一道，布一尺，將符包在布內，裹在頭上，隨後追殺，若撞見手執白旗急將黃布解下，登於足上，自有妙用，如不小心，將符失落，難免性命之憂，衆將要加謹慎爲要，再說北番營內三個頭目，就是智高賀春明胡大定。

三人，心裏不服，說道又是妖道鬼計，將符並未分與兵了，一概用火焚化，將符焚化，不致要緊，苦了北番十萬兵丁兒郎，死的好苦，

紀雲英 仙門之徒法術精 要與妖人賭輸贏 妖人擺的借水陣 生尅變化妙無窮 水勢來了高三丈水消得三日功 可惜此處衆百姓 大小兒童被水冲、你擺下 借水之陣甚利害 那知道 借船之法比你能 宋營船隻安排就 但等妖人把水生 按下宋營且不表 再說妖道發來兵 八寶城內人共馬 一齊出來把敵迎 霎時來在宋營外 大炮不住響咕咚 喊殺連天不夕住響 要拿元帥蕭賽紅。

雲英賽紅營中正坐，只聽大炮連天，殺聲震地，就知妖人攻軍吩咐各營軍兵兒郎一齊冲殺一聲令下那敢怠慢，各將黃布與符包頭，齊舉槍刀，直奔敵營，妖人領兵從外往裏攻打營盤 只見與往日不同，也不到營門，也不分隊伍 黑壓蜂擁而來，來至切近，只見一片，尤如猛虎下山，好不驚人，

妖人領兵擺戰場 要把宋營兒郎傷 正然攻營抬頭看 宋營迎敵不同常 不列旌門分隊伍 蜂擁而來一片黃來至切近留神看 俱是虎猛下山崗 黑壓壓的往上闖 手內拿着刀台槍 再說猛虎把山下 爲何身穿人衣裳 眼似銅鈴張大嘴 張口大牙四寸長 番兵一見心害怕 個個嚇得心發慌 馮見猛虎回裏跑兵卒逃跑奔山崗 步兵嚇得抖衣戰 渾身篩糠扔刀槍 妖人暗暗說不好 壯壯膽子逞逞強 傳令軍兵往上闖 軍兵回頭跑慌忙 使開鎗叉將兵擋 對陣出來女紅妝 正是賽紅都元帥刀英月雲二姣娘 金頭女來銀頭女 雲英小着女娥皇 衆家女將往上闖 妖人圍在正中央 女將外邊用刀劈 妖人忙用鎗叉擋 對手無有三合戰 賽紅取出寶一棒 綱仙繩要擒妖道 祭



在空中放豪光 妖人一見說不好 滾鞍下馬去遁藏 借着土遁逃了命 同去發水把人傷 主將跑了兵也走 各顧性命奔慌忙 跑的快來活了命 跑的慢了見閻王 刀砍腦袋瓢兩扇 鎗扎後背透心涼 鎗刺刀劈只一陣 西涼兵卒多半傷 不說兵卒死的苦 表表該死老孽障 借着土遁逃了命 陣發水將人傷圍着大缸忙念咒 陰陽二神着了忙 東念罷西缸念 回身又上南花缸 八個大缸念咒 慌了四海衆龍王 口叫龍神水快長 陰陽缸內起波浪 霎時成一片海 四外無邊水汪洋 妖人站在水船上 一千瓦軍鬧吵々素白小旂一千杆 一人一杆護身旁 手執白旂水上站 丟了白旂命必傷 口內只說永生長 眼看大水上了房 周圍水淹五百里 百姓拋了爹合娘 淹的騾馬水上叫 順水漂流牛合羊 養豬販子賠的苦 綢緞鋪子把本傷 黎民淹死不計數 冲倒許多好樓房 只圖泛水淹宋將百姓黎民遭了殃 那知宋朝洪福大 百靈相助有吉祥 妖道擺陣發大水 遇着雲英俏姑娘 奧妙無窮神通大 借船之法比他強 白缸小卒水上滾 宋兵一見着了忙 頭上黃布帽 腳下故用足蹬在地中央 衆兵俱各綁腰上化爲小船任漂蕩 水長船高往上起 漂蕩搖搖更穩當 宋營兵丁俱喜 你言我語話短長 這個說 紀家小姐神通大 那個說 莫非神女下天堂 衆軍兵 足蹬小船輕又快 趕殺那 手執白旂衆兒郎 兵卒俱在小船上鍋灶帳房大船裝 苦了北番人共馬 個個俱都被水傷 不言番兵死的苦 霎時消滅水汪洋 大小船隻齊落地 雲英傳令話短長 吩咐靈符全解去 水落石出見平陽 白旂番兵全不見 水怪魚蝦歸大江 只見妖道西北跑 月英月雲氣際腔 二人催馬去追趕 妖道跑到陣裏藏 二人趕進金沙陣 不知生死存與亡 回文再表蕭元帥 只見紅雲在良方 飄飄而來落存地 原是鳳英女姣娘 走近前忙下拜 班師來遲罪難當 元帥說仙師在何處 鳳英說是在那旁 元帥上前忙下拜 聖母挽起話短長

元帥令旗一擺，鳴鑼收兵，一同聖母進帳，大家落坐聖母口尊元帥聽了，聖母有話便開言。徒兒來遲把憂擔，只因貧道去借寶。耽擱工夫數十天，妖人修了千年道。煉成銅背與鐵肩，休當他是何妖怪。原來得道一老龍，修煉就在紫雲洞。他的道號紫雲仙，他盜來釋伽佛的沙三粒，擺下了金沙陣式神胆寒。斬他須得三皇劍，借此寶劍爲了難。看守寶劍人五個，王敖老祖與王禪，黃石公與東方朔，還有道友四孔仙。別的道友好說話，孔大仙開了言。此劍不能輕自動，鬧出亂子那個擔。貧道萬般無計奈，同衆道友上西天。見了釋伽佛的面，訴說底裏與根源。佛爺尋統算一算，宋朝還有多少年。紫雲孽畜自尋死，皆因發水把民淹。衆佛這才好惱，三皇寶劍借與咱。貧道借了三皇劍，要斬妖人不費難。故此師徒回來晚，望乞元帥海量寬。寒紅回言說不敢，老師到來是天緣。也是宋王洪福大，才勞仙師到這邊。聖母說是免客套，細聽山人表一番。大兵征西好幾載，也該班師把朝還。呼家大仇也該報，龐文也該喪黃泉。聖母說，待我前去，取了妖人金沙，大家努力破陣，說罷邁動仙足，出了大帳，來至陣前，舉目觀看，好不凶險人也。

黎山聖母出大營，金沙陣外把身停。舉目留神慧眼看，觀看陣式擺的凶。冷風颯々冲霄漢，陰風滾滾鬼神驚。內按陰陽分八卦，外掛八門按九營。西南汎地哪叱站，脚踏火輪起在空中。西南角上仔細看，喪門吊客氣兇兇。誰要犯了他汎地，只有死來那有生。正南丙丁本屬火，老君爐在正當中。敵人入了他汎地，連人帶馬被火坑。東南不住大風刮，飛沙打眼不能睜。敵人入了東南地，腦袋打些大窟窿。正東留神仔細看，雷聲隆隆在空中。敵人入了他汎地，兵丁一概被雷烘。東北留神看一眼，惡鬼足有萬千名。正北方上送一目，霧氣森森萬年冰。敵人要是坎地去，冰雪凍死把命

價 西北乾天看一看 金睛大獸瞪眼睛 敵人犯了他汎地 張口能吞大宋兵 中央戊己仔細看許  
多神人說不清 托塔天王居中立 黃金寶塔手內擎 敵人犯了他汎天 寶塔喪殘生 不表聖母把  
陣看 再說二位女花容 自從大破借水陣 趕殺妖人要立功 姐妹二人主意定 擎刀打馬催走龍  
趕着趕着看不見 只覺四外起冷風 大風吹的渾身戰 前心後心像背冰 莫非進了妖人陣 進  
陣有死無有生 方才正趕老妖道 怎麼一時影無蹤 天昏地暗鬼神叫 只聽耳旁有殺聲 雲霧遮  
天不見日 不知南北與西東 姐妹二人說真怪想是進了魯都城 只聽前面人說話 照着聲音舞  
青鋒 頭暈心迷眼難睜 佳人困在金沙陣 紫雲道人樂心中 只也不用金沙壓 五鬼前來分尸靈  
妖人邁步出了陣出陣去引大宋兵妖人遇着老聖母聖母開言把話明口尊紫雲老仙長 穩住仙體細  
耳聽 既稱仙長隱古洞 前後事兒早知情 凡夫不曉天機事 難道仙長你不明 枉勸干戈開殺戒  
紅塵奮力把名爭 平白無辜擺下陣 神佛怒惱活不成 違天別地不說理 只怕人容天不容 黃  
伯陽擺下陰魂陣 臨死落得不善終 周朝曾有三霄女 黃河大陣擺的凶 十二弟子打陣內 三個  
女子性命傾 萬仙陣來萬寶陣 那個擺陣得相應 勸你收心回古洞 修煉身體苦用功 你若修的  
功果滿 萬仙陣上表表名 你若不聽良言勸 多年道行付東風 紫雲道人心起火 氣得兩眼似明  
燈 妖婆與我少胸氣 找我胸氣可不中 你今下山訪一訪 祖師不是省油燈 我保國王征天下  
與你那條筋骨疼 說着舉劍奔聖母 聖母也要寶迎劍 二仙並未三合戰 妖人回陣走如風 妖人  
進了金沙陣聖母隨後趕的凶 頭頂蓮花追進陣 要找妖人把帳清 聖兒闖入金沙陣 大兵吶喊不  
住聲 天王說毛仙那裏走 黃金寶塔往下扔 李靖扔下金塔去 要壓聖母人一名 老聖母 頭頂  
蓮花手托塔 進了幽冥豐都城紫雲道人法台站 他把聖母誇幾聲 五色道寇頭上戴 八卦仙衣穿

身中白髮童顏多主壽，仙身道體妙形容。胆大進我金沙陣，多年道行白費功。那知今日來送死，飛蛾投火命必傾。手招靈訣口念咒，一粒金沙往下扔。一粒金沙壓下去，眼看長了一山峰。妖道連說妙妙，聖母土遁跳了生，借着土遁逃了命。壓死姐妹二花容。

話說聖母借着土遁，逃出陣外，只見三粒金沙落地，地下長了三座大山，妖人金沙使完，方可破陣，待山人回營去也。

這才是聖母進大營，去見元帥，賽紅，賽紅迎接老聖母，這等奉散大不同。接進大帳落了座，聖

母開口把話明，妖人金沙全落地，長了三座大山峰。山人土遁逃出陣，壓死月雲合月英。元帥調

齊人共馬，就此點將快發兵，外邊就用大兵困。我在陣內找妖精，賽紅開聽不怠慢。手執令箭傳

出令衆家頭目進大帳，來了營中男女兵。玉真王，頭裏走，火葫蘆王子隨後行。來了公子呼守用

楞裏楞怔呼聖生，坐山爲寇呼守信。還有小將呼延明，神通廣大紀小姐。他的名字紀雲英，金

頭王子金頭女，銀頭父女進大營。孟強焦玉也來了，大帳以內把令行。來了鳳英盧小姐，他是聖

母大門生，別人俱已帶了喜。孟強焦玉帶哭行，他兩爲何眼含淚。暗哭月雲與月英，皆因夫妻恩

情重，他兩爲何不心疼。閒言暫且不用表，元帥坐上把令行。

蕭賽紅手舉令箭，一聲叫道，衆將聽令，各回本營，整齊人馬，一同仙長，大破金沙，捉拿妖道

，各顯本領，俱要爭先立功受賞，違令者斬，衆將齊聲說，遵令，各回本營，又吩咐放砲起兵，

火工聽說，不敢怠慢，

火工聞說不消停，每炮裝上藥三升。點火放炮振天響，催陣鼓打振耳鳴。大兵齊奔金沙陣，周圍

圍的不透風，按下別人且不表。再表爭名二花容，金頭女與銀頭女。提刀直進陣中，二人闖進

金沙陣 鬼哭神號把人驚 北風吹的心冷戰 南面火烤似蒸籠 東面飛沙直打臉 西面怪叫不住聲 嚇得二人渾身戰 頭迷腿酸眼難睜 腿酸腰麻吊下馬 綉絨大刀一旁扔 心內不住親娘叫腹內擰腸不住疼 一陣緊來一陣慢 髮似人揪一般同 二人得一樣病 從小這病未曾生 想要邁步走不動 想要起來也不中 雙手柔腹疼殺我 只叫老天把人傾 送生娘娘下了界 來至金沙大陣中 一對嬰兒捧在手 送至二人他前胸 有福在此生貴子 無福眼下把命傾 照着佳人拍幾掌 兩個嬰兒降了生 兩個孩子才生下 來了兩位女花容 一個就是紀小姐 一個就是蕭賽紅 二個女子下了馬 攙起分娩人二名 忙將戰裙同解下 抱起嬰兒上能行 兩個女子來生產 冲散陣內衆天兵神仙最怕腥血氣 妖人靈符也不靈 托塔天王歸天去 二郎哪叱起在空中 黑虎玄壇離了位 趙公明騰雲上天宮 黃毛童子馬大漢 見了血氣跑如風 許多惡鬼歸地府 喪門吊客上天庭 朱雀勾陳與玄武 伏兵大禍太歲星 白虎毒蛇金請獸 各歸本位守本宮 陣內散去衆神將 還是依舊地平川 聖母早已安排就 要拿多年王八精 上天撒下天羅網 鎖地神咒將他封 周圍四外是人馬 全圍圍着無數兵 聖母祭起三皇劍 瑞氣千條在空中 妖人一見說不好 何不土遁去逃生 要進土遁不能入 要借風遁也不中 空中懸置天羅網 平地要跑有大兵 聖母口中念靈咒 妖人霎時改形容 紫雲道人原形現 原來是個王八精 變了王八碾盤大 兩個眼睛似明燈 聖母上前取二目 取下二目實一宗 三皇寶劍往下落 料想妖道活不成 只聽咯叉一聲響 王八腦袋落流平 千年道行算拉倒 再不擺陣與挑兵 聖母這才開言道 開言有話元帥稱 斬了妖人破了陣 貧道要回老山峯 元帥再三留不住 鳳英叩頭身打躬 聖母駕雲歸山去 去還三皇劍一宗 聖母歸山無話講 再說元帥調用兵 手舉號令叫衆將 大兵圍困八寶城 將令傳出如山倒 八寶城困不

颯風 四座城門早已閉 城上排列許多兵 滾木亂石城上運 安排火藥與灰瓶 壕口俱是弓箭手 俱是士農工商兵 城門早已用磚砌 只留南門把人行 不言城上預備好 已落西山定了更 二位女子大營進 鳳英雲英人二名 進帳見了元帥面 二人開口把話明 我兩到有一拙計 彙夜之間進他城 大街與他放上火 各處巷口用火攻 士農工商誰不怕 買賣救火必下城 燒着誰家誰不怕 軍民人等鬧烘烘 回手落了城門鎖 放咱大兵好進城 進城拿着老反叛 捲旌奏凱好回兵 元帥點頭稱計妙 素知他倆有神通 就依你倆此計算 全憑你倆去成功 天交半夜三更鼓 二小姐駕雲進了城 二位小姐雲端站 火硝硫黃手內擎 用紙包着拳頭大 點着放下流火星 對着柴草扔下去 火苗照得半天紅 大火燒了五十處 只聽黎民叫連聲 都說老天下火了 斗大水光向下扔 城上兵來把火救 只見人等鬧烘烘 小姐來至城門下 開了三黃鎖一封 話說紀小姐慮鳳英，站在雲端，手拿拳頭大的硫黃點着，往下一扔，落在柴草以上，轟然烈火上升燒着了四五十處，滿城之人，亂喊亂叫，說可該我等命盡了，老天爺下火了哇，這都怪你倆高作的冤孽神佛惱怒了，滿城擄軍民，士工商農下了城牆，各奔其家，慌在一處，二位小姐下了雲端，去開城門，有十餘個兵卒，前去攔擋，全被殺死，開放城門，宋兵進城，滿街各巷挨擠不動，可俱是宋朝大，蕭賽紅早有令下，不許傷害黎民百姓，那個犯令，定斬不容，有名上將，直奔皇城，此時天已大亮，且不在話下，單表火葫蘆王子，一馬當先，闖出午門以外，只見馬上馳着一將，甚威風，留神觀看，

葫蘆王立馬看分明 打量馬上人一名 頭戴紫金冠一頂 兩邊相陪二條龍 身穿一付龍護 鱗甲心寶鏡挂前胸 征袍全是巧人綉 九股絲條絆甲繩 面如傅粉金睛眼 掃帶眉毛立着生 勝鬪腰粗

好大漢 身高丈二有餘零 騎着走陣黃驃馬 托天鋼叉手內擎 看了多時敵人到 大刀一舉喊一聲 儂智高莫非就是你 番王回言是孤名 葫蘆王說是知好歹 下馬受綁是正經 策馬奔你三關口 斬了發水老妖精 大破你的金沙陣 人馬進了八寶城 勸你好好受了綁 還保你的活性命 智高氣得一聲喊 敵人住口休瞎蒙 鋼叉一擰分心刺 蘆王急忙用刀封 三股鋼叉龍擺尾 兩刃大刀鳳飛騰 二人冲殺十數回 不分誰輸與誰贏 果然他是好本領 必得法術將他贏 伸手撥開葫蘆蓋 一股烈火往外冲

二人馬臨切近，儂智高手端鋼叉，又是一叉，葫蘆王把頭一低，葫蘆冒火，直奔番王，誰知番王盔上鑲了一顆避火珠，一顆避塵珠，火光一到，化爲青煙，隨風而滅，連燒幾次，皆是如此，葫蘆王才放火龍，要燒敵人喪殘生，葫蘆連晃好幾晃，火到化烟隨青風，葫蘆王子冲冲怒，咬碎鋼牙錯銀丁，催馬鎗刀樓頭刺，番王鋼叉扎前胸，刀來叉架叮噹響，叉扎刀擔冒火星，二馬盤旋三十回，儂智高單手把叉擎，左手開出刀一口，右手舉鞭下絕情。

番王左下使叉，磕出葫蘆王的大刀，右手執鞭，照準葫蘆王說，看鞭到了，火葫蘆王一見，說聲不好，將身往前一探，現出挨打的架子，只聽咯叉一聲，打得甲頁亂飛，晃了幾晃，抱住鞍轡，吐血而逃。

火葫蘆王子來冲鋒，這一鞭打得可不輕，甲頁亂飛往回跑，抱住鞍轡口吐紅，幾乎吊下走陣馬，番王隨後赶的兇，幸虧來了救命將，齊撒征駝往上迎，頭一個是紀小姐，隨後就是盧鳳英，金頭父女爺兒兩，銀頭父女人二名，呼守用相隨呼守信，還有元帥蕭賽紅，孟強焦玉催戰馬，長槍鏃敵呼延明，楞裡楞征呼延慶，手舉鋼鞭猛叉兇，大家趕到齊一裏，一圍一裏不透風，大兵來了無

其數 把番王圍在正當中 你一刀來我一鋼 儂智高怎能把敵迎 眼看時下命難保 元帥又把將令行 莫要傷了番賊命 拿着活的見朝廷 蕭賽紅祭起綢仙繩 瑞氣千條起在空中 口念靈文說聲落 綑住番王一人 吩咐一聲與我綁 忙了少爺呼聖生 上前就把番王綁 繩綁二臂不留情 單三扣來雙二扣 那扣不緊用足蹬 兩條腿上帶木狗 手拷麻錄具上五刑 身上帶着三大件 這回強似當朝廷 元帥又叫四員將 守用守信聽分明 玉真王爺呼延慶 押着出城回老營 四人回營且不表 又叫衆人你們聽 大使奔了銀安殿 押出貴寶好幾宗 又找出 龐文書信十幾道 元帥一見喜心中 呼延慶說好好好 拿回京去見朝廷 打開他的金銀庫 金銀搬運出了城 又叫點火燒宮殿 衆兵丁 拿柴抱草不消停 霎時之間發上火 三宮六院九龍亭 八寶亭子銀安殿 一並全都用火烘 令旗一擺說聲退鳴囉 兵回大營 一聲令下山倒 一時之間收回兵 兵回本營自造飯 一夜之間無話明

話說天明清晨，元帥升帳，將金銀分與大小兵丁，吩咐備下二輛囚車，將儂智高父女與白梅花，並裝入囚車，吩咐放炮拔營，奏凱回京，

好一個 得勝元帥蕭賽紅 八寶城 拿狂反叛人三名 裝在木籠囚車內 奏凱班師要回京 三聲砲響壯營寨 人歡馬快樂無窮 兵丁歡喜回京去 父母妻子得相逢 過了野熊川一坐 剪子不遠面前迎 越過這坐剪子口 日落西山安行營 安營理鍋齊造飯 藍旗進帳報軍情 營外來了下書將 要見呼家二弟兄 元帥說帶進下書將 藍旗回身出了營 領進下書人一個 來至大帳見元戎 見了元帥雙膝跪 雙手獻出書一封 蕭賽紅 拆去封皮展開看 一同呼家看分明 上寫遠智三頓首 親筆暗寫書一封 拜上領兵衆元帥 還有呼門二弟兄 今日兵部黃文炳 他叫龐虎去借兵



夷情山竄與他外甥借人馬 木蘭關內扎下營 擋住回京要路口 不要呼家回東京 也是老天暗  
保佑 神差鬼使不非輕 狗子錯認高山寨 錯上齊平一山峯 借兵將咱山寨上 對我細說內裏情  
拿我當作賊全義現出文炳書一封 書上寫 那個全義發人馬 一同去戰木蘭城 堵住呼家不放  
走 另有方法巧計生未將看罷書內話 借兵之事滿口應 狗子拿我當全義 我就充作全義名 龐  
龍龐虎被我哄 中了我的計牢籠 發兵同他把山下 來到這座木蘭城 在此住有一個月 見天每  
日作的凶見天呼皇又道寡 三六九的裝朝廷 元帥征服西涼地 早撤人馬快回兵 裏應外合拿狗  
子 拿他龐家作憑證 衆人看罷心歡喜 書上言詞情理通 呼家說是好好好 這是老天睜眼睛  
天網恢恢疎不漏 該他惡貫滿了盈 先拿狗子解解恨 作個對證見仁宗 賽社取起逍遙管 寫了  
花東書 封 交與下書各林遠先回木蘭把信通 林遠接書出大帳 星夜奔回木蘭城 林遠回城話  
不表 僮兵起程拔大營 走一日來又一日 夜宿曉行催大兵 人馬寄在路途上 表表龐家二弟兄  
到在木蘭關一座 一心要想當朝廷 帥府改作金鑾殿 大堂改爲九龍亭 袁智封爲大招討 護  
回領兵大元戎 龐虎一心坐金殿 叫他哥哥把基登

龐龍說，兄弟要作皇帝，又得像個皇帝模樣，冲天冠赭黃袍，全都無有，如何作皇帝，龐虎說哥  
呀，事有湊巧，咱妹妹在西宮內院，把仁宗的冲天冠，赭黃袍，拿了兩身，放在府內，被我裝在  
褥套，現在後屋，待我取來，你我穿戴，說罷將褥套衣服取來，二人各穿一身，可就裝起皇帝來  
了，

龐龍龐虎鬧的凶 一心要想裝朝廷 冲天龍冠頭上戴 身穿黃袍綉團龍 他兩腰束藍天玉定天朝  
靴足下登 二人穿戴多停當 兩個坐了九龍亭 袁智看了多一會 暗罵狗子作死精 背國私通該

何罪 興心造反罪不輕 將你拿到東京去 金鑾殿上見仁宗 萬歲黃袍爲干證 冲天冠兒作證憑  
袁智復又開言道 開言有語尊主公 大旗寫上兩行字 立在城上有威風 龐虎聞聽說有理 家  
將快做莫稍停 家將忙把黃旗造 兩杆大旗全造成 龐虎就把哥哥叫 大哥筆跡寫的清 龐龍伸  
手拿過筆龐虎一旁墨研濃 大旗鋪在桌子上 將筆蘸飽寫的清 這面寫 先滅呼家後滅宋 那面  
寫 推倒趙家龐家興 大旗寫完家將叫 孤家有旨向你明 將旌送在城樓上 一杆在西一杆東  
又叫一聲全寨主 我今就將寡人稱 孤封你 出將入相保國將 護國招討大元戎 袁智只得將恩  
謝 狗子添歡長笑容 袁智暗將狗子罵 不知死的狗雜宗 稱孤道寡將旌寫 作的事兒罪不輕 袁  
智心中又生計 一派殷勤假奉承 開言又把嘍兵叫 吩咐爾等你們聽 從今不許叫國舅 俱將萬歲  
皇爺稱 老大稱爲大萬歲 老二稱爲二朝廷 那個違了我的令 犯令定斬不留情 袁智又將萬歲  
叫 爲臣差人去打聽 偵探呼音合信 人馬何日回東京 君臣好做一準備 龐龍說道情理通 龐  
虎也把愛臣叫 你聽寡人向你明 你是我們好朋友 忠心保主國大前 再有甚麼軍情事 你愛怎  
行就怎行 不用回稟不啓奏 只管自己主張行 袁智暗笑把他謝 下了金殿回府中 四將吃茶未  
落盞 嘍卒進前報一聲 今日延安楊元帥 大兵發木蘭城 迎接呼家得勝將 還與呼家來接風 他  
說道 久仰寨主大駕到捉拿龐家二兄弟 方才送來一封信 請爺過目看分明 袁智將書看一遍  
話照前言一樣同 取筆寫了一封信 差兵下到楊帥營 下書之事不用講 欠身出了府門庭 來把  
龐家哥兩見 進了大堂九龍亭 龐家哥兩忙讓坐 吩咐看酒待賓朋 霎時之間擺下筵 龐龍龐虎  
把話明 今日咱飲太平筵 寨主請上飲劉伶 袁智假說臣不敢 折死爲臣了不成 龐虎說 不用  
謙恭請請請 三人坐下端酒盅 三人正然喝着酒 忽聽大炮振天庭 藍旌跪倒來稟報 城外來了

# 呼家兵

話說龐龍龐虎，正擺宴筵慶賀新皇帝，忽聽大炮震天動地，兩個狗子問道，全愛卿，知是那裏炮響，袁智假裝說，爲臣不知，說話未了，藍旛跪在席前，說萬歲可了不得了，呼家大兵現在城外安營了，

龐龍聽了驚又驚，叫聲媽呀把人坑，龐虎嚇得真魂吊，抱着中柱亂哼，哥兒兩個呆呆立，目瞪口呆似噤聲，開言不把別人叫，叫聲愛卿大總戎，每日打聽呼家信，總說無有影合蹤，怎麼忽然就來到，來到城外扎下營，我兩才做新皇帝，江山有些不太平，想是登基日不好，才有今日這事情，呼家人馬今日到，這個亂子可不輕，大兵若是把城進，只恐今朝命有坑，說罷跳脚哭的痛，大口張着放悲聲，含淚帶悲叫好漢，好漢爺爺你是聽，皇帝讓與你坐罷，我兩齊把天下扔，袁智說是休害怕，二位皇帝聽我明，呼家縱有兵百萬，爲臣一人把敵迎，常言兵來得將當，水來土淹果實情，丈夫既然生在世，何患一身死共生，自古多少做皇帝，那能皆都得太平，說罷又將萬歲叫，爲臣就此去出城，會會呼家千員將，擋擋大宋百萬兵，呼家父子全拿淨，好保萬歲得太平，狗子說你迎敵去，回來封你三朝廷，元帥既然要臨陣，我弟兄前往掠陣去觀兵，袁智暗將狗子罵，不知死的二畜生，吩咐抬刀快帶馬，嘍兵帶過馬走龍，袁智拔刀上了馬領嘍兵出了城，狗子也將城樓上，上了城樓去觀兵，袁智領兵宋營奔，指着轅門喊一聲，袁智帶領嘍卒五千，來到城外，劃開旗門，排開陣式，一馬當先，闖至近前，報事藍旛聽真，說袁智領兵出城，前來討戰要那相熟之人，出來答話，軍卒回營，卽照前言稟報，元帥賽紅同守用說道，相熟無非二弟與那小哥四個是你五人前去走走，五人聞聽，各抄兵器出營來了，

五人聞聽不消停，各抄兵力上走龍。咕咕咚咚三聲炮，列開旗門擁出兵。袁智馬上留神看，觀見宋營好威風。營門豎着旗兩杆，斗大金字懸在空中。旛旗招展遮日月，刀鎗劍戟耀眼明。只聽號令一聲響，跑出五匹馬走龍。五馬駝着五員將，來至切近看分明。頭裏就是呼延慶，隨後就是呼延明。孟強焦玉往上，後跟守信呼仁。說話之間對了面，袁智開口衆位稱。狗子現在城頭上，城頭以上來觀兵。他算入了牢籠計，諒他插翅難騰空。擒拿狗子如反掌，囊中捉羔一般同。那位將軍把城進，請過沙場截戰。隨着末將把城進，進城好去拿奸佞。延慶催開坐下馬，馬上沙場假戰爭。拿起雙鞭故意打，袁智舉刀假去迎。鞭來刀架叮嚀響，刀去鞭架冒火星。二人沖來五六回合，延慶假敗跑如風。袁智催馬直追趕，緊緊追趕不放鬆。趕至近前把刀砍，延慶滾鞍落步行。袁智吩咐綁綁綁，喉卒綁了呼聖王。狗子一見心喜，那知盡是鬼吹燈。焦玉一旁假動怒，催馬舉鞭往上迎。雙手舉鎚連聲喊，撒野擒我大長兄。你要放回還罷了，不放叫哥喪殘生。合着我活叫你死，合着我死我就生。沙場並無三合戰，袁智假取一溜風。袁智就在頭裏跑，焦玉緊追把話明。低言叫聲袁寨主，把我拿住好選威。袁智回言說知道，旋回坐騎大刀擎。回馬一刀假砍去，焦玉滾下馬。上趕一聲吩咐與我，我拿住上來一窩蜂。活活綁了小黑玉，喜壞城上假朝廷。袁智收兵回城去，呼家假裝來遣兵。趕至不及將城進，落了吊橋城門封。呼家只才回營去，守信領兵歸大營。袁智綁着二小將，喜慶關氏一弟兄。狗子下城進了府，坐了大堂發威風。吩咐快帶被擒將，皇爺問問他口供。兩邊答應忙，綁推的推來擁的擁。來至大堂挺身立，龐賊說你兩叫作什麼名。延慶道，我叫呼大黑，焦玉說，我叫呼二黑，龐龍說，怪不的黑眉烏眼的，原是哥兩，我且問你，當日有個偷上肉坭墳，火燒汴梁，大王莊上關過重圍的呼延慶，那是你甚麼人，延慶道，就那

是你黑爺爺，龐龍說，你呼家惟有你這冤家難纏，如今已落皇爺之手，諒你插翅難飛，除了你，其餘有何懼哉，全愛卿，將小冤家推出午門斬首，免去後患，可喜呀可喜，

龐龍龐虎發威風，吩咐要殺呼聖生，黑爺聽罷哈哈笑，連把狗子罵幾聲，稱孤道寡該何罪，假裝

皇帝罪不輕，金徽龍樓奏一本，按律應當點天燈，龐虎上前用手指，大罵狗子小頑童，今日落在

皇爺手，諒你插翅難飛騰，黑爺復又哈哈笑，大叫狗子你是聽，你今拿着爺爺我，叫你認認黑祖

宗，說罷兩膀只一掙，活扣繩索盡皆鬆，焦玉一見也用力，兩膀一爭繩子崩，倆個狗子嚇一跳

魂消魄散走真靈，站起身來就要跑，兩個少爺豈肯容，趕上抓住賊龐虎，焦玉就拿賊龐龍，二賊

一齊高聲叫，忙叫元帥全愛卿，快快來救朕的駕，快拿兩個小畜生，袁智說你放狗屁，瞎眼認錯

定盤尾，我是齊平山寨主，守信是我一拜朋，你兩借兵把山上，我就假充全義名，狗子聽說假全

義，嚇得頭上走真靈，涼水澆頂一般樣，兩腿發麻轉背縫，才知上了袁智當，中了他的鬼吹燈

嚇的跪在流平地，管着袁智叫祖宗，袁智一旁開言道，龐虎圖謀是實情，龐龍爲人作事好，饒了他

的命殘生，焦玉這才撒了手，龐龍好似鳥出籠，跑到外邊叫家將，快快拉過馬能行，家將拉過一

匹馬，賊子上了馬走龍，跑出城來抬頭看，看見面前一座營，賊子又把家將叫，面前這是何人兵

家將回言尊萬，黃大老爺接迎兵，說罷二人往前走，家將一齊喊連聲，那位好漢來救駕，萬歲

大駕出了城

合營聽真，二皇帝被呼家擒去，剩下空城一座，這幾句話分明是告龐龍一狀，楊元帥說，將那頭

戴冲天冠，身穿赭黃袍的反叛，與我拿下了，

宗保傳下令一聲，忙了合營虎狼兵，各抄兵刃往上闖，圍住這個假朝廷，拉下馬來就上綁，打入

囚車裝木籠不言楊營拿賊子 再說呼家進了城 焦玉袁智見元帥 獻出龐兜人一名 吩咐裝在囚車內 打入木籠押老營 宗保聽說大兵到 帶領衆將去接迎 接迎呼家衆父子 王爺一同衆花容一齊進元帥帳 大衆叙禮問姓名 大家按次歸了座 元帥排宴就接風

話說宗保謝了救文廣之恩，大排酒宴，與衆位接風飲酒之間，宗保說，呼將軍，今日與衆位過了此關，並無阻滯，此處離京尚有二千餘里，非止一日，路途收兵之信，傳至汴梁，龐文聞知，倘然有變，徒費唇舌，不知先差小兒連夜進京，通知包丞相先把龐文拿住才好，衆人齊說有理，宗保吩咐，文廣帶領四名家將，限你七天七夜，趕進汴梁，開封府下書，路上流言，傳說呼家被儂艷花誑進阿里司國，並無音信，如有違誤，定罪不饒。文廣答應遵令，出營上馬，趕奔汴梁來了。

文廣出營上走龍 帶領家將奔路程 不表公子汴梁去 再說宗保老元戎 歇兵三日要起寨 一同呼家奔汴梁 五輛囚車隨營去 囚的龐虎與龐龍 還有兩個女反叛 梅花顏花二姣容 智高也在木籠內 五輛囚車囚五名 差官前站催糧草 延安元帥回汴京 大兵寄在路途上 再把文廣送一程 按着站道換快馬 如飛似箭離了弓 一日三餐在馬上 下雨刮風也登程 夜晚那能投宿店 困了那敢閉眼睛 走了七天並七夜 這日進了汴梁城 一直來至開封府 門軍報與老包公 包公聽言吩咐請 公子進衙向裏行 忽見包公使下禮 包公親領進內庭 進了內庭方坐下 問起西涼呼家兵 文廣從頭說一遍 包公聞聽長笑容 文廣又將書字獻 包公接過看分明 書信言語看一遍 阿彌陀佛念幾聲 我爲呼家心使碎 幸喜得勝轉回京 邊關拿住二公子 謀反大逆罪不輕 先拿龐文黃文炳 只得還把巧計生 公子且回無佞府 歇息身體在府中 公子辭別出了府 再說

鐵面老包公 送出文廣書房坐 腹內展轉暗叮嚀

包公爺坐在書房用茶，忽然心生一計，名爲引鱗出洞，調虎離山，張龍去找一個口巧舌辨的一個師婆，列位取說何爲師婆，就像如今日馬六神一樣，但說張龍聽了包公之言，到了街上，把師婆找到衙內，包公忙對師婆這般如此，如此這般，吩咐了一遍，賞給五兩銀子，說道事成之後，還賞你五個元寶，師婆叩頭就謝賞，包公打發他出衙而去，又修書一封，差王朝馬漢，送至司禮監陳琳，又修一本，言說包公忽然中瘋，身不能動，告假回家養病的本章，次日五鼓堂官送進朝門，殿頭官傳遞仁宗，仁宗看罷，批將回去，准其回家養病，病癒回朝，龐文炳聽說滿心歡喜，去了眼中之丁，肉中之刺，包公也是喜悅，喜的是奸黨們，中了牢籠之計，收拾行李，急忙帶領手下之人，出了汴梁，在百里之外，尋一僻靜村莊住下，不許百姓聲說，走漏風聲，此話不表，且說司禮監陳琳，看了包公密書，進了西宮，與龐妃問安，龐妃問道，陳琳，我這一身惡瘡，太醫院每日進藥，並無一點效驗，你在外邊訪求一個明人，若能治好，重重有賞，陳琳說，現今出了一個肚內仙李師婆，專斷人的吉凶禍福，能知人的生死存亡，有求必應，娘娘這個貴恙，只用問他一問，便知明白，龐妃說，必須奏明皇爺，說話未了，仁宗駕回西宮，龐妃就將此事奏明，仁宗准奏，即差太監陳琳，把李師婆宣進西宮，仁宗坐在一間套房之內，垂下珠簾，觀看師婆，

仁宗天子二目睜 看見師婆進西宮 兩鬢蒼白年紀老 四旬年紀像五十零 烏綾包頭將髮罩 別  
着一根簪黃銅 身穿一件青布襖 腰繫裙千把膠蒙 雖然他是民間女 大模大樣了進宮 見了龐  
妃飄飄拜 三呼千歲娘娘稱 凡婦能附仙姑體 不便叩頭把禮行 龐妃吩咐快請坐 李婆告坐落

身形 娘娘開言仙姑，聽這話，你老知人死共生，過去未來早知道，有求必應靈又靈，我今特把仙姑問，我這病，或死或生，李婆婆言尊千歲，小婦那知吉合凶，千歲你要問何事，必須誠心把香升，仙姑下界附我體，吉凶之事告訴清，龐妃道，我這臥牀不能起，那能拈香求神靈，李婆婆道，別人也可能以替，龐妃開言喚一聲，回言就把宮娥叫，快快淨手把香升，宮娥答應不怠慢，銀爐拈上香一封，龐妃跪着忙祝告，祝告仙姑顯顯靈，弟子未作甚麼孽，這身惡瘡主何情，望求仙姑指教我，搭救弟子命殘生，龐妃祝告多一會，李婆婆心中費調停。

李婆婆見龐妃倒在床上，禱告多時，假裝仙姑，可就說起來了，

李婆婆心中打算盤，將無作有把人瞞，緊閉二目不言語，穩坐不動香案前，包公教與他的話，從頭至尾記心問，巧言令色會撒謊，叫人難解巧機關，腹內連響兩三陣，叫聲龐氏你聽言，因你祝告誠心意，小仙下界到這邊，小仙說話不留情，已往之事照實言，要問你這一場病，自己招災自己擔，那年去上東岳廟，沒有願心強去還，那年降香沒好意，心中却把歹心安，呼家性命喪你手，善惡簿上把名添，運旺不會來找你，時衰才把陳案翻，父女同把陰瘡長，善惡相報有循環，娘娘你說是不是，件件棒不虛言，龐妃聞聽這些話，嚇得心中打戰戰，欲待有心全招認，仁宗又在套房間，含糊答應說是好，誰能把那仙姑瞞。

龐妃含糊答應，有也罷，無也罷，小妃全都認，只求仙姑明指一條生路，等待弟子病好，修蓋廟宇，再塑金身，每日供奉燒香叩頭，李婆婆說，真也罷，假也罷，已經過去，不用再說，只因你今日這樣虔心，姑且指你一條生路，從此須要回心向善，肚仙不住龐妃叫，仙家有話向你明，仙丹妙藥全不用，縱然用藥也不中，要好還上東岳廟，東岳



廟上求神靈 哀求十殿閻王主 打個替身寫你名 急在神前禱你換 總能保主你性命 此願不必  
觀身去 或是你的父台兄 你父若熊替你去 醫保瘡毒一掃平 全身災害全消退 病去身安福壽  
增 須要牢記仙姑話 別當虛言假告誦 信與不信任憑你 我今還要上天宮 李婆言畢不說話  
故意閉上雙眼睛 一時哄信龐氏女 龐妃又來問一聲

龐妃又問了兩句，李婆一聲不答。過了多會，打個冷戰，睜開二目，龐妃仔細觀看起來了，  
龐妃留神細睜睛 打量李婆人一名 半晌不悟道幾証 如夢似醒一般同 腹內狐疑心暗想 必然  
他是有神通 我再將他問一問 看他知情不知情 閑言又把肚仙料 方才說話我不明 李婆見問  
回言道 口稱銀娘千歲聽 方才仙姑那言語 叫我一字不知情 仙姑說的什麼話 對着小民明一  
明 李婆明是胡弄鬼 哄的龐氏信真情

龐妃說，方才仙姑叫我東岳廟降香，瘡毒自然全愈，我這禰禮生瘡，那得罷去，兩位國舅又上華  
山還愿，我父身生瘡背，如何是好，李婆說道無妨，娘娘聽了，

縱然你父生瘡背，替尔前去也應當，娘娘玉體貴恙好 你父心身也安康 敬神如在古來禮 念佛  
消災降吉祥 說的龐妃心歡喜 連說神婆好心腸 伸手拿過兩元寶 奉送仙姑好燒香 李婆一見  
忙道謝 民婦愛財理不當

龐妃說，太監把李婆送出宮去，李婆同太監出宮而去，仁宗說，愛妃，東岳廟降香，你是設謀要  
害呼家父子，龐妃道，萬歲，小妃那有那樣心腸，如今神仙也會賴人，小妃只圖病好，好陪伴萬  
歲，仙姑說是小妃，就算是小妃 不與分辯，還望萬歲出一道旨義，我父天齊廟降香要緊，仁宗  
准奏，登時寫了一道旨意，龐國老三月二十日，東岳廟替西宮娘娘神前懺悔，這一道旨意，發

將出去，就如勾魂牌票一般，李婆來至南衙，對着張龍細說一遍，李婆回家不表，張龍飛馬去至山林店，稟知包公，包公滿心大悅，龐妃信了肚仙，聖上必定也就信了，龐文現生瘡背，不能動彈，如何是好，有了，代我申道牒文，奏知東岳天齊，暫且把龐文的瘡毒寬放一日，要能上廟，方可拿他便了；

好個南衙老包公 本是上方文曲星 一心要把奸賊滅 赤心耿耿苦盡忠 取筆就計牒文寫 一筆簪花寫的清 夜至三更火燒化 筆意虔誠卽有靈 四值功曹不怠慢 送與天齊老神明 天齊接過牒文看 一看就知內裡情 陰瘡本是不顯擲 急命不顯鬆了刑 不顯急把鬼卒叫 快把龐文釘板鬆 不覺三日瘡全好 瘡口消了全長平 好賊這才心懣喜 牌票發到古廟中 發了銀子去建醮 二十八日把香升 文炳聞聽這些話 傳與一班衆賓朝 公同擺下酒合筵 齊集臬親賞花亭 咱與國老把病起 與他賀喜飲劉伶 按下奸賊咱不表 再把王朝馬漢明 奉命汴梁探聽信 賊臣信息打聽清 飛馬下山上村去 對着包公報分明 今日臬王親生子 旨意傳出紫禁城 龐文去上天齊廟 他替娘娘把香升 文炳同衆來賀喜 龐文起病在花亭 二人說罷一夕公 包公聞聽喜氣生 差趙龍 連夜去把齊平上 去找孫豹與文全 叫他急向汴梁趕 汴梁告狀把冤明 包公坐了四人轎 文廣出來忙相迎 進了書房分賓坐 對着文廣扎話明 差人呼門去送信 復又寫下信三封 一封送給王翰林 一封送與寇相公 一封寫給岳門後 內裏情由寫的清 三人見信拆開看 點齊三千馬和兵 單等三月天齊會 皇親花園拿奸佞 這些後事且不表 再說趙龍上齊平 去找孫豹王百萬 領進東京汴梁城 包公寫了一張狀 教給他倆告龐龍 書要減節方爲妙 天齊大會吉日逢 包公來到天波府 又來寇準王公卿 三人會齊把計定 岳恆埋伏且不明 包公又把文廣叫

你帶家將一百名 本院竭鑊也抬去 全副執事隨後行 埋仗潘宅花園外 等我一到有調停 包公埋伏也不表 再把龐公一明 奉旨拈香天齊廟 坐着八人轎一乘 半朝變駕頭前走 前護後擁好幾層 滅爾截說來的快 來到天齊廟門庭 道官迎接進了廟 走上大殿跪流平 虔心燒香化錢紙 道官敲磬又念經 龐文叩頭忙站起 禪堂以內飲香茗 茶罷吩咐快擺駕 家將聞聽不消停 龐文上轎出廟外 正遇文炳狗奸佞 口稱國丈久未會 大駕貴恙可安寧 學生五人備水酒 宴設皇親看花亭 特與太師來起病 龐文帶笑把話明 列位費心就承領 前往潘家花園行 不多一時花園進 龐龍外着上花亭 衆人按次落了坐 永春執壺抱着瓶 文炳把壽面帶笑 口尊太師聽分明 今日特報一宗喜 龐文說是那一宗 文炳說 第一國母災病退 第二件 包黑老賊在病中 第三件 幸得老貴恙好 四件喜事聽我明 西涼有個顏花女 把呼家 誑進阿里司國城 至到如今無音信 必然有死無有坐 大患皆除禍根斷 你說喜星不喜星 龐文聽說心大喜 眉開眼笑樂無窮 大家歸座開懷飲 山珍海味列幾層 滿耳笙歌吹彈唱 一夥奸賊身離體 豁拳行令正飲酒 家將進來把話明 丞相定爺來到此 衆人抬眼看分明 滿朝執事花園道 眼前進來一窩蜂 後跟寇準楊文廣 帶領家將無數兵 抬着鑄劍照妖鏡 後跟南衙老包公 龐文一見包公到 失手酒杯落地平 文炳一見得得戰 眼前一陣發了蒙 寇爺陪笑開言道 口尊太師你且聽 開聽太師貴恙好 特來賀喜何必驚 莫非怪我把席闔 老龐文 回說那有這事情 諸位光臨真僥倖 重整杯盤飲酒令 文炳一旁開言道 大人告假回府中 莫非半路接了狀 狀內必有大事情 包公接口說正是 我乃告假回家中 故此不能審此案 特煩你們審個清 吩咐家將快抬轎 大家一同好進城 太師也得一同去 衆人無奈下花亭 包公吩咐快抬轎 個個上轎往外行 出了潘家花園外

包公又把話來明 王朔快把令來擺 馬漢快快調大兵 令旗一擺如山倒 壯兵一擁往前迎 轎前轎後是人馬 嚇得奸賊胆戰驚 人馬轎馬往前迎 迎面有人把冤明 包公吩咐快呈狀 大家進衙斷個清 快把告狀二人鎖 王朝馬漢不消停 王朝鎖了名孫豹 馬漢拿着老王同 一全要把南衙進 開封府內斷事情 龐文喬內往外看 打發告狀人二名 老頭就是王百萬 這個孫豹是家丁 莫非他倆把我告 這個事情有八成 都知包黑實難惹 也不論 皇親國舅一例行 龐文想了脫身計 連連說是要出恭 包公吩咐快快走 執事飛跑不消停 銅羅不住咚咚響 喝道叫叫不住聲 龐文心中越發燥 埋怨文炳將我坑 有心跳出撒腿跑 兩邊又有許多兵 說話之間來的快 進了南衙府門封 進衙公堂忙下轎 包公吩咐把堂升 寇老先生正面坐 文炳坐在大堂中 衆位就在旁邊坐 帶上告狀人二名 二人大堂雙膝跪 呈子舖在公案中 黃文炳 未見呈子先拍案 二個奴才叫其名

寇準說，黃先生莫勞動，看他的呈子，自然明白，文炳睜眼看原因 呈紙一上寫的真 狀告朝中龐閣老 欺壓良善害小民 賊子看到這句話 不由心中自沉吟 思想多時說聲打 快快打出氣癩人 抓起呈狀才要扯 文廣上前把手伸 公子伸手奪過去 大家看看河原因 寇準接過高聲念 衆位大人細聽真 狀告龐文賊奸黨 欺壓良善害小民 無故私自與人馬 各處搶劫掠金銀 因我大王莊一座 舉家良賤用火焚 男女燒死百十口 三歲孩子也沒存 可憐祖上心血力 萬貫家財化灰塵 衆位大人看起來，這王百萬太也苦了，龐太師作事太也毒了，往下聽 又把人民鎖了去 送在南牢受苦刑 千般苦處我受盡 將我取出把軍充 差他家人名孫豹 途中

要把我命坑 幸虧家人慈心動 孫豹放我老性命 老爺們 清似水來明似鏡 斷一斷 小民屈情 不屈情 殘害百姓該何罪 天理王法容不容 句句是真非是假 現有孫豹作證明 大人問出半句 謊 情願鋼刀受典刑 寔爺皇子念完畢 龐文有點不受用 文炳聽罷心不悅 連把老狗罵幾聲 你有見証在何處 那個敢來作證明 包公開聽暗暗罵 罵聲文炳黑難稱

包公問道，王百萬，孫豹現在何處，王百萬用手指着，就是此人，包公說 孫豹從實說來，

孫豹跪扒三兩步 衆位老爺尊又尊 小人龐府當家將 家主叫我去殺人 途中殺死王百萬 給我

兩千雪花銀 妻子苦苦將我勸 我也動了不忍心 半路放了王百萬 你東我西兩離分 我無投奔

把山上 那知他也上山林 他說冤仇深似海 捨命前來把冤伸 狀子言語並不假分毫不差真又真

文炳一邊發了怔 龐文接口把話云 大喝一聲罵孫豹 養夜偷我金共銀 偷去金銀我不惱 不

該同謀告主人 吩咐快將孫豹打 忽拉上來人一羣 包公說是慢動手 虎氣昂昂把話云 賴你殺人

算你假 差人放火確是真 叫聲張龍與趙虎 帶上放火五個人 不多一時全帶到 包公開口問原因

龐文差你們大王莊放火 是真還是假 龐武等五人齊說 並不虛假，俱是真情，小人俱已招了，國

丈大人快快招了罷，免的我們受苦了，

包公一聽氣忿忿 用手一指罵龐文 狠心狗肺賊奸黨 倚仗你女小賤人 害死多少忠良將 無故

生端害黎民 吩咐一聲與我鎖 忽啦上來人一羣 上前鎖了龐國老 帶上繩法繩一根 包公又叫

拉下去 快快打這狗奸臣 四十嘴也照數打 臉上打得血淋淋 嚇得文炳身打戰 頂梁穴上走真

魂 文廣一見故意問 黃老先主爲何因 你也這等心害怕 不用說 此事有你甚關心

文廣說，再把這張狀子大家細看，黃文炳道，公子，這張狀子不看也罷 寇老爺說，那有不看之

理，只才展開大家觀看，

首告之人名孫豹，沒有冤枉共屈情。只因一件不平事，勾串龐虎與龐龍。夷明山上賊全義，現今

造反在邊廷。本蘭關內稱皇帝，招軍賣馬聚英雄。衆位大人不憑信，現有押筆書一封。手拿書字

往上遞，衆位打開看分明。從頭至尾念一遍，文炳開聽面嚇青。腿肚一直向後轉，穿着褲子出了

恭。包公說，文炳你看真合假。黃文炳，搭拉腦袋不應聲。包公一見只冷笑，連把奸賊罵幾聲。

此書是誰親手寫，快快招了免動刑。一連問了好幾句，一言不出似啞聾。包公吩咐把刑動，寇準

一旁假講情。口尊相爺休動怒，莫要難爲黃二兄。他掌兵部司馬印，那能私把賊寇通。孫豹說話

有些謊，狀子以上寫虛情。黃老先生自己想，叫他自己評一評。咱是官官來想護，不該傷了居官

情。包公聞聽說罷了，叫他自己定罪名。若有半點私心意，立劍三截不留情。文炳取筆訴呈寫，

孫豹言語莫要聽。我居兵部大司馬，焉能私自把賊通。執法犯法該萬死，按律就該萬刮零。訊斷

已畢，停住手，還求衆位見見情。

寇準接過一看，故意誇獎。讚的不錯，包公看了一看，微微冷笑，叫一聲黃文炳，批詞與你書字

筆跡相同，左右將奸賊與我拿下來起來，

好一個鐵面無私老公公。吩咐左右快動刑，夾住文炳兩條腿。兩人拉起一條繩，夾的文炳咧着

嘴。當着包公叫祖宗，吾的爺，求你且把大刑放。一宗一件全招承。

包老爺說，既然招認，且免動手，于先生提筆，黃文炳說，只因呼家父子征西，恐怕得勝還朝，

報仇雪恨，主僕龐龍龐虎，親筆寫書，結聯夷明山盜寇全義。本蘭關去擋呼家歸路，件件是真，

于永春把口供記完，送與包爺，包爺看了一遍，吩咐王朝馬漢，把文炳鎖上。在一處，與龐文調

轎上朝面君 列位大人 與我同去走走，衆大人齊聲願往。好個鉄面老包公，要上金殿見仁宗。

頭裏跑開對子馬，後跟大轎好幾乘，穿街過巷來的快。午門不遠咫尺中，午門已到齊下轎。帶

領着原告被告人四名，一齊來至朝門下。老包公吩咐快撞景陽鐘，王朝上前把鐘撞。只聽咚

々亂咚咚，仁宗正在西宮院，議論國老降香情。忽然聽見金鐘響，慌忙寇帶出西宮。來至金殿登

龍位，叫聲文武衆公卿。那邊反來那邊亂，那國王子反邊廷。只見包公下邊跪，仁宗連忙問幾

聲。卿家告痛回家去，爲何又回汴梁城。想必有了緊要事，快快奏與孤王聽。包公跪爬多半步，

連把萬歲尊又稱。只因接了兩張狀，包某自己問不清。原告被告全帶到，來到金殿見主公。仁宗

聽罷心不悅，不過一宗小事情。把那些告狀之人往上帶，包公開聽不消停。叫道王朝馬漢，

把人帶上金殿。不多一會，俱各帶到金殿，仁宗舉目觀看。天子坐上用目睜，望見告狀人幾名，

一個好像龐閣老，一個好像黃愛卿。後邊還看人幾個，俱都帶着犯法繩。天子不解其中意，

連把包卿問一聲。龐黃二卿犯何罪，犯何律條對朕明。包公開聽尊萬歲，聽臣細奏我主公。爲臣告假歸故里，

半路接了狀兩封。一狀告的龐閣老，二狀告的黃奸佞。臣見事重回朝轉，恐怕誤了國體情。正湊巧，

走出皇親花園外。臣聽見花園亂嚷不絕聲，就知其中有別故。爲臣進了花園中，猜拳行令排筵宴。遇見被告二公卿，臣將二賊全拿住。帶到

南衙府開封，審清斷明兩張狀。件件椿椿不屈情，原告就是王百萬。還有孫豹作證明，龐國丈

放火殺人全招認。黃文炳親筆定下他罪名，包公言罷遞呈狀。天子展開細看清，兩張狀子看完

畢。腹內暗想自可嚇，二卿身犯蕭何律。偏又遇見老包公，天子殿上一聲叫。快帶原告人二名，

仁宗說，王全厚，你犯龐文放火燒你原由。訴來朕聽，王百萬就把龐文假傳聖旨領兵三困大王莊，捉拿呼家，放火燒莊。差孫豹殺他，細說一遍，仁宗又問孫豹，龐文差你殺人，是真是假，孫豹說：「一字不假，字字是真，又問五人，龐文使你們放火，要你實說，五人一口全音，原來真真是實，天子說，老國丈，王全厚告你使人放火，燒死合莊之人，想必素日有仇，他才告你這張慌狀。你這六個家人，想必做了錯事，打罵太重，他們懷恨在心，這才誤告干證。」仁宗領着龐文說話，那知鬼差神使，龐文說，原告也無仇恨，干證也無仇，只因要燒死呼家之後，帶累王家全家燒死，只剩百萬一人，差孫豹殺他是真，恐有後患，件件是真，望乞萬歲開恩赦臣無罪，好個龐文狗奸佞。殺人放火全招承。一旁喜壞包丞相。殿上長吁宋仁宗。領着亦說你不說。不動刑法你招承。我到有心將你放。國法律例不容情。仁宗埋怨龐文錯。包公取筆記口供。又斗龐文盡下押。定下龐文案一宗。包公又遞二張狀。仁宗展開看分明。從上而下一看一遍。連把孫豹叫幾聲。此事來由要實訴。孫豹說盡說個清。再看文炳書一卷。私通山寇起賊兵。主使龐龍與龐虎。山城全義人一名。邊關去把咽喉播。省的呼家回汴京。招集人馬汴京反。保着太師坐朝廷。又看文炳寫的供。字樣筆跡一般同。仁看了長吁氣。手指文炳奸佞。為朕待你那點錯。圖謀這反為何情。文炳嚇得渾身汗。鼻子後頭冒了風。仁宗皇帝正斷案。黃門官。金塔跪下把話明。征西元帥湯宗保。頭着馬回京城。午門以外候聖旨。要上金殿見主公。朕也未把他來調。自己回京為何情。快把衆人帶下去。下在刑部南牢中。吩咐快把元帥請。門宮急忙下龍亭。下了金塔奔午門。對着元帥把話明。元帥隨旨上金殿品級台上跑流平。山呼萬歲來見駕。我半萬歲福壽增。仁宗一見銀金口。愛卿回京有何情。元帥開言尊聖主。無事那敢自回京。只因龐文二國舅。本蘭關口聚大



兵 二人那裏稱皇帝 要奪我主錦江洪 爲臣將他來拿住 打入囚籠解進京 現有真賊合真犯

龐黃袍作證明 仁宗說是往上帶 朕當看看假朝廷 宗保答應說遵旨 說了文廣小英雄 打開

囚牢往上帶 上了八寶九龍亭 仁宗金殿留神看 天子一見叫一聲 頭戴冲天冠一頂 赭黃龍袍

穿身中身帶繩鎖細在臂 來至金殿跪流平 孫豹之言說不假 二賊造反果真情 侍衛又把龍旗展

天子留神看分明 與龐滅宋四個字 大德天子招英雄 仁宗觀罷開言罵 罵聲狗子作死精 龍

旗這是何人寫 與人叫作朝廷 大旗是我親筆寫 文炳與我暗調亭 與我寫了一書柬 夷明山

勾連他外甥 我倆錯把高山上 上了一座山齊平 山上大王名袁智 他是假充全義名 不知入了

牢籠計 起兵到了木蘭城 鬼使神差不由己 上了袁智計牢籠 我被他們擒拿住 把俺哥倆送進

京 還求萬歲將俺放 看看西宮妹妹情 仁宗聽罷一夕話 無名大火往上攻 用手一指黃文炳

該死奴才罵幾聲 天理循環有報應 一個時辰也難容 龐龍龐虎全到案 案着親筆定罪名 千刀

萬剮難解恨 交如包卿密施行 包公開聽尊萬歲 萬歲明見德寬宏

包公說道，凌遲還便宜了他，明大呼家馬到，踐爲肉泥！才解我主之恨，仁宗道，依卿所奏，又

問龐龍龐虎，冲天冠赭黃袍幾造下的，龐虎說，是我妹妹與我的，仁宗聞聽此言，怒從心上起，

惡向胆邊生，龍顏大怒，

好個天子有道龍 手指龐文罵奸佞 朕當叫你遭殘害 屈殺忠良多少名 這是老天睜開眼 算是

惡貫滿了盈 誰教狗子去造反 木蘭關搗呼家兵 皇家袍服盜了去 稱孤道寡聚凶兵 與龐滅宋

四個字 親筆寫的是證明 宮娥與朕快傳旨 龐妃打進冷寒宮 龐家交與愛卿你 殺剛存留任你

行 家財賜與王百萬爲他當初受屈情 再把放又人五個 賜與百萬爲家丁 孫豹爲人心腸好 賜

他巡街捕盜廳 包公又把萬歲叫 呼家明日要進京 城外要把彩棚打 文官武將該去迎 我主要  
把城樓上城樓以上去觀兵 包公奏本多一回 仁宗說是依愛卿 仁宗也不回宮院 就在偏殿宿行  
宮 按下君臣且不表 宮娥領旨望裏行 進了龐妃西宮院 嚇得龐妃走真靈 呆呆發了半晌怔  
二目滔滔淚珠傾 開言不把別人怨 生身父親恨幾聲 一心要把呼家害 要害呼家命喪生 定下美  
女脂粉計 女兒進獻入西宮 你說呼家無了後 北國人馬困汴京 胡作爲非不打緊 連累女兒生  
命傾 龐妃正然來埋怨 宮娥又來催一聲 萬歲二道旨意到 宮娥又把話來明 妃子這才出宮外  
進了一座冷寒宮 身上陰瘡疼難忍 坐臥不寧好傷情 不如自盡死了罷 早早死了再脫生 強打  
精神忙爬起 拴個繩套懸在空中 將頭一伸上了吊 三魂七魄赴幽冥 完了龐妃一世事 也算萬古  
留下名 再說仁宗與包相 君臣去後呼家兵 率領文武出城外 來到十里接官庭 仁宗隨後排鑾  
駕 上了城樓去看兵 呼家父子功勞大 叫他擺隊顯威風 彩棚共有四十坐 棚內擺着酒劉伶  
眼看呼家大兵到 包公爲首向前迎 守用一見忙下馬 守信離鞍下走龍 元帥先把呼家說 包爺  
拿住二奸佞 金殿審明定了案 呼家聽了喜心中

呼家聞聽，滿心大悅，就欲叩謝包公，包公說，且不行禮，萬歲有旨，親自閱兵，衆將披挂整齋，呼大爺卽傳將令，個個披挂整齊，包公把盞，楊元帥把盞，每一員將官，先進三杯，每人先飲酒三盞，各收兵刃上走龍，人馬列開排大隊，過了接風頭座棚，個個棚內排酒宴處處迎接來慶功，離城只有十里路，四十彩棚來接風，前行來到教軍場，一齊進了演武廳，三聲大炮驚天地，扎住征西得勝兵，只見人雄馬又壯，一連誇獎五六聲，呼家父子把功立，俱是一些雄壯兵，今日得勝呼家力，官復舊職把祿增，朝中有了呼家將，從此江山得太平，不言天子觀人馬，再

表龍崗老公 牽領文武到教場 下馬上了演武廳 包公見了呼守用 說起文炳狗奸佞 聖上交  
與老夫我怎麼發落怎麼行 繩綁二臂帶上去 雙膝跪倒地流平

呼守用說，黃文炳，我與你何恨何仇，害得我呼門全家好苦，包公吩咐，割舌挖眼，馬踐爲泥，  
呼延慶聞聽，應聲發喊，老相爺交付與我吧，上前抓住奸黨，

好個延慶黑楞怔 抓住文炳不放鬆 將舌頭 用勾搭在口唇外 抽出尖刀下絕情 哧的一刀割下

去鮮血滴滴滿口紅 挖上文炳一雙目 血淋淋的落流平 文炳覺着疼不忍 腦袋瓜子亂不撈 解

下文炳身上鎖 將他拉倒萬馬營 就叫放了三聲砲 驚動五營四哨兵 一齊放開坐下馬 教軍場

內把令行 吩咐馬踏黃文炳 滿營衆將不消停 文炳打在亂軍隊 被馬撞倒地川平 馬蹄不住來

往跑 踐成一堆肉泥餅 從今不許再使壞 骨碎筋斷肉飛空 文武百官齊來料采 全說老天有報

應 吩咐衆兵歸汎地 衆兵聞聽歸本營兵丁扎營在城外 明日排陣好進城 披掛整齊催戰馬 一

對一對往裏行天子城樓龍目看 對對旌旗舉在空 頭對龍旗寫金字 寫的是 北國替宋把西征

二對旗上元龍綉寫的是 得勝元帥蕭賽紅四桿大旗寫呼字 寫的是 呼門父子人四名 又有黑紅

旗兩對 寫的焦孟二弟兄 隨後又有旂四面 上寫金銀人二名 大旗足有百十桿 分爲青黃赤白

紅 大旗還未看完畢 頭對將官要進城 仁宗留神往下看 打量頭對二英雄 稱駝鼻子凸口臉

臉皮發紫又發青 怪不征西得全勝 這三人 虎背熊腰長得兇 天子看吧傳旨 叫他先報姓名

二人聞聽收住馬

俺乃遵化王麾下，都督潘大力，在火葫蘆王帳下，平長邁力呵，仁宗說，二將軍多受風霜，進城  
去罷 二將進城且不表 隨後又來一二名 黃金盔甲淡黃臉 殺人大刀手中擎 這一位 白盔白

呼延慶打播

一四五

袍白粉臉坐下騎着馬白龍 仁宗看吧兩員將 吩咐二將報姓名

俺二人魚皮國頭目，金頭銀頭王歸順王朝，扶保大宋，

二人報名進了城 喜壞天子宋仁宗 外國王子來歸順 看來也是呼家功 天子又往中軍看 更比

先前大不同 頭戴束髮冠一頂 黃金鎧上綉元龍 護心明鏡襯金甲 腦袋插着野雞翎 追風趕月

黃驃馬 方天畫戟手中擎 那一位 頭戴金盔硃砂臉 紅鎧征袍又綉龍 雙眼一登賽雞蛋 掃帚

眉毛立着生 坐下騎着渾紅馬 手使純鋼二刃鋒 仁宗看罷又傳旨 吩咐二人快報名

左邊這個說，俺乃遼化國王真主，右邊那個說，俺乃蘇州國火葫蘆王，今日得見尊顏，是俺小邦

之幸，仁宗手扶壕口哈哈大笑，你們歸順我平定西涼，回國之日，必有重賞，番王馬上乘手叩頭

，說謝主龍恩，只才往裏走，

二番王催馬進了城 相隨又來二英雄 仁宗舉目留神看 打量馬上人二名 賽如前朝羅成將 右

方好似諸孔明 一個手使槍一桿 西賽前朝徐茂公 右邊好像是呂布 騎的本是馬青鬃 仁宗說

二將快々把名報 二人馬上打一恭 小將名字叫袁智 山人名字叫李龍 萬歲又往下邊看 兩員

小將並馬行 護心寶鏡似明月 虎頭靴靴足下登 滾眉大眼紅花臉 虎臂熊腰真威風 坐下一匹

赤兔馬宣花大斧手中擎 一個身穿鎖鐵甲 戰裙袍鎧一色青 這人長得黑花臉 火盆大口獠牙生

仁宗看罷二小將 傳下旨去叫報名 紅臉的 說道孟強就是我 黑臉的 說道焦玉是我名 二

人並馬往前走 進了只座古汴京 又聽後邊響鈴響 天子留神看分明 一個頭戴鐵帽 兩把鋼

叉手中擎 前後兩面護心鏡 俱是能工巧造成 坐下一匹呼雷豹 有角有標似走龍 一個身穿百

鎗甲 白桿銀槍手中擎 坐下一匹白龍馬 好像一片粉粧成 年青模樣生得俊 賽過唐朝小羅成

仁宗看能往下叫兩員小將報姓名 黑臉答說遵旨 口尊萬歲龍耳聽 我是山中靖王後 姓呼名慶字聖生 這是我的叔兄弟 他的名字呼延明 仁宗聽說呼延慶 龍顏大喜長笑容 從前聞名未見面 果然是個小英雄 將門還生將相子 話不虛傳是實情 仁宗吩咐把城進 二人謝恩進了城 後邊又來二員將 更與前邊大不同 一個頭戴鳳翅冠 一個銀盔配藍纓 一個身穿連環甲 一個柳眉襯甲鈴 一個手使銀戰桿 一個手使杵白風 一個赤兔胭脂馬 一個出水混江龍 兩個面貌一般樣 如同親生一母同仁宗說幸好武將 將軍報名好進城 呼守用呼守信帶罪征西，託萬歲洪福，平定西涼，還求萬歲開恩赦罪，宋天子 聽說一句呼必顯 龍目之中發了紅 連把龐文奸賊罵 哭了幾聲呼愛卿 你弟兄進城上金殿 等朕登殿再加封 弟兄二人將恩謝 將鞭催馬進了城 三人剛才把門進 兩員女將往前行 仁宗皇爺閃龍目 披掛整齊有威風 一個金盔照着頂 插着兩根雉尾翎 鎧袍一上百花綉 上掛鎖子甲玲瓏 騎着一匹花斑豹 上陣能以追敵兵 手使青鋼刀一口 追魂取命不留情 一個銀盔烏雲罩身穿白與粉粧成渾身掛着連環甲 窈窕身上用武功 一來是把呼家助 也是大宋國運興 仁宗觀罷裙釵女 吩咐往上快報名 二女忙答尊萬歲萬歲我主留神聽 我們身在魚皮國 隨父投降歸宋營 俺們本是姐妹倆 金頭銀頭是俺名 二女催馬把城進 隨後來了一窩蜂 當中閃出一女將 金盔金甲耀眼明 後跟許多人共馬 俱是合朝文武卿 步行跟着二女子 身穿罪衣脖帶繩 天子看了多一回 叫到二女且報名 梅花合我生北國 姓白名花是我名 只個就是艷花女 替父認罪歸宋營 天子聽罷將頭點 一邊嗟嘆好幾聲 番女也知孝道盡 凌烟閣上可標名 為朕今天赦你罪 一同梅花去進城 艷花叩頭將恩謝 謝主龍恩好留情 打開甲冑穿戴起 拔刀上了馬

走龍 二人催馬進城去 仁宗皇帝下了城 金爪武士排變駕 天子上獸駝龍 滿朝執事頭裏走

後跟文武衆公卿 前護後擁來的快 進了午門九龍亭 吩咐打鐘登寶殿 要與呼家犬封功 金

鑪三齋龍歸位 仁宗傳下旨一封

旨下命當駕官將功勞簿捧到龍案，天子看了一遍，吩咐呼家父子上殿，四人隨旨，來至駕前，雙

膝跪到下拜，齊聲口呼萬歲 臣呼守用呼延慶呼延明參見萬歲，仁宗龍顏大悅，二位將軍，自從

法場脫逃，直到如今，若處訴與朕聽，守用道，萬歲容稟

守用聽說淚紛紛，口尊萬歲細聽真 提起當年以往事 鐵石人聞也傷心 萬歲聖駕遊太廟 看見

呼家有功臣 加封爲父呼必顯 詔封王位受皇恩 謫官他將龐文打 龐文結仇似海深 他與我父

見聖駕 主秀一怒發龐文 後來我主選秀女 選中龐文爲貴人 龐女入了西宮院 陪伴主公倍殷

勤 父女定下盟誓計 我主皇爺信爲真 東岳廟內把香降 特意去找我父家 也是冤家路兒窄

遇着我父大橋臨 我父一見忙下轎 龐妃轎前去拜君 龐妃見父中了計 拉了龍衣台鳳裙 披頭

散髮上金殿 說我父親戲貴人 主公准了他的本 傳旨拿了我父親 三法司內去審問 遇着文炳

狗奸臣 他與龐文是一黨 非刑拷打老天倫 受刑屈招定了罪 綁了老少五百人 不准保本立刻

斬 監誓言是老龐文 老天不絕呼門後 救出呼門兩條根 神風送出百里外 弟兄二人雨下分

不知弟兄那去了 剩我自己一孤身 上天入地無有路 無親無故少錢文 討飯遇着王百萬 大王

肅上去安身 員外看我品格好 他女許我成了親 成親整整三個月 福無雙至禍又臨 龐文奸賊

知番信 發了大兵去拿人 一個堡子兵圍住 按着門戶去搜尋 抱男攜女逃了命 逃到北國去安

身 北國王子招驕婿 遵化國王又招親 他女賽紅蕭公主 招爲東床配了婚 到後來 小兒尋父

幽州去 撥兵報仇拿龐文 對着國王訴一遍 國王公主發慈心 領兵來到汴梁地 要討招安赦呼  
門 遇着奸臣黃文炳 當殿奏本又諫君 叫俺父子征西去 得勝回朝襲功勳 託着我才洪福大  
西夏就把反王擒 番女顏花歸大宋 隨着臣子來面君 龐龍龐虎作了反 木蘭關中擋住臣 虧了  
邊關楊元帥 合兵拿住二賊根 爲臣才得把京進 萬歲殿前把冤伸 仁宗聽罷眼含淚 罵聲文炳  
和龐文 惡貫滿盈大數定 明有王法暗有神 仁宗說話未住口 守信也把前事云  
呼守信將弟兄分散，齊家莊招親，龐文兵困齊家莊，合堡同上齊平山，落草爲寇，想認呼延慶，  
巧遇孫豹，王員外的話，說了一遍，仁宗點頭，又叫呼延慶把你苦處訴與朕聽，  
感愛一聽這聖旨 口尊萬歲留神聽 提起皇子自幼苦 鉄石人開也傷情 未滿三月離了父 外公  
扶養在家中 不敢姓俺呼家姓 管我母親姐姐稱 管我老爺譚爲父 管我舅父稱長兄 八歲那年  
把學上 不好念書淘的因 學房以內將人打 人家罵的不留情 罵我有娘無有父 望着舅父論弟  
兄 眞名姓不承認 竟欺好人充賓朋 回家追問我的母 我母不肯實告誦 往外就跑去投井 我  
母前後趕的兇 一忽夕到花園內 搬塊石頭井內扔 我就藏在花陰下 我母當我投井中 坐在井  
台就哭起 從頭至尾說個清 數說完了要跳井 我去抱住不放鬆 才知我是呼家後 我才偷着進  
了京 八歲那年把墳上 上墳惹下大災星 龐文發動人共馬 大王莊圍的不透風 困了三天並三  
夜 老賊吩咐用火攻 同庄之人全燒死 逃出母子人二名 三虎庄上討過飯 結拜兩個好弟兄  
孟強焦玉他的母 接我母親到家中 我三人又把汴梁進 偷着燒紙祭墳塋 燒錢化紙惹下禍 大  
火燒了汴梁城 龐文女婿我打死 擂台劈了歐子英 龐文調動人共馬 擂台圍的不透風 龐文分  
附將人拿 眼看目下有災星 多虧小將楊文廣 他把臣子送出城 孟強焦玉出城去 各自分手去

呼延慶打擂

逃生 我上北國搬人馬 北國搬來數萬兵 聖上又叫征西去 焦孟和會木蘭城 三人同救楊文廣  
殺敗西涼數萬兵 八寶城內擒反叛 打了囚車入了京 以後攻了顏花女 大獲全勝轉回程 延  
慶說吧前後話 歎壞天子宋仁宗

仁宗聽吧，嘆息不已，說小將軍，你自幼受此辛苦 立此大功，真乃良臣之後，虎將兒孫，呼延  
明功勞不必再明，待朕封官，呼守信呼守用應該子襲父職，但只一件，大將軍身投番邦，二將軍  
落草爲寇，朕念征西有功，赦免前罪呼守用封爲晉國公，王氏封爲一品夫人，賞黃金萬兩，彩緞  
百疋，珠翠四十匣，金花表禮按品封賞，呼守用山呼萬歲，謝主龍恩，天子又叫呼守信，封爲梁  
國公，齊氏封爲一品夫人，賜金千兩，彩緞百端，珠翠四十匣，金花表禮按品受賞，呼守信山呼  
萬歲，謝主龍恩，

天子又叫呼延慶 細聽爲朕把你封 賜你全忠又全孝 領兵征西有大功 中山王位朕封你 盧苗  
二氏王妃 賜你黃金一千兩 花紅表禮珠翠平 延慶一聽三叩首 謝主封官好恩情 天子復又  
往下叫 叫個小將呼延明 領兵征西功勞大 封你身爲護國公 西番收來顏花女 忠孝夫人將他  
封 仁宗又叫小孟強 征西平寇有奇功 義勇候位封與你 金頭女義勇夫人 黃金彩緞按品賜  
珠翠寶玉按品贈 孟強叩頭忙站起 多謝龍恩好恩情 萬歲開言叫焦玉 義烈候位將你封 番將  
收來銀頭女 義烈夫人將他稱 黃金賜你五百兩 珠翠彩緞共花紅 焦玉聽罷將頭叩 多謝萬歲  
將我封 仁宗又把袁智叫 封你爲義伯職公 花紅表禮將你賞 黃金彩緞賞你功 袁智聽罷將頭  
叩 多謝主公好恩情 天子又往下邊叫 叫到參謀名李龍 朕封你爲知安伯 金花彩緞將小贈  
李龍聽罷忙叩首 多謝我主恩情 天子復又往下叫 便叫宗保楊愛卿 俸米多加三千石 歇兵三



月回邊廷 楊帥叩頭說遵旨 多謝萬歲又加封 仁宗又叫包丞相 爲國除奸有大功 保全呼家忠  
良將 保朕江山得太平 俸銀多加三千兩 再加奉米與愛卿 包公聞言將頭叩 多謝我主有道  
龍

天子說，玉眞王改封知命王，火葫蘆王改封爲順時王，金頭王改封爲歸正王，銀頭王改爲歸禮王，每將加賞銀三十兩，等呼家上坟之後，各回本國，四家番王一齊謝恩，仁宗又傳旨，于永春等，在龐文門獻讒，盡皆革職，龐龍龐虎，罪犯千條，龐文合家該斬，應滅九族，綁赴法場，交與呼家處置，家產與王百萬，黃文炳的家產，與四家番王，又命工部與呼必顯起墳墓，朕當親去祭奠，衆臣卸去甲冑，按品賜袍，又令光祿司擺設筵宴，與征西將軍賀功便了，  
光祿司 領旨就去設宴筵 掛燈結彩設錦墩 皇王仁宗親把盞 包公提壺將酒斟 先賜一盃與延慶 接着等次賜衆臣 爲什麼君來把臣敬 只因呼家屈情深 各按品級歸虎坐 龍笛鳳笙動樂音  
山中走獸雲中雁 陸地牛羊海底珍 新鮮果品件件有 嘉肴美味色色新 君一杯來臣一盃 上一巡來下一巡 酒足筵罷全起坐 三呼萬歲齊謝恩 仁宗吩咐排鑾駕 衆臣出了午朝門 出了午門齊上馬 耀武揚威抖精神 半朝大駕往前走 琴笙音樂兩旁分 奉旨正在大街走 來了楊府余太君 太君上宴來賀喜 宗保交廣下麒麟 宗保執手來敬酒 文廣提壺隨後跟 按次敬了三杯酒 太君一邊把話云 聞言不把別人叫 叫聲呼家衆將軍 我的重孫楊文廣 虧了將軍救他身 一杯水酒不成敬 聊報衆將救命恩 衆將說 太君說的那裏話 咱們如今一家人 衆人馬上叩頭謝 辭別太君催麒麟 轉彎抹角的快 來至安樂府的門 大衆進了安樂府 俱在安樂府內存 一日三餐俱排宴 款待征西衆將軍 安樂府內且不表 再把包公云一云 奉旨抄拿龐文府 綁了三百

六十人 一齊送在南牢裏 單等好祭呼家墳 金銀財寶十多萬 綾羅緞疋共衣巾 頭面釵裙共首飾 古玩美物不用云 明日五更就出斬 合家有死無有存 按下龐家且不表 再把欽差云一云 且說龐家人口，暫且寄監，聽候出決，不表，再表衆欽差，奉旨報取呼延慶母親，出了京城，直撲齊平山來了，

再表大家欽差公 出了京都奔路程 頂旨去接延慶母 來到這座山齊平 見了這個女寨主 一切之事說個清 今日奉旨來擄取 快快收拾好起程 寨主聞聽一席話 好不喜壞齊美容 手執令箭一聲叫 頭目囉卒俱要聽 願意保主跟我去 與主效力進汴京 願意回家大夥散 你們各自走前 衆人一齊說願去 願意保主去立功 美容吩咐忙收拾 收拾妥當離山峰 立時放下三乘轎 丫環整整二十名 扶持着 焦孟二母上了轎 月英上了轎一乘 齊美容上了轎行馬 二十名丫環 上走龍 吩咐放火燒山寨 立時燒了聚義廳 炮響三聲起大隊 離了這座山齊平 來到苗家莊一坐 進了苗家大門庭 慌了這位苗太太 急忙迎接欽差公 奉旨擄取苗小姐 苗太太聞言喜氣生

苗太太聽說，急忙出去，將二位夫人一併焦孟二母，接進後宅，苗小姐與衆位婆姨見禮要剪斷，治辦酒席，款待衆人，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清晨，用茶已畢，苗小姐上了彩轎，齊美容吩咐起營 美容傳令大營 慌了兒郎衆兵丁 四位夫人上了轎 苗小姐上了轎一乘 三位丫環齊上馬 旗 旛揚展往前行 一直就把汴京奔 飢餐渴飲奔途程 正走之間天色晚 景家莊前安下營 離莊五 里安營寨 合衆人等胆怕驚 都說全義把山下 來搶景家女花容 合莊之人紛紛嚷 景老唬得走 眞靈 來了番王台高順 催馬莊外看分明 二桿大旛營門擺 斗大金字寫在空 齊平山來歸大宋

奉旨京招安進汴京 二人看罷大營進 見了軍門欽差公 對着欽差把話講 只般如此細說清  
高順將儂智高奉旨平寇，捉拿全義，景家莊借宿，全義招親，訴說一遍，欽差岳軍門聽罷，叫聲  
呼夫人，儂艷花許配你兒為妻，你兩乃是兒女宗室，應該助他成功，齊美容聽罷，腹內暗道，領  
兵前去征掃，義要不下山，豈不就誤許多工夫，又一想，正好這般如此，明日五更，全義必來搶  
親，就此機會拿他，吩咐大小頭目，各守汛地，單聽號令，帶着丫環二十名，一齊上馬，同高順  
番王，來至景家莊，等拿全義不表，再表全義三更之時，帶領五百嘍卒，打着燈籠火把，抬着紅  
紅大轎，直奔景家莊來了，

好個全義狗娘生 胡作非為任意行 景家莊上把親搶 帶領五百嘍卒兵 台着一頂大紅轎 打着  
火把共燈籠 全義拿着官花斧 扳鞍飛身上能行 對對金花插在頂 身上十字披大紅 鳴羅放炮  
下山來 人強馬壯一窩蜂 全義催馬心肉樂 我也不枉把人生 身居高山為寨主 不亞汴京宋仁  
宗 搶了美女十幾個 封了六院並三宮 思想念念來的快 景家莊 不遠就在面前迎 銅羅不住  
開響道 大炮不住響叮咚 驚動番王台高順 叫聲夫人齊美容 使女丫環二十個 一齊上了馬走  
龍 四人抬着一乘轎 出莊就把全義迎

那位爺台說了，他們出來所為何事呢，前嘗說的是，衆人來到莊裏，與長老定下此計，捉拿山賊  
，閉言少叙，兩下的火把照的如同白晝，齊美容留神觀看，

美容馬上細留神 打量山賊來搶親 黃緞扎巾頭上戴 頂上金花朶朶新 身穿黃掛襖綠縵 胸前  
彩綢十字分 掃帚眉配兇惡眼 怪裏古妝滿精神 手使一柄宣花斧 一騎野獸似麒麟 兩杆大旗  
前後擺 全副執事兩旁分 美容正把賊子看 賊子兩眼也留神 前面來了一乘轎 後跟女子一大

年紀都是十五六，個個長得似昭君，有個半老不少客，大約不過有三旬，賊子一看開口問你們莫非來送親，美容說賊休妄想，俺是東岳五閻君，今來特意捉拿你，追你命來取你魂，全義聞聽話不對，吩咐嘍兵與我擒，嘍卒一聽不怠慢，如狼似虎往上奔，全義使開宣花斧，照着夫人劈面掄，夫人相還忙招架，青銅大刀門路分，有心一刀將賊斬，智高指何去見君，虛點一刀住下砍，全義一見喜在心，只個婆娘怕了我，一定趕上將他擒，前跑順風船下水，後追快似風送雲，夫人暗自取寶貝，五勾飛抓手內存，說道賊子那裏走，飛抓落在賊的身，連頭代背全抓住，咕咚栽落地埃塵，智高一見不怠慢，繩鎖綁將賊擒，夷明山嘍兵共頭目，目瞪口呆嚇掉魂，丫環一見忙動手，趕殺搶親嘍兵們，五百嘍兵殺一半，一半跪在地埃塵，叩頭撞地求饒命，情願投主來歸順，夫人一聽心歡喜，叫聲投降頭目人，領着我把高山上，招安你們衆嘍軍，夫人執令叫高順，你回頭目上山林，放了那些被擒女，收取山上金共銀，高順答應說遵令，領着頭目上山林，夫人又把反王叫，叫聲智高你聽真，宋王赦了你的罪，好去北國掌萬民，智高叩頭謝萬歲，夫人說何必致謝，咱是親，吩咐一聲回營寨，進了大營無話云，再表豪傑小高順，山上招安嘍兵們，放了被擒裙釵女，運下山上金和銀，回首用火燒山寨，領着嘍兵下山林，話說高順將金銀財物交與呼夫人，儂智高將全義打入木籠囚車，齊美容吩咐放炮起行，大炮放了正三聲，慌了五營四哨兵，儂智高壓着賊全義，萬歲面前去請功，五色大旛空中擺，槍刀劍戟放光明，列開人馬擺開隊，吹動號令拔了營，堡中鄉民設酒宴，感念恩德來餞行，老少俱在這旁跪，叩頭在地把話明，小民村夫無可報，治下水酒報恩情，呼二夫人下了馬，智高二人下能行，每人飲了三杯酒，扳鞍乘駒上走龍，鄉民叩頭將身起，呼二夫人催大兵，大兵扎在汴京外

衆位夫人進了城，番王高順把城進。欽差交旨上龍庭，欽差金殿去交旨。正遇仁宗坐九龍，夫人來到安樂府。呼家父子去接迎，大衆叙禮齊落座。始末來由細說清，守用聽說心歡喜。傾着那番王高順上龍廷，一直就把金殿上。山呼萬歲跪流平，跪在金階臣交旨。拿住全義現在營，仁宗金殿心歡喜。擒賊有功聽加封。

儂智高封爲平定王，高順封爲都指揮，全義萬副凌遲，抄來金銀物財，賞與征兵，兩處人馬，交與中山王麾下，聽呼延慶調用，又叫守用，回府與小將軍們大家完婚，婚事已畢，好去上墳，吩咐已了，仁宗回宮。羣臣出朝，守用回府，與女將完婚，呼延慶與盧小姐苗姑娘，呼延明與儂艷花，孟強與金頭女，焦玉與銀頭公主，一同拜了天地，各歸自己洞府，滿朝文武，賀喜治晏，款待衆臣，大排晏筵三天，合家分了大小，只且不必細言，忠良墓已經造完，工部交旨，仁宗又傳一道旨意，呼家父子，老少男女，上墳祭祀，又上部搭棚，禮都設祭，僧道大棚，超度屈死亡魏，教坊司伺候音樂，刑部打掃法場，好備緝龐文居家人口，肉坵墳前擺下御祭，呼家老少男女，俱穿重孝，手拿哭喪棒，在墳墓上舉哀，包老爺主祭，楊元帥陪祭，合朝文武，分班跪到，贊禮翰林院讀祭文。

當今天子有道君，御祭忠良屈死魂。只因誤聽奸賊話，殺盡忠良滅滿門。幸虧老天多保佑，留下雷門二條根。又叫父子征西去，也是信了老龐文。征西旌開得全勝，平寇多虧呼家人。如今爲朕多後悔，惱恨龐黃二奸臣。文炳居家全斬首，龐文居家命難存。交與呼門把仇報，大報冤仇祭英魂。欽賜必顯金井葬，文武百官齊上墳。每人朕賜一桌祭，祭祭屈死亡靈魂。父子往上把恩謝，多謝萬歲有道君。臣子不把萬歲怨，惱恨黃龐二奸臣。與俺不知那世恨，害的呼家苦難云。老天

不絕呼門後 逃出呼門兩條根 幸喜今日將俺救 拿住龐文把冤伸 又蒙皇恩賜御祭 又蒙萬歲

封功臣 又蒙賜俺金井葬 又蒙全家受皇恩 謝擺皇恩朝臣去 墳前跪到合朝臣

文武百官，俱穿素服，包公與楊元帥領着兩班大臣，跑在墳前，

包公親自把香上 元帥親自把酒斟 俱是整豬整羊祭 一一放在肉坵墳 兩邊吹打動音樂 笙管

橫笛吐悲音 二位大人領班跪 後跟合朝文武臣 贊禮三唱三叩首 一齊大拜肉坵墳 衆臣齊把

忠良叫 祝贊屈死衆英雄 雖然身被奸臣害 神佛有靈不絕人 幸喜呼門還有後 今日奉旨把冤

伸 官復原職襲王位 居家大小受王恩 前生忠正死的苦 陰間必然爲正神 出離苦海登仙界

成佛作主免沉淪 祝告一畢燒錢紙 紙灰飛上半天雲 三百冤魂受了祭 縱死九泉也歡心

文武官員祭奠已畢，呼家父子與合朝文武羣臣，謝孝還禮

父子謝孝跪在地 多謝大人照應恩 只爲呼家遭屈死 相別衆臣到如今 衆位大人多掛念 父子

剜骨難忘恩 謝孝已畢則內轉 走過年高余太君 焦孟二母也來到 一同來祭肉坵墳 拾着整豬

整羊祭 來到墳前擺埃塵 太君淨手把香拈 焦孟二母把香焚 金頭女來銀頭女 穿白掛素來上

墳 一齊跪倒深深拜 祝贊屈死衆女魂 自從身被奸臣害 陰世受苦到如今 但願早早升仙界

出了苦海爲正神 哭的多時紙錢化 紙灰飛上半天雲 屈死冤魂受了祭 個個鬼魂喜洋洋

太君祭奠已畢 呼家父子婆媳一齊跪倒，

一齊謝孝跪在地 跪下父子四個人 隨後跪下賽紅女 跪下仙們女釵裙 夫人王氏上前跪 盧氏

鳳英跪埃塵 隨後跪下苗小姐 叩拜高年余太君 又拜孟焦二位母 又拜金銀二釵裙 金銀二女

忙還禮 叩首還禮站起身 謝孝已畢棚內去 兩門親家又上墳

壽小姐的祖母苗太太，齊鄉宦他的夫人齊太太，二家同祭，王百萬齊官公同祭，呼家男女謝孝，又有袁智李龍孫豹高順會同一祭，

四位豪傑跪在塵一齊來祭肉坵墳，袁智拈香躬身拜，李龍舉香爐內焚，孫豹拈香忙叩首，高順

焚香跪埃塵，衆口同音忙祝告，屈死忠良細聽真，被屈受害死的苦，今日報仇把冤伸，幾家奸臣

同拿住，要殺奸賊合滿門，祝贊已畢紙錢化，滴溜起在半天雲，三百冤魂享了祭，死在黃泉也安

心，呼家父子忙謝孝，叩首在地把話云，多蒙征西相扶助，刻骨不能報你恩，四人回言說不敢

莫要折殺小人們，兩下施禮剛完畢，轉過小將三個人，孟強便在頭裏，焦玉隨後緊緊跟，征西

小將楊文廣，三人俱穿白衣衫，家人抬着豬羊祭，祭禮擺在肉坵墳，一個一個把香上，倒身叩頭

跪埃塵，三人拜罷喉淘哭，虎目之中淚紛紛，開言不把別人叫，祖父祖母與衆人，可嘆俱被奸臣

害，屈死慘情不堪聞，自從那年身被斬，不得血食到於今，那有人，上上墳來添添土，那個敢來

把紙焚，也就是，楊門暗暗把墳上，再者就是包大人，那年延慶同焦孟，偷着來上肉坵墳，這一

上墳惹下禍，半夜三更打死人，擂台活劈歐和尚，惱怒奸臣老龐文，京城發來人共馬，要拿呼家

一條根，包公與俺送一信，與俺送信到楊門，楊門發來人共馬，送出延慶小將軍，龐文金殿上一

本，說俺放了犯法人，仁宗皇爺准他本，奉旨拿住楊滿門，拿了合家衆人等，綁了祖母余太君

居家綁到法場上，監斬就是賊龐文，不教那，廬陵王爺苦保本，我楊門，居家大小命歸陰，死罪

饒了有活罪，叫我文廣把賊擒，賜我官兵五千個，盡皆俱是老幼軍，到了西夏身遭困，西夏番王

把俺擒，老幼殘軍死個淨，剩我孤身一個人，不是呼家大兵到，十個文廣見閻君，幸虧父子得全

勝，拿住反叛回京門，皇上放了郊天赦，赦了全家拿龐文，又命衆臣將墳祭，晚生畧表一片心

但願亡靈西天去 升仙界上去爲神 焚了紙錢又奠酒 嚎陶痛哭如醉人 一家舉哀心慘切 叩頭謝孝跪在塵 一邊跪着衆婦女 一邊跪着父子們 合家男女將頭叩 拜謝賢姪多勞心 咱們如同親骨肉 蒙你幾家照應恩 焦孟二家好照應 王氏說 在你府上好幾春 待咱母子恩又重 如同親生姊妹們 揚門恩情無法報 恩重如山似海深 恩如泰山俺未報 又勞心來祭墳 不是包楊把俺保 如今不能把冤伸 不叫包爺生巧計 只怕難拿老龐文 深恩厚意難酬謝 父子一謝表寸心 兩下施禮平身起 又來上墳五個人 玉真王子頭前走 葫蘆王子在後跟 金頭王子身穿素 銀頭王子穿孝衫 智高也把素服換 一齊來到肉坵墳 還有都督共平長 左領右領共哨軍 抬着俱是豬羊祭 個個火紙手內存 五豕王子把香焚 個個都來把香焚 大家一齊同跪倒 一齊叩頭拜肉墳 焚了紙錢又奠酒 祭奠屈死亡靈魂 呼家全家忙還禮 男女謝孝跪埃塵 守用就把岳父叫二位岳父聽嬌云 待俺呼門恩太重 替俺呼家把冤伸 多虧出兵征西夏 勝了西夏回朝門 皇爺遣才將俺赦 拿了仇人老龐文 又把金銀王子叫 又蒙二王多費心 你與焦孟結秦晉 咱們如同一門親 又把番王智高叫 叫聲親家聽我云 帶兵征西非我願 奉王旨意不由身 望求親家多擔代 恕我父子把你擒 番王聞聽開言道 造反也是賊龐文 與我暗把書子送 三送私書寫的真 他說仁宗多無道 不整朝綱志又昏 不到三年並二載 一定江山給別人 叫我西番發人馬 來奪宋王錦乾坤 保我爲王臨天下 他算保駕一品臣 老夫拿他當好意 不知奸賊是壞人 叫我帶罪征西夏 又遇大人家眷們 多虧家人把我助 幫着我把全義擒 一同才把京都進 金鑾殿上見明君 有道皇爺將我赦 赦回本國掌萬民 雖然是 被你擒去我不惱 我還當 報你幫兵拿賊恩 說罷連連忙叩首 呼家夫人把話云 咱們兩家不敘套 你我原是兒女親 彼此大家全施禮 父子



謝孝轉回身 五家王子離此地 又來上坟人一羣 千把外委俱來到 統領大人在後跟 五營四哨  
衆頭目 奉旨前來祭掃墳 一棚兵來人一個 共計也有五千人 肉坵墳上跪滿地 大家叩頭把紙  
焚 化了紙錢空中起 喜壞陰間衆鬼魂 衆人叩頭回營去 呼家叩頭謝衆軍

話說那些番兵番將，都督平長，參將游擊，千總把總營官，哨官總管，棚頭，前來祭奠，並無豬  
羊祭禮，個個皆是紙錢，呼家父子男女老少，叩頭謝孝，衆位首領回營而去，又有黎民百姓，士  
農工商，一百二十行的人等，各拿紙錢一份，開關嚷嚷，齊來吊孝了，

杖亂哼哼 十歲兒童來吊孝 一步三搖向前行 莊家老兒來吊孝 走着連誇好德行 也有買賣人  
等來吊孝 荒荒張張不住聲 瞎子他也來吊孝 手拿拐杖亂不扔 拐子他要來吊孝 笑道只說路  
不平 秃子他也來吊孝 晒的腦瓜滴滴紅 啞叭他也來吊孝 不言不語向前行 雙子他也來吊孝

一邊走着亂咕膿 五行八作來吊孝 拿着紙錢合酒瓶 擠的瞎子翻白眼 拐子推個倒栽葱 擠  
的秃子葫蘆慶 擠的啞叭亂哼哼 一齊都來把墳上 來到呼家一墳塋 跪下都把頭來叩 屈死王  
爺甚有靈 拿着廟門滅賊子 黎民百姓俱承情 殺了廟家二狗子 汴梁城內得太平 省了他們行  
伯道 少去兩個混帳精 幸得呼門把仇報 也是廟家惡貫盈 惡貫滿了必有報 天地無私豈肯容

祝贊已畢燒錢紙 將天照的滿天紅 呼家父子來還禮 致謝黎民吊孝情 父子謝孝剛完畢 陰  
陽先生稟一聲 啓稟王爺午時到 該殺廟文好祭靈 延慶一聽尊聲父 父親叔父貴耳聽 雖然奉  
旨把仇報 斬殺廟文狗奸佞 還當領教包丞相 領教恩人老包公 守信守用連說對 我兒說話倒  
聰明

話說已畢，見了包公，請教了一遍，包公吩咐將廟家父子滿門家眷，綁到墳前，將他父子三人，

連龐文九個夫人，龐謙龐虎，每人六個女人，還有龐文的四個閨女，三個孫子，將他二十五個人，灌成牛油大臘，綁在百尺高杆，大頭朝下，從腳上點着，當作點燈，其餘家人院公，丫環使女，並戶中老幼，妻兒老小，斬下人首，擺在桌上，抬在墳面前，給那屈死的先人大報冤仇，祭奠靈魂，吩咐已畢，立時之間，把龐文的家眷，共三百六十口，一個個六鄉，背插命招，寫年庚姓名，男的綁在一邊，女的綁在一邊，呼延慶暴吼如雷，兩眼俱紅，脫下孝衫提着大刀，照着犯人就去下手，孟強焦玉一齊下手起來。

好一個列坐南衙老包公，要與呼家把氣爭，龐家人口全拿住，綁了三百六十名，男女分爲兩邊跪。女在酒來男在東，延慶一見紅了眼，大叫如雷不住聲，今日不用刀斧手，自己要砍賊權宗。孟強焦玉下了手，手提鋼刀空中擎，三位少爺瘋魔了，就像切瓜一般同，鋼刀一落人頭掉，一腔熱血染地紅。龐家的婦女皆不敢睜眼，龐文父子走魂靈，一旁喜壞楊家將，一旁樂了老包公。五家的王十同說殺的好，衆文武聲聲誇獎小英雄，黎民百姓齊喝采，士農工商長笑容，滿朝文武齊歡喜，朝中去了狗奸佞，殺了三百六十口，個個都進枉死城，城樓上嚇壞大宋仁宗主。纓頂以上走真龍，當年呼家死的苦，今日龐家也不輕，就這一報還一報，天理昭彰有報應，呼家死了三百口，龐家死了三百零，人頭放在桌子上，抬到墳前去祭奠。再說三位爺，殺盡龐文的家眷三百多口，將人頭首級，擺在桌面，一排一排，擺在墳前，共擺了十四排，死屍扔在萬人深坑，守信說，將龐文父子一併女眷，領到這邊，我還有話問他，下邊答應一聲，誰推擁擁，把龐家男女，帶到跟前，朝上跪倒，頭也不抬，眼也不睜，就像泥胎一般，守信用手一指，叫道龐文，我呼門與你何仇何恨，害的俺居家好苦情，

好個守用晉國公 手指龐文罵奸佞 與我呼家何仇根 設計害我爲何情 你女進獻西宮院 花言巧語哄朝廷 西宮假裝身有病 東岳廟上把香升 湊巧遇着我王父 我父下轎把禮行 我父行的君臣禮 中了你女計牢籠 你女下了八抬轎 拉住我父不放鬆 我父一見說不好 甩袖上了轎一乘 他說我父把他戲 臣戲君妻大街中 臣欺君妻該何罪 按律就該問典刑 萬歲王爺心中惱 一道旨意下龍亭 拿問我的生身父 三法司內問口供 可恨奸賊黃文炳 不用分說動五刑 夾棍夾來拶子拶 板竹嘴巴又嫌輕 剝了衣服滾釘板 打了板子跪鎖繩 我父至死不招認 又用非刑把人坑

奸賊文炳，將魚鱗泡消就熱刷在我父身上，將錦床一片一片，貼在身上單等晒乾，叫人往下剝皮，我父疼痛難忍，心中想道，一人作罪一人當，何必怕死見閻王，按律不過一人身死，這才認下口供，誰知你與文炳連奏三本，皇爺准奏，將俺滿門三百餘口，綁赴法場，盡皆斬首，你這奸賊，心腸何太狠也，

綁了全家三百口 使女丫環合院公 立刻就辦法場上 一齊押進法場中 也是呼門該如此 偏偏湊巧無救星 包公放糧陳州去 八王訪子蘇州城 羣臣忠良齊保本 萬歲信奸不信忠 監斬就是老賊你 不到時刻把令行 吩咐先把我父斬 又殺家奴合院公 上天不絕呼門後 霎時之間起大風 刮出我們親哥倆 西的西來東的東 兄弟上山爲草寇 收下小姐齊美容 那時我 落在大王莊村上 百萬員外好照應 將我收下爲門婿 不知何人走了風 老賊你又知道信 瞞着萬歲發大矣 大王莊上來拿我 莊村困的不透風 挨門搜來挨門找 嚇得我 男扮女粧逃了生 千山萬水多辛苦 逃到尊化寨北城 後來我兒剛八歲 汴梁上墳惹災星 偏偏又叫你知道 背着萬歲遂大

兵 大王莊上人馬賊 要拿呼家小後生 火燒大王庄一座 黎民百姓死苦情 該俺呼門不絕後  
母子二人又逃生 三虎庄上去討飯 焦孟二家好照應 孟強焦玉三結義 三人晝夜進汴京 偷着  
燒紙把墳上 城中又惹大災星 擂台打死歐和尚 你道老賊又發兵 大兵調動千千萬 困住我兒  
呼聖生 眼看就待要該死 多虧楊家好賓朋 來了小將楊文廣 才將我兒送出城 送我兒不打  
緊 連累楊家有災星 老賊金殿又動本 一本奏與當今龍 楊家放了賊反叛 勾連反叛進了京  
聖主要不早除害 只怕江山不大平 皇王准了你的本 居家老少受綁繩 居家綁到法場上 文武  
保本上龍亭 蘆花王 金殿以上金劄動 四面圍起要打龍 立逼仁宗赦了罪 楊家滿門才得生  
不是王爺把本保 也與呼門一路行 我兒逃出汴京外 北國尋父去頒兵 願來北國人共馬 人馬  
發到汴梁城 只要討個招安赦 你與文炳打調停 一本奏與當今主 叫俺父子把西征 拿住反叛  
赦俺罪 走了反叛罪加增 也是老天相保佑 拿住反叛回汴京 咱倆冤怨來相報 你算惡貫滿了  
盈 今日殺你衆人口 我問你屈情不屈情 任憑守用怎麼審 龐文如醉似啞聾 問了多時無好氣  
一足潞了仰歪燈 開言有語叫二弟 叫聲二弟你是聽 你將龐文重發落 與咱先人報冤橫 守  
信說聲知道了 連把龐文叫一聲

將軍答應一聲，走上前來，一聲叫道，抬起頭來，我認你一認，龐文抬起頭來，呼守信微微冷笑，我只當怎麼樣一個龐文，原來不是先前那個威風了，我看你這惡處，全在你這鬍子上邊，說着一伸手，連鬚帶髮就是一把，

好個守信梁國公 手指龐文罵奸佞 我與你家何仇恨 害俺呼家滿門庭 趕盡殺絕心不死 有累  
別人不安寧 用心害人將己害 頭上青天豈肯容 善惡到頭終有報 神仙暗中察的清 我看你

凶惡長在鬍子上，不如用火烘一烘，說着點上一把火，鬍子燒得淨打淨，用火一燎更好看，就像小鬼一般同。正燃鬚髮龐國老，有人跪倒報事情，外邊來了一老者，只稱是咱外祖宗，現有一道明帖在，上寫名字叫馬榮，守信守用不怠慢，欠身慌忙往外迎，惱了延明合延慶，一同出外看分明。

呼家父子往外相迎，守信守用見了外祖，倒身下拜，延慶延明一齊叩頭，守信說，不知外公前來，有失遠迎之罪，馬榮連忙下馬，說甥兒外孫頭前領路，老夫要到墳前祭奠一番，父子一聽，向前就走。

好個老將名馬榮，聞聽此信進了京，來祭馬氏同胞姐，表表同胞姐妹情，說着來把墳土上擺開祭禮放悲聲，開口不把別人叫，屈死姐姐你是聽，那年我把汴梁進，探望姐姐到家中，也會叮嚀囑咐你，辭官免災是真情，誰知不信我的話，非災大禍臨身中，居家老少死的苦，一家老幼把命傾，算來今年十八歲，幸喜今年報冤橫，你那仇家今何在，龐文老賊死與生，守用一聽把手指，那是龐文老奸佞，老將馬榮回頭看，一股怒氣往上攻。

老將馬榮，一見龐文，不由的心頭火起，惡向胆生，刷刷亮出殺人寶劍，闖上前去，就要動手，呼家父子一齊阻住道，外祖息怒，千萬不可殺這老賊，今奉聖旨，令包相爺發落，如今相爺吩咐，將他男女父子灌成人油大燭，當為天燈點着祭靈，暫留他一時活命，叫受些活罪，馬老將軍一聽呼家父子之言，將寶劍刷拉入鞘，氣恨不過，手拿馬鞭，照着龐文就打。

好個將軍老馬榮，手指龐文罵奸佞，呼家與你何仇恨，因何害他滿門庭，幸喜征西全得勝，今日才得報冤橫，未從害人想一想，想想老天容不容，這是老天睜了眼，該你惡貫滿了盈，老將不住

將他打 打一鞭來罵一聲 撲頭蓋頂不住打 打得面紅紫又青 一道一道流鮮血 點點滴滴落流平 老將正把奸賊打 百萬過來把話明

王百萬口尊老將軍息怒，將馬鞭借與小老兒一用，馬榮聽言，將馬鞭送與百萬，百萬手執馬鞭，怒氣紛紛，照準龐文打起來了，

好個百萬員外公 手舉馬鞭下絕情 放火燒俺庄一座 百姓燒死幾百零 天理昭昭今日報 果然神佛大有靈 正是百萬將他打 過來四個楞頭青 就是孟強合焦玉 呼延慶來呼延明 齊說龐文的腦袋好就是有點不大平 總不如 給他修治修治好 好上陰間去報名 這個用刀就割耳 那個用刀的不平 正是四人齊下手 陰陽先生把話明

包公吩咐，時刻到了，將他父子一並家眷人口，點成大蠟燭，下人答應，一齊動手，將龐文居家男女，二十五人，用白布纏身，外捲蘆蓆，用繩捆綁結實，個個漏着腦袋，先用香油澆了，又用松香合牛羊油個個灌的滿了俱都綁在高杆以上，大頭朝下，先從足上點着，大小男女，共計二十五支天燈，收拾已畢，贊禮官上前又請王爺上墳，

好個南衙老包公 要把呼家點天燈 個個灌成人油蠟 俱都綁在半懸空 腳從上來頭從下 漏着兩眼刮扑咚 一齊從腳點上火 高點大燭一般同 禮部從新換上祭 從新擺上祭三牲 呼家父子忙跪下 跪下婆媳人六名 一齊舉哀嚎淘哭 虎目之中兩淚傾 開言不把別人叫 先祖亡靈叫幾聲 嘆你被害死的苦 也是老實太無能 幸而逃出叔合父 不然呼家絕後承 該着龐家惡貫滿 今日才得報冤情 延慶哭了多一會 守信守用把話明 墳前化紙又奠酒 嚎啕痛哭放悲聲 一哭父來二哭母 一家被害好苦情 多虧神佛睜開眼 風刮我們弟合兄 也是祖上陰德好 生下延慶共

延明 帶罪征西得了勝 今日才得報冤橫 殺了龐家衆人口又把父子點天燈 兄弟祝告未住口  
小將延明接了聲 連把屈死先祖叫 來看今日大祭靈 拿住龐家三百口 龐家死個淨打淨 婆媳  
六個同祭奠 一個一個跪流平 爲首跪下王氏女 隨後跪下蕭賽紅 葩花女子一旁跪 跪下夫人  
齊美容 一旁跪下苗小姐 隨後跪下盧鳳英焚罷香紙把酒奠 一齊叩頭放悲聲 婆媳哭的哀々痛  
嘆壞合朝文武卿居家人等祭完了 大燭燒了一尺零 龐文咬牙不言語 燒的父女動悲聲 龐龍  
龐虎怪聲叫 呼老祖宗叫幾聲 當初我父將你害 不過受那一刀刑 今朝拿俺衆家口 理該登刀  
把命傾 因何灌成人油燭 將俺居家上天燈 只個滋味實在苦 燒得難受實在疼 燒死我來疼死  
我 熱油點點往下冲 人人都說龐家恨 殺你居家滿門庭 你說他家人腸好 燒得我們好苦情  
只求快々殺了罷 免受這些零碎疼 衆家女子子齊吶喊 呼家爺爺叫幾聲 害你呼家休怪我 俱  
是老爺自己行 事到此間連累我連累居家受此刑 快快將我殺了罷 可憐連累女花容 燒得衆人  
哀々痛軍民百姓把話明 一還一報真不錯 一命還把一命傾 呼家被害有後在 龐家死的淨打  
淨 看來害人終害己 神佛暗中記得清 爲人須當行好事 莫要害人使機靈 莫說神佛沒有眼  
天理循環有報應 衆人談論不必表 大燭燒了二尺零 個個燒完兩條腿 燒絕身子不絕聲 燒削  
真魂出了殼 一般惡氣透天空 龐文靈魂磨盤轉 原來是個旁蟹精 個個煙中有形像 影々綽々  
看不清 一齊歸了陰曹府 從此永遠不脫生滿朝文武哈哈笑 笑的龐家無後成 不表文武齊笑樂  
陰陽跪倒報一聲 口尊千歲未時到 時辰到了該起靈 王爺聽能一聲叫 何人知道墳墓情 史  
部有個王了六 王爺面前把話明說是小人我知道 小人知道慕的情 王爺開言連說好 你就領人  
啓墳塋 啓開肉坵墳一塵 丁六又來把話明

齊稟王爺，國公大開肉坵墳，請王爺觀看，呼家父子男女，一齊來看，只見個個如生，更有一宗奇事，老王爺與夫人，共木夫人首級，都長在脖項，還是照生圍圍尸首，全家又哭一場，才將御賜三口孔雀木棺槨抬將過來，父子親自動手，把三位尸靈，抬棺內，合上蓋，金釘好，其餘用柏木棺成殮，抬到城外中間，修了一座塔，名曰升仙塔，這且不提，且言王爺夫人三口棺木，俱是六十四個人扛抬着並排開當朝轡駕，後邊音樂齊動，有合朝文武，同外國王子，軍民人等，無不喝彩，來至北坵山下，新蓋土墳，各俱齊整，此原是呼家祖墳，安葬已完了，

呼家祖塋把葬安，喜壞合朝文武官，外國王子齊歡喜，大家一齊跪墳前，跪在墳前三叩首，呼家父子把禮還，正是來謝衆人禮，皇爺聖旨到這邊，上寫着衆位番王回本國，又叫那袁智李龍把居遷，番王聽了不怠慢，辭別呼家拜孝男，呼家男女來敬酒，就此分別把禮還，不表番王各回國，袁智李龍上刁鞍，呼家與他把禮見，就此辭別奔營盤，調動四萬人共馬，河北一帶把民安，二人領兵且不表，文武百官把朝還，父子叩首往外送，衆官回朝不用言，回文單說包丞相，坐在上邊未動彈，呼家父子並家眷，一齊跪在他面前，一家大小共十口，拜謝包公好心田，包公一見忙拉起，父子居家坐一邊，婆媳也在一邊坐，包公開口把話言，今日你家把仇報，一家骨肉得團圓，龐文一家全殺死，文炳一家也殺完，守用一旁開言道，相父恩人叫幾番，當日龐文時當道，合朝文武誰敢言，惟有相父秉忠正，金殿一上把他參，替俺滅龐招安赫，替俺滅龐大伸冤，血海冤仇今日報，相父的深恩如同地合天，包公帶笑說不敢，不必客套禮太謙，包某作事無彎轉，不讓主公不瞞天，不說此處把話講，再把仁宗言一言，傳旨吩咐排轡駕，朕當親自到墳前，祭夕皇兄忠良基，表表爲朕心一番，仁宗上了四輪輦，前呼後擁出朝班，滿朝執事前頭走，金瓜武士在



兩邊 宦官老公分左右後跟許多文武官 剪斷截說來的快 來在王墳北坵山 當先擺下三牲祭  
許多祭禮擺的全 父子一齊忙跪到 一齊跪到御駕前 仁宗下了四輪輦 站在墳前把話言 連把  
屈死皇兄叫 被害呼家叫一番 朕非有心將你害 皆是奸黨把我瞞 奸妃龐文合女父炳奸賊獻議  
言 朕當不解其中意 斬你全家好可憐 算來今年十八載 才得雲散見青天 冷宮逼死奸賊女 龐  
文一家被刀餐 文炳馬踏如泥爛 一家大小全殺完 兩家奸賊全殺盡 與我皇兄大報冤 祝贊已  
畢燒錢紙 亡魂陰中也喜歡 正是仁宗把墳祭 門官跪倒把話言 兵部接了一聲報 呈與我主龍  
目看 門官遞與仁宗主 展騰從頭念一番 上寫着 南方豪杰造了反 九溪洞內衆苗蠻 衆人殺  
過九江口 要奪我主錦江山 擒去三關共八乘 殺了無數掛甲男 破了城池殺官吏 占了那座壽  
州關 萬歲快發人共馬 好把壽州整回還 萬歲不發人共馬 只怕江山不保全 看罷這道告急表  
嚇得仁宗心胆寒 仁宗皇帝傳聖旨 中山王爺你聽言 南州只道告急表 叫我朕當出爲難 朝  
中無有能征將 朕當差你去征南 帶領大兵二十萬 小將延明先行官 孟強焦玉爲副將 幾位夫  
人隨營盤 延慶答應說遵旨 爲臣領兵去征南 明日就把大兵點 點齊人馬擒苗蠻 仁宗聞言心  
歡喜 吩咐擺駕朕回還 滿朝變駕頭裏走 後跟文武羣臣官 萬歲下輦回宮院 文武全忠散了班  
各歸本部回了府 再把呼家言一言

話說仁宗回朝去了，呼家來人脫下孝衫，換上朝服，王氏夫人一同苗氏小姐，一齊上轎，蕭養紅  
盧鳳英儀豔花齊美容呼守信呼守用呼延明呼延慶，一齊攀鞍搭鎧，上了走龍，包公上了八抬大轎  
，回到南街，董等明天教場見禮，此話不提，單說呼家進了安樂府，大擺酒宴，飲至三更，方才  
散席，各回自己寢房，休息不表，次日領兵征南被困，俱在下部書內，看呼家將征南，自

呼延慶打播

然明白，

